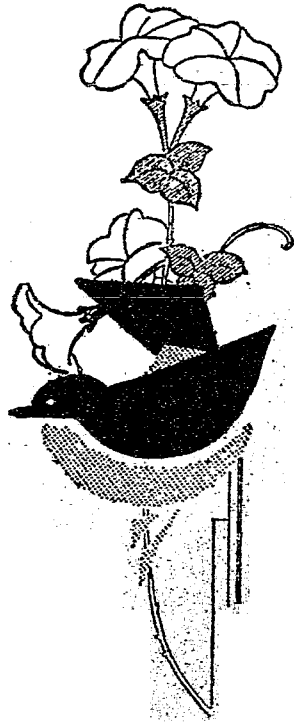


文學筆
記說部

吹
網
錄



行刊社應供書圖達大

序

吹網錄鵝陂漁話各六卷吳縣葉調生先生諱廷瑄撰葉氏代有撰述其著錄於說家者宋之石林名最富先生本石林後家甄甯人文之藪師友皆一時勝流弱冠才譽藉甚既而淡於榮進潛浸樸學一以考佐經史爲營垂八十不衰顧常政然無少滿假其爲書經知故證明者悉箸所從來若不與焉卽先生平馴養可徵也頃歲戊辰之冬先生沒其外甥陳通判德銘諱不朽其言校而寫於木費不足則蘇湖諸同人釀舉之而督刊參閱雷明經浚之力最多曰楨之生後先生二十年避地上海相識逆旅中時先生已七十粹然和易不自有其魁老勤學好問一往沈篤謂曰楨可與道古謬爲忘年交以自輔翊嘗見其兀兀箸書每草一條必反覆考榘事隱而得其證思窮而通其指一脫然披解躍然笑舞不可一二計也今先生往矣此樂不可復掇猶草之悲其何能已不佞方無以彰先生之文行幸諸君子曠想昭達不令付諸幽遐俾是書流傳與石林媲美九原之志倘於斯乎慰曰楨安可以無辭他詩集若干卷又所錄同時未刻詩爲存沒二集凡百六十餘家卷帙稍繁請俟後之有力者同治庚午正月烏程汪曰楨序於會稽學署

自序

宋方外惠洪述佛印禪師語曰學者漁獵文字語言中正如吹網欲滯非愚卽狂以此爲好論說尙箸述者傲誠爲切至顧斯語也罕譬而喻卽以文字語言論亦已妙絕古今矣不敏此書所談雖皆儒家事理其病根在愚狂則與前說正相類知不免爲古德所訶無如結習已深一旦破除非易卽觀惠洪述斯語而載之林間錄方欲自去愚狂之蔽不覺已近漁獵所謂信乎結習難除釋與儒殆無二致也無已則仍就文字語言爲懺摩卽用禪師語題曰吹網錄言乎釋則審戒而自陳所犯言乎儒則知非而欲寡未能名書本意實兼斯二者若夫離文字語言而求所心得則透網而出尙請俟諸異時云咸豐九年歲次己未仲秋之望吳門十如居士葉廷瑄識

或謂余曰子旣以儒家著書而以釋家之語名之毋乃見譏於識者余曰是說誠然然宋儒講學之書已襲取唐時釋子語錄之名下此則小說家有宋人鐵圍山叢談近世如紀文達之如是我聞彭甘亭之懺摩錄亦皆以釋家語命名拙著蓋竊援其例爾越歲庚申冬調生附記於滬上寓廬

參校姓氏

仁和胡 璵心耘

秀水周 閑存伯

凌 霞子與

寶山印康祚印川

元和錢 綺映江

劉禮延辰孫

亢樹滋鐵卿

勞 格季言

烏程汪日楨謝城

歸安李承煦希三

震澤吳釗森曉鉦

王 炳樸臣

石 渠梅孫

方外 祖觀覺阿

勞 權平甫

張 鍾醉樵

陳 網著梅

昭文趙宗建次侯

吳縣戈 載順卿

潘遵祁順之

海寧查 光查山

蔣維基厚軒

江山劉履芬泖生

長洲潘 鍾瑞麐生

貝青喬子木

雷 浚甘谿

MG
I242.1
116

吹 網 錄 參校姓氏



吹網錄目次

| | | | | | |
|-----------------|----|--------------------|----|-------------------|----|
| 曲禮無稷曰明黍白之證…………… | 一 | 晉書遺漏人物…………… | 一一 | 中山穆王無子國除誤從帝紀…………… | 二〇 |
| 與之庚…………… | 一 | 王僧達…………… | 一二 | 六年冬無正文而立考異…………… | 二〇 |
| 虞仲夷逸…………… | 二 | 隋書煬帝放螢事…………… | 一二 | 張角置三十六方…………… | 二一 |
| 顧陳埒四書別解…………… | 二 | 舊五代史考證語…………… | 一三 | 六年閏月…………… | 二一 |
| 遷葬嫁殤…………… | 五 | 舊五代史楊凝式傳注證…………… | 一四 | 劉道龍攷異標題誤文…………… | 二一 |
| 史記老子列傳索隱…………… | 五 | 通鑑書張釋名從史記最先見者…………… | 一五 | 廣陽王深名誤從唐諱…………… | 二二 |
| 宋義有後…………… | 六 | 閉城門大搜揚雄待詔二事攷…………… | 一五 | 溫公所據梁書魏書有別本…………… | 二二 |
| 楚元王子郢客…………… | 六 | 正文留攷異…………… | 一六 | 突厥子弟謂之特勒勒當作勤…………… | 二二 |
| 漢書古今人表…………… | 六 | 五鳳二年幸甘泉字誤…………… | 一七 | 李渾事正文與目錄年代不符…………… | 二三 |
| 曲逆二字音…………… | 七 | 刁子都姓異文…………… | 一八 | 韋津誤書死…………… | 二四 |
| 汲黯卒年…………… | 八 | 溫序爲校尉…………… | 一八 | 令狐行達于洪建…………… | 二四 |
| 公孫弘卒年…………… | 九 | 中元元年改元四字號…………… | 一八 | 郝靈荃名異文…………… | 二五 |
| 郭林宗卒年…………… | 九 | 賜桓榮爵關內侯…………… | 一九 | 盧鴻之名下無一字…………… | 二六 |
| 蜀志馬超傳誤文…………… | 一〇 | 骨都侯喜殺南單于安國…………… | 一九 | | |
| 吳志丁奉傳脫文…………… | 一〇 | 閻蕞趙世之名…………… | 二〇 | | |
| 章昭避諱改名…………… | 一一 | | | | |

| | |
|-----------------------|----|
| 立忠王瑁爲太子…………… | 二六 |
| 令狐綯自湖州入知制誥年 月…………… | 二七 |
| 李克用子落落廷鸞無攷…………… | 二八 |
| 瞿章名考異誤改…………… | 二九 |
| 李存進爲天雄軍都巡按使…………… | 二九 |
| 吳越王鏐改元應補…………… | 二九 |
| 胡注望文生義之誤…………… | 三〇 |
| 胡注移置考異…………… | 三一 |
| 胡注失收考異…………… | 三一 |
| 附存勞季言通鑑札記七 條…………… | 三三 |
| 頌敦銘…………… | 三五 |
| 承安宮鼎銘…………… | 三五 |
| 魏太和銅熨斗廢人款識…………… | 二六 |
| 泰山秦篆十字殘石…………… | 三七 |
| 元氏封龍山頌…………… | 二八 |
| 龍朔造像銘…………… | 二九 |

| | |
|------------------------|----|
| 二礎雲摩碑…………… | 三九 |
| 龍城柳石刻…………… | 三九 |
| 守海鹽縣主簿王頊妻墓誌 銘…………… | 四一 |
| 尋陽公主墓誌攷證…………… | 四二 |
| 閔榮墓誌…………… | 四二 |
| 明道二年貢硯銘…………… | 四三 |
| 劍池生公講台字皆宋人書…………… | 四三 |
| 虎邱賀方回題名…………… | 四四 |
| 孔耳石題名…………… | 四六 |
| 趙用壙誌書女再嫁…………… | 四六 |
| 開趙埋嫁…………… | 四七 |
| 元祐黨籍碑融縣重刻本…………… | 四九 |
| 三河縣遼碑…………… | 五〇 |
| 張伯顏壙志…………… | 五三 |
| 米海嶽像贊石刻董香光重摹 本…………… | 五三 |
| 明澁王畫蘭石刻…………… | 五四 |

| | |
|------------------|----|
| 別本深慰帖…………… | 五五 |
| 明淮府刻趙字前赤壁賦…………… | 五五 |
| 况太守辟疆館記僞刻辨正…………… | 五六 |
| 阮氏十三經刻本…………… | 五九 |
| 顧澗發校刻宋本爾雅…………… | 五九 |
| 宋人引一切經音義…………… | 五九 |
| 鈔輯史記正義…………… | 六〇 |
| 史通削繁序誤…………… | 六〇 |
| 丙丁龜鑑有所本…………… | 六一 |
| 辨明史記事本末非竊書…………… | 六一 |
| 廿二史感應錄采張悌事…………… | 六二 |
| 刼灰錄補注跌并撰人辨…………… | 六三 |
| 吳許公奏議…………… | 六五 |
| 山谷宜州家乘非原本…………… | 六五 |
| 附論周聖楷輯楚寶…………… | 六七 |
| 陸放翁家訓署名誤…………… | 六七 |
| 亭林年譜有沿誤處…………… | 六七 |
| 陳夫人年譜…………… | 六八 |

| | | | | | |
|----------------|----|---------------|----|--------------|-----|
| 柳邊紀略 | 六九 | 柳南隨筆續筆有應訂正處 | 八〇 | 附存胡心耘讀書校語三條 | 九一 |
| 寧古塔紀略 | 七〇 | 瀋陽續錄誤收金人詩爲近人詩 | 八一 | 石林春秋三書 | 九四 |
| 訂舊聞證誤之誤 | 七一 | 養新錄丹元子考證 | 八二 | 建康集足本 | 九五 |
| 讀書徵求記校本 | 七二 | 讀書腔錄誤校史記非虎爲誤 | 八三 | 建康集寄陳子高詩 | 九七 |
| 兩浙金石志之名 | 七三 | 思辨錄輯要有舊本 | 八三 | 石林公年齒 | 九七 |
| 章實齋修志體裁之善 | 七四 | 无悶子錄遜翁苦口 | 八四 | 石林奏議宋本 | 九七 |
| 綠珠傳附田六出事 | 七四 | 文選李善五臣同異 | 八四 | 石林家訓 | 九八 |
| 虞山妖亂志撰人 | 七五 | 文選注引墨子墨聽之法 | 八五 | 石林燕語 | 九九 |
| 匡謬正俗誤文 | 七六 | 庚子山集哀江南賦注 | 八六 | 胡心耘輯宇文紹奕事實 | 一〇四 |
| 夢溪筆談記鴈蕩山 | 七六 | 太白金經俗刻刪改 | 八六 | 避暑錄話 | 一〇五 |
| 玉照新志誤文 | 七七 | 溫飛卿詩顧注之疏 | 八七 | 巖下放言 | 一〇九 |
| 歐洪陳三家書皆不明香山九老事 | 七七 | 廬陵文王湯甫評本 | 八七 | 石林詩話 | 一一一 |
| 困學紀聞引葉遵姓誤 | 七八 | 畫境集補遺 | 八八 | 石林詞 | 一一四 |
| 池北偶談舊本有不得已條 | 七八 | 歸愚集誤文 | 八八 | 念奴嬌第二闕爲在建康時作 | 一一四 |
| 漁洋詩話四壬子圖誤 | 八〇 | 居易堂集用過房字 | 八九 | 禮記解輯存本 | 一一五 |
| 庚子消夏記年誤 | 八〇 | 史載之方題跋 | 八九 | 石林公歷官年月 | 一一五 |
| 滄園札記記事誤 | 八〇 | | | 石林公著作存佚考 | 一一六 |

吹網錄

【曲禮無稷曰明棗句之證】

曲禮稷曰明棗。正義載隋秘書監王劭勘晉宋古本。立八疑十二證。以爲無此句爲是。惠氏棟九經古義。引周禮太祝注。及獻帝宗廟祝嘏詞。蔡氏

獨斷。僅得其三證。餘莫能詳。孫氏志祖讀書歷錄。舉甫田以我齊明。毛傳器實曰。齊在器曰盛。鄭箋潔齊豐盛。皆不引曲禮。謂又得一證。顧孫氏此條。先因朱子集傳。謂齊明卽明棗。倒文協韻而辨其非。則齊明與明棗固自有別。姚氏雍惜抱軒筆記。亦言稷固在齊盛中。而齊盛不但稷。引說文皿部。齋黍稷在器。以祀者爲證。然則曲禮卽果有此句。毛鄭亦本不當引之。未可援以續惠氏三證也。惟姚氏筆記。又引說文禾部。齋稷也。或從次。作棗云。此乃稷曰明棗之正字。余以爲曲禮若有此句。許叔重於此宜引之。而竟未及焉。此或又可爲古本所無之一證耳。

【與之庾】

論語與之庾。包氏曰。十六斗爲庾。近時錢氏坫論語後錄曰。依包注。則庾應是逾。聘禮記曰。十

之所由來矣。考工記庾容二穀。注豆實三而成穀。受斗二升。庾讀如請益與之庾。斗二升曰穀。庾容二穀。實二斗四升。鄭康成讀考工之庾。與此庾同。是鄭以此爲二斗四升之庾矣。庾說文解作魁。是按此解自是確話。而其端實發自皇侃論語義疏。皇氏之說曰。初請惟得六斗四升。請益而得十六斗。是益多於初。如爲不次。政恐益足前益。以成十六斗也。又曰。包注與賈氏注國語同。而不合周禮。周禮瓶人職云。豆實三而成穀。鄭云豆實四升。則穀實一斗二升也。又陶人職云。庾實二穀。如陶瓶二文。則庾二斗四升矣。而包氏注曰。十六斗爲庾。卽是聘禮之籤。聘禮十六斗曰數。不知包賈當別有所出耳。皇氏能發前人未發之疑。而不能自決。故錢說爲疏通證明之。於當日事情深合。

【虞仲夷逸】

論語謂虞仲夷逸一節。漢書地理志引之師古注曰。虞仲即仲雍也。夷逸言竄於蠻夷而遁逸也。隱居而不言。故其身清潔。所廢中於權道。此不以夷逸為人姓名。與集解包氏七人之說不合。然包氏曰。放置也。不復言世務。顏亦以放言為不言。其說又同。蓋蠻夷遁逸之說。或本前漢人舊解。故班史引之。而顏監注之。但今莫考出自誰氏耳。明監本漢書脫去此注。汲古閣本有之。（宋葉大慶考古質疑云。虞仲夷逸二人也。班固以為仲雍竄於蠻夷而遁逸。蓋警其誤以二人為一人。然此出顏注而大慶指為班語而議之。亦誤。又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有仲雍虞仲一條。亦糾顏監此注以二人為一人也。）

【顧陳埒四書別解】

抱桐讀書眼一帙。款署鎮洋顧陳埒玉停箸。抱桐殆別字也。書凡百餘條。僅見鈔本。皆四書中別解。其精確處。實較集注推勘深細。而於古義有未安處。亦不為調停曲徇之說。擇而存之。以備參考。按陳埒為康熙甲午舉人。後官行人。見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歸愚尙書謂婁東詩人皆宗仰吳祭酒。玉停獨能自關叮咛。宜其讀書能自具隻眼也。王述庵司寇春融堂集有顧陳埒傳。謂以薦入湛凝齋。修書。議敘得官。精於字學。算學。樂律。留心著述。教授生徒。質疑問難者滿座。此編必當日錄示及門者。乃詢諸婁東人士。無復知其書名。則其湮沒不傳久矣。

巧言令色辭矣仁。此巧令正是以言假仁。以色取仁。覺其仁盈於耳目之間。不可勝數。故夫子特斷為辭。對多而言也。

承順父母。顏色為難。自是正解。蓋父母之志。實見於色。承順顏色者。養志之謂也。人子能有愉色婉容。或猶未能體察父母顏色。以求其志。未有視聽於形聲之表。承順在志氣之微。而反不能有愉色婉容者也。

臣友之道。皆當以禮自持。數則近於諂。瀆而不敬。故事君致罪辱。朋友見疏薄。不粘納諫為義更廣。非有仁焉。其從之也。蓋言仁者。惟仁是從。設仁在井中。亦須舍生從之。今待救之人在井中。救人之人在井外。

從之爲仁。不從爲不仁。豈非井中之人。卽是井中之仁耶。作仁字解殊有味。（汪謝城曰：楨曰：井有仁焉。謂仁在井中亦當從之最確。今待救之人云云。仍扯人字。則無謂矣。宜削去後半數語。但云不必改仁爲人字可也。）

意必固我者。常人之情。毋意必固我者。賢人之學。并絕去禁止之迹。自然無此四者。則聖人之不可及也。絕四

是絕四毋。

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來與今皆指後生。言其有日進之勢。焉得料其必無好處。反與年而俱退也。橫插入我之今日。雖本注疏爲義殊劣。（雷甘谿浚曰：焉知來者不如今。猶言焉知四五十時不如後生時耳。江鐵君先師算沙石稿。顧耕石先生蘭修館稿。皆有後生可畏。全章題文皆如此解。）

鄉人皆好章。觀好惡我之人。斯知我之好惡不謬。若鄉人皆好。是我必不能惡惡也。鄉人皆惡。是我必不能好善也。此解方合問答之意。若作徵驗人品。皆好皆惡。太遠人情。子貢先不應作此問。

其言而過其行。君子恥之。申說何等明了。注作平開。使恥字之義不足。過字之義不穩。（按錢辛楣宮詹引邢叔明疏義。與此同。實本皇侃義疏。恥其言之過其行也。特顧氏尙未及知皇說耳。）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怨是言己之怨人。不是言人之怨己。與中庸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其理不殊。蓋人不知自反。惟見人之不是。所以不免有怨於人。正己不求者。忠恕之至。故怨竟稱無。躬自厚薄責人者。強恕之始。故怨但曰遠。君子祇自治其心耳。人之怨不怨。未嘗措意。若以避怨而不敢求責於人。成何心術耶。

忠告善道不可則止。乃不肯自辱。非畏人怨也。此處辨心之在內。在外學之爲己爲人。

道不同。不相爲謀。同是善。同是正。而取道既別。則其謀自然不能相爲。如伯夷太公泰伯季歷。各造其域。各行其志。下至里克荀息。申胥伍員。一時分投。更不相顧矣。雖小道如農工醫卜。亦復如是。所謂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也。若分善惡邪正。則如冰炭之不相入。雖兒童皆知之。而煩大聖人特舉以垂訓乎。

一鄉皆稱愿人是鄉愿二字。明白的當注脚。今云鄉者鄙俗之意。又云鄉人之愿者也。將鄉字竟作此人籍貫。然則朝市中無鄉愿耶。不過其人立心務求鄉人皆好之耳。其病不在鄉字。

畜君何尤。畜當作畜養之畜。言愛而奉之也。以臣畜君嫌於諂。故曰何尤。好生於善。推本君德。則尤正。故孟子以好君釋之。景公方以欲比先生爲美。而晏子進以先王之觀爲逢迎其美。焉得於詩中有止君之欲一層。試將本文玩味。能著眼在吾欲觀何修。可比善哉問。惟君所行景公說。君臣相說。諸字則畜字之義自明。汪謝城曰。畜訓養不訓止。極是。錢竹汀亦有此論。至此句畜字竹汀謂古人由聲得義。此以好釋畜。畜卽是好較。顧說尤直。截了當也。又曰。余嘗論此章。今也不然。節亦屬夏諺。此蓋夏之衰。朝陳古諷。今之語爲諸侯。堯卽爲諸侯。度之諸侯。朱子襲趙注。殊難通。况此節乃韻語。若晏子自作韻語。而又自釋流連荒亡之義。是豈對君之體耶。惟流連荒亡亦更諺。故釋其義也。以今爲晏子時。自不得不以諸侯爲附庸之國。縣邑之長。近人頗有疑之者。而終不得其解。豈知其誤。先由誤解。今字乎。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正釋夏諺。陳古刺今之意。惟君所行也。句專指好一邊說。謂君能行先王之道。斯可比先王之觀也。若云仁者惟君所行。是豈好君之謂哉。少時有此論。賈之於師。師輒戒以舊注。不可妄議。未敢筆之於書。終耿耿不忘於心。因論畜君而附及之。未知亦可備一說否。

亦運而已矣。運旋也。齊來伐燕。將謂另換一番世界。乃燕是水。齊旋過來仍是水。燕是火。齊旋過來仍是火。燕既換了齊。旋卽過來。卻仍是燕也。亦字而已矣。字。神理俱足。

善與人同。樂取於仁。取人爲善。與人爲善。時時將取與二字。揉和互用。寫出大舜胸懷。但知有善。不知人已取與之判。故人不異己。己不異人。與亦是取。取亦是與。如此方能舍能樂。方大方。是同與猶許也。助也。便失此意矣。齊人一妻一妾。當連上章儲子一氣說下。言我何畏人。聞若今之求富貴利達者。乃不堪爲人所聞耳。由王觀之。吾無異於人。而不知卻可爲妾。由君子觀之。人則大異於我。而甚至不可對妻妾也。

爲其爲相與。爲其不成享也。一問一答。緊相呼應。可知不成享。是答問意。非釋書意。（汪謝城曰。願說皆好而。恥其言鄉愿。齊人三條。尤確。惟子絕四一條未安。）

【遷葬嫁殤】

周禮地官媒氏。禁遷葬者。與嫁殤者。注云。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殤十九以下。未嫁殤。男可知也。據注疏所言。蓋以葬者本饌夫寡婦。遷之使合。第饌者或本無妻。寡者必先有夫。合於彼則何以處此。事甚難通。疑必有說焉。惜注疏家辭尙簡要。未爲申言明晰也。此事本世所罕遇。卽載籍亦不經見。若嫁殤則三國志。魏武幼子倉舒死。欲求鄆原亡女合葬。原以非禮辭。乃止。仍爲聘甄氏亡女合葬。又明帝愛女淑卒。以甄后亡從孫黃與合葬。此殆卽媒氏注中。鄭司農所謂今之娶會者歟。以下又見北史。穆正國子平城早卒。孝文時。始平公主薨於宮。追贈平城駙馬。與公主冥婚。舊唐書蕭至忠。甚承恩。願敕亡先女冥婚。韋庶人亡弟。合葬懿德太子。重潤與監丞裴粹亡女冥婚。合葬。又大歷三年。詔故齊王儉。追諡承天皇帝。與興信公主第十四女張氏冥婚。諡曰恭順。皇后而宋康與之。昨夢錄云。北俗男女年當嫁娶。未婚而死者。兩家命媒互求之。謂之鬼媒。人知此事。歷代常有之。唐以前。帝王家且行之。恬不爲怪。今西北諸省。民間尙沿此風。余姊塔席禮。官山西太原尉。女殤已葬。邑紳楊氏子亦殤。遣媒求婚於席。移女榭歸。與子同穴。兩家稱姻媾焉。此與前引歷代事同。皆嫁殤而兼遷葬者。其爲非禮不待言。然席後南歸。脫然無亡女孤墳之慮。在宦遊者。及甚便之。人情所溺。誠難概以禮法繩也。

【史記老子列傳索隱】

史記老子列傳。周守藏室之史也。索隱云。張蒼傳老子爲柱下史。錢氏大昕考異曰。按蒼傳但云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未嘗及老子一字。余考張蒼傳文。固未及老子一字。惟主柱下方書一語。有索隱云。所掌及侍立恆在殿柱之下。故老聘爲周柱下史。始知此語。乃是張蒼傳索隱之文。由俗本史記。以索隱散入本文下者。於老子列傳。既載索隱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之史。一語其下並舉。

張蒼傳索隱老聃爲柱下史之文以證之。故別加又張蒼傳四字。而失於標明爲索隱。以致牽混莫辨。讀者遂謂索隱誤引張蒼傳所無之語也。

【宋義有後】

史記索隱引東觀漢記宋揚傳。宋義後有宋昌。又會稽典錄。昌宋義孫也。按昌卽以代中尉爲文帝參乘入長安者。能用才識。自顯於明盛之朝。義父子雖死於項羽。亦可謂有後矣。康熙時浙人姚之駟。蒐集東觀漢記遺文八卷。於宋揚宋采此語。後書館重輯者。廣十之六。宋揚傳亦獨遺此。殆因索隱爲几案間書。轉致忽略也。

【楚元王子郢客】

史記孝文本紀。羣臣迎者有宗正劉郢。漢書文紀。作宗正臣郢。文穎曰。劉郢考漢書百官表。高后二。上。上。郢侯劉郢客爲宗正。七年爲楚王。又諸侯王王子侯表。並作郢客。他若楚元王傳。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史記惠景間侯者表。亦作上。郢侯郢客。惟漢興以來。諸侯表。孝文二年。爲楚夷王郢元年。楚元王世家。子夷王郢立。皆無客字。按郢客之名。史漢紀表世家傳不同。又各自違異。未知孰是。通鑑於考異。但辨郢客封侯之年。而於其名之不同。亦從略。至武帝時。有代其王子土軍侯郢客。此又別是一人矣。

【漢書古今人表】

班書古今人表。最無謂。劉知幾史通駁之云。論世則異時。語姓則他族。自可類聚羣分。使善惡相從。先後爲次。何藉爲表。且不言漢事。而編入漢書。鳩居鵲巢。鳧施松上。附生贅疣。不知剪裁。其論極確。張晏所議。則止就表中指其差違失謬。顏師古已曲爲回護。然如晏譏。每不當在第七。今明監本與汲古閣本皆無之。或後人亦因其穢雜。有所刪削矣。且旣稱古今人表。乃表中但有古人。不及今人。師古謂其書未畢。余考後漢書班昭傳。明言八表。天文志未竟。詔昭踵成之。則此表不應尙留缺略。此蓋作者慮以論列今人賈禍。故斷自秦止。而古今人表之名。則尙沿初題未改。顏監未畢之說。亦曲爲之辭耳。試觀藝文志敘春秋曰。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邱明恐弟子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春秋所貶損當世居臣。有威權勢力。其事

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不宣。所以免於時難也。孟堅立論如此。於古聖賢所述作。尙不免以常人之心度之。(雷甘谿浚曰後漢書蔡邕傳註引班固集云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致以身陷刑故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其自爲漢史。肯顯然等次今人。著之於表乎。(雷甘谿曰此說是而未盡也班氏固不肯顯然貶損當世矣其於當世君臣必又有不欲竟不言之處故創爲此表以示勸戒後所謂歸乎顯善昭惡勸戒後人也不及今人而題曰古今人表蓋借古人以鏡今人等次古人而今人在其中矣此班氏之深意也)因疑此表實孟堅平時纂集欲別著一書而未成者。故於漢書體例全無關涉。後其妹續史時。乃取以僂入漢書中。強符八表之數。而不計其於史裁不合也。曾以此論質之亡友寶山印印川康祚。印川曰。孔子作春秋尙有罪我之言。孟堅自視於孔子何如。乃於千百年之聖賢帝王。奮筆肆爲進退。是亦不可以已乎。著一書而命意已荒。體裁之不合。猶其小焉者矣。此論尤爲能攻其要。

【曲逆二字音】

陳平封曲逆侯。學者讀曲逆作去遇。宋景文嘗疑之。吳會能改齊漫錄。引孔經父語云。漢書錄排印本作區遇。反似因下文遇字相涉而誤。茲依通鑑注引選注劉辰孫禱延曰。區遇亦去字音與區句同。考古質疑辨之。謂漢書地理志。中山國曲逆縣。王莽時改曰順平。張晏注云。濡(原注乃官切)水至城北。曲而西流。故曰曲逆。章帝醜其名。改曰蒲陰。就是而觀。曲逆二字。當如本字。不當借音。(劉辰孫曰古地名讀異音者不一而足。皆涉當時方音相沿實則仍如本字。非如他文因別訓而異音也。考古質疑以爲不當借音。猶未明確)其後胡三省注通鑑。亦以選注爲非。又述顏之推語曰。俗儒讀曲逆爲去遇。最無謂。足知隋以前已有去遇之音。不始於五臣之注。選矣。然余考顧氏炎武編古音爲十部。嘗言入謂閩聲。同時李氏因篤撰古今韻考本。其說入編聲俱轉去聲。如入聲彙錄第二部三欄。中曲字。二十陌中逆字。轉去聲則入御遇韻。蓋北音無入。五經左國盡出北人。如費無

極極字。史記及吳越春秋俱作忌。酈食其。趙食其。漢書顏註。皆音異基。此亦一證。(雷甘路浚曰張平子東京賦德寓天覆輝烈光燭狹三王之越越軼五帝之長驅踵三皇之遐武誰謂駕遲而不能屬屬與驅韻詩小戎章績穀玉屋曲與驅弄韻此見於古人有韻之文者又一證也轉去聲入御遇轉平聲入魚虞矣)是曲逆二字之當作去聲。已有確據。知其義。自應如本字解。其音則文選所注。正協北音。未可執為當如本字。顏黃門及葉胡二家。皆拘於曲逆字義。而未暇講及轉聲也。至吾家族祖涵峯樹藩校刻文選有所引按語述司馬彪郡國志載章帝更名蒲陰事。亦謂曲逆當依本字讀。又先引漢書曹參傳。顏注曲音邱羽反。逆音顛。謂文選遂讀曲為區句反。誤顛為遇。(據余齋客文選音義此條為何義門說)余按曹參傳。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注云。曲音邱羽反。遇音顛。曲遇乃河南中牟縣聚名。與曲逆為中山蒲陰縣本名者判然兩地。攷之郡國志自見。史記高祖本紀。曹參世家正文及法。亦具載分明。涵峯所引。誤認曲遇即曲逆。乃臆改顏注遇字作逆。因而不復辨曲字之作邱羽反者。由地名既異。字音自亦各殊。翻以此議選注之訛。何舛耶。倘學者習焉不察。必將有改曹參傳中曲遇作曲逆者。貽誤滋甚矣。故附記於此。

【汲黯卒年】

史記汲黯列傳。黯居淮陽七歲而卒。徐廣曰。元鼎五年。漢書本傳。則作十歲而卒。通鑑元狩三年。汲黯進言。攷異於免右內史為淮陽太守。參用漢書武紀百官表及本傳。其卒年則與史記合。然正文於元狩五年。書黯拜淮陽太守事。終言之曰十歲而卒。仍同漢書本傳。與攷異不合。竊謂漢書於黯言淮那王事後。所敘事跡。其節次悉依史記。則七歲之文。豈必獨改。因疑傳文十歲。即是七歲。傳寫之訛。不然。昆邪(即渾邪)王之降。紀在元狩二年。右內史之免表。在元狩三年。若歸隱田園數年以後。尚有淮陽十歲。則徐野民作史記音義。何以遽定黯卒在元鼎五年耶。惟昔人論黯。每有十年又召之說。如王應麟通鑑。答問辨樂書神馬歌事。先云黯卒於元封四年。又云太初四年。大宛獲馬。黯卒已六年。以深寧之淹博。而亦從漢書作十歲。則其說相沿已久。

可知矣。

【公孫弘卒年】

錢氏大昕疑年錄。於前漢無一人。吳氏修輯續錄補之。亦祇得三人。揚州劉書之。阮文達公蓬室。四史疑年錄始廣之。得數倍。余偶檢錢氏三史拾遺。辨漢書公孫弘本傳年八十之誤。謂建元元年平津年六十。以賢良徵至。元狩二年。整二十歲。則卒時實年七十有九。疑年錄無弘。殆偶忘之。抑三史拾遺誠在後歟。王氏鳴盛十七史商榷劉氏四史疑年錄弘年。遂仍漢書之譌。至平津之始舉賢良。在建元元年。再舉在元光元年。本傳以爲元光五年者。誤。武帝紀言元光元年。復詔舉賢良。董仲舒公孫弘於是出焉。實則仲舒之舉。自在建元元年。而弘之再舉。乃在是年。帝紀謂仲舒與弘是年同出。亦不免小誤。王樛野客叢書。辨之甚詳。附記其略於此。

【郭林宗卒年】

郭林宗卒年。其說不一。今世所傳。撫本郭有道碑文云。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蔡中郎集內。此碑云。年四十有三。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水經注載此碑。則云年四十有三。以建寧四年正月乙亥卒。三處互異。後漢書本傳。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慟。明年春。卒於家。時年四十二。此與石刻碑本合。翁氏方綱兩漢金石記。謂陳寶之死。在靈帝建寧元年九月。史不誤也。然則林宗當生於順帝永建三年戊辰。至建寧二年。年四十二。惟是年正月甲辰朔。二月癸酉朔。乙亥丁亥二日。正月皆無之。若依水經注作四年。則其正月廿六日是丁亥。然於史又不合。是則所當闕疑者。翁氏之說如此。余按袁宏後漢紀。獨於建寧二年九月以後。書黨人之禍。泰私爲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蓋元年雖有陳寶之事。李杜諸賢尚在。國猶可爲。至是而三君八雋。願廚一網打盡。更無可望。於是哀痛迫切。而爲此言。於時勢較爲切合。故通鑑亦從其說。范書雖本之謝承後漢書。而袁彥伯究在蔚宗之南。疑其別有依據也。林宗此慟。既以在建寧二年九月爲合。則卒於二年春之說不的。證以水經注所引碑文年月日。又分明可考。是林宗實生

於永建四年己巳。至建寧四年辛亥正月而卒。年四十有三。似不當舍此而更泥范書本傳矣。

【蜀志馬超傳誤文】

傳稱以超爲平西將軍。督臨沮。因爲前都亭侯。錢氏考異謂前字疑衍。先主傳亦稱都亭侯。余按超在建安中。已以偏將軍封都亭侯。卽見本傳。此處史語疑本作因前爲都亭侯。因前者仍舊之謂。而刻本誤倒前爲二字作爲前耳。若去前字。則因字亦無意。考異以前字屬都亭侯。讀作爲前後左右之前。故有此辨。而以爲衍文。其實非衍也。

【吳志丁奉傳脫文】

吳志丁奉傳云。太平二年。魏大圍之。遣朱異。唐咨等往救。復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爲先登。屯於黎漿。力戰有功。拜左將軍。孫氏讀書臚錄。據文選辨亡論。李善註引吳志曰。魏將諸葛誕據壽春降。魏人圍之。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爲先登。黎斐戰有功。拜左將軍。謂志文魏大圍之。應作魏人圍之。而向上尙脫魏將諸葛誕據壽春降九字。惟黎斐力戰有功。恐仍是屯於黎漿之誤。蓋以力戰有功。拜左將軍者。是奉非斐耳。同時錢氏者。諸史拾遺。乃據元時本三國志。作魏大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來降。魏人圍之。辨今本魏大之下。實脫十二字。於是此句闕謬。始復得全。至屯於黎漿一語。王氏鳴盛十七史商榷云。此作史者。因黎斐無傳。故於丁奉傳中。帶敘黎斐事。俗刻誤衍屯於二字。又誤斐爲漿。遂以黎漿爲地名。而力戰有功。拜左將軍者。似皆爲奉事矣。豈知上文奉先爲偏將軍。冠軍將軍。滅寇將軍。封都亭侯。又爲虎威將軍。封安豐侯。何待此時。拜左將軍乎。王氏此說。誠足破孫氏之疑。然余按孫綝傳云。綝復遣異。率將軍丁奉。黎斐等五萬人攻魏。留輜重於都陸。異屯黎漿。通鑑載此事。卽用綝傳文。胡注云。據晉紀。都陸在黎漿南。又引水經注云。芍陂濱水。東注黎漿水。按水經注原文無此水字。但作黎漿二字。與下水字貫。水東經黎漿亭南。又東注肥水。謂之黎漿水口。然則黎漿實有此地名。特是時屯於其地者。爲朱異。竊謂丁奉傳此語。當亦是夾敘朱異。屯於黎漿以下。乃及敘黎斐力戰事。今上下皆有脫文。致此語遂成鶻突。王氏但據選註奉爲先登之下。卽接黎斐力戰有功。故指屯於二字爲衍文。漿字爲斐誤。

實則辨亡論此處。本但云丁奉離斐以武毅稱。(離黎通孫皓傳注引此論作鍾離斐是俗本困難字誤加)而不
及朱異。是以注引吳志。此傳亦祇取敘奉斐二人戰績處。其餘多所刪節。安知原文敘朱異屯於黎漿一語。不正
所刪之內。未可反援此以駁史文爲誤也。

【韋昭避諱改名】

吳志韋曜傳注。曜本名昭。史爲晉諱改之。錢氏考異云。三國志於晉諸帝諱。多不避。如后
妃傳不本淑懿。高堂隆傳留其淑懿。以至太師軍師昭烈昭獻昭昭文昭德之類。不勝枚舉。
蜀後主口改元炎興。亦未迴避。此韋曜之名。註家以爲避晉諱。考書中段昭董昭胡昭公孫昭張昭周昭輩。皆未追
改。何獨於曜避之。疑宏嗣本有二名也。余按魏志文帝紀。黃初元年。京都有事於太廟。錢氏謂晉史臣避景帝諱。稱
京師爲京都。或曰京邑。今檢本書。凡應書京師處。所諱皆合。觀此則三國志於晉諱。又未嘗不避矣。考異此條與辨
韋昭名一條。其說前後不符。偶失檢點。竊謂宏嗣二名。恐未必然。若果二名。裴松之年代相隔。容有未知。陳壽則近
在同時。諒無不曉。作傳豈有不爲舉明者。且宏嗣爲子。與昭字之義相協。故避諱改名之說。自非無因。蓋三國志於
晉諸帝諱。或避或不避。其體例本未能畫一耳。

【晉書遺漏人物】

晉史有十八家。自貞觀詔修晉書。於諸家舊史。多所刪棄。各本因而盡廢。其見以晉以後
人載籍。及唐宋纂輯之書。徵引遺文。尙可搜尋千百之一。頗有列傳應載。而竟歸遺漏者。
略舉所見。如懷帝梁后。見太平御覽后妃部。引戚榮緒晉書云。后諱蘭璧。安定人也。祖桓。鴻。季儀。同三司。(鴻疑漢
誤)父芬。司徒。后初爲豫章王妃。懷帝卽位。爲皇后。永嘉中。沒胡賊。按今晉書懷帝紀。光熙元年。有立妃梁氏爲皇
后之文。而后妃傳失載。馬敦見文選。潘岳馬泝督馬敦。立功孤城。爲州司所枉。死於囹
圄。又引王隱晉書贈馬敦詔曰。今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而忠義傳亦無之。劉遺民曹續。見劉知幾史通雜
說上。史記篇原注云。皆於檀氏春秋有傳。至於今晉書。則了無其名。按續晉陽秋二十卷。宋永嘉太守檀道鸞撰。劉

氏所稱檀氏春秋。當即指此。曹攢事跡。今略無可考。遺民名程之。字仲師。遺民號也。嘗爲柴桑令。陶集中和劉柴桑詩。即此人。見郎瑛七修類稿。引碧湖雜記。然劉孝標註世說新語。引中興書云。劉麟之一字遺民。麟之今晉書有傳。史通所指。必別是一人。或麟之因與程之字同。故改字子驥。未可知。如以上數人。唐臣修晉史。皆缺焉。莫載。漏略之謂。誠有難辭矣。至近儒邵氏晉涵。南江文鈔中。諸史提要。是在四庫館時所撰。稿本晉書提要。嘗舉王隱晉書所載郭琦事。謂琦蓋始終亮節之士。晉書削而不載。何以扶植風教。賴有太平御覽。采王氏書以存之云云。余按今本晉書隱逸傳內。實有郭晉專傳。所敘尙書郭彰。僧琦不附己。因武帝問琦。對以不識。及琦拒趙王論命二事。與御覽所采王隱書無異。唐人卽應采自王書。邵氏詆其不載。誤矣。

【王僧達】

亡友朱條生楡。所著讀書隨筆。有辨南史王宏王僧達二傳歧誤一條云。宏傳。宏卒。子錫嗣。錫卒。子僧亮嗣。僧亮弟僧衍。僧衍弟僧達。據此。則僧達是宏之孫。乃僧達傳云。文帝欲以僧達爲秦郡吏部郎。庾仲文曰。王宏子旣不宜作秦郡。僧達亦不堪洩人。乃止。後又云。僧達自負才地。嘗答詔曰。亡父亡祖。司徒司空。司徒謂王珣。宏之父。司空卽指宏。如此。則又是宏之子。考之宋書宏傳。則云子錫嗣。卒。子僧亮嗣。後云宏少子僧達。別有傳。著六朝人不嫌叔姪同輩行。故令後人致誤。然南北史於世系極詳。合一家爲一傳。不應又舛。謬若此。余按宋書僧達傳。第一行已言太保宏子兄錫云云。此與宏傳少子僧達。別有傳一語相應。是宋書二傳。較南史爲明晰矣。

【隋書煬帝放螢事】

煬帝放螢。豔傳人口。千數百年。謂在幸汝都時事。無異辭。見之歌詠。編入志乘。揚州遂有螢苑故跡。而不知其實出於附會也。按隋書帝紀。大業十一年冬十月壬戌。上至於東都。十五年二月壬午。紀書五月景戊朔。則是月不得有壬午。惟是年閏五月宜有壬午。日史誤書耳。上於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放之光遍巖谷。秋七月甲子。幸江都宮。通鑑亦據此而書。則放螢是在東都。

時明甚。乃修談揚州古跡者。甚且即援景華宮事爲根據。而舉世不復知有東都放螢事久矣。余謂揚州螢苑之說。唐初詩文中未見。疑自杜牧秋風放螢苑。春草門雞臺之句。爲之濫觴。李商隱隋宮詩。所謂欲取蕪城作帝家。於今蕪草無螢火者。亦推波助瀾之作。其後唐彥謙詠螢。又有日下蕪城莽蒼中。及夜雨隋家舊苑空之語。沿及五季宋初。衆口一辭。螢苑遂爲揚州故實。然究不知其誤所由防。或以通鑑考異。於放螢事下。引貞觀政要。上謂侍臣曰。隋煬帝幸甘泉宮。怪無螢火云云。而揚州舊有甘泉山。今甘泉縣以此名。疑此宮因近甘泉山而名。似太宗所云。卽指揚州而言。是說殊不根。隋書地理志。江都郡江陽縣有江都宮。又有揚子宮。卽臨江宮。別無甘泉宮之名。惟京兆郡鄠縣有甘泉宮。鄠縣卽今陝西西安鄠縣。地宋敏求長安志。隋甘泉宮在縣西南二十二里。對甘泉谷。與秦漢之甘泉宮關輔記所云。在今池陽縣西甘泉山者。各不相涉。煬帝或亦曾臨幸。太宗當日因在長安。語侍臣。故漫指其近地甘泉宮言之。猶之以數斛而誤爲五百舉。卽貞觀政要所言。若以爲指揚州而言。則非也。况唐人之詩亦初不本此。大約因煬帝在江都治遊日久。遺跡頗多。熟聞放螢事。意謂當在此地。相率成吟。不復深考。詩人之語。文不害意。固無事苛求。但後世竟援隋書景華宮事。證成江都實跡。則殊覺疏於考史耳。

【舊五代史考證語】

新纂薛居正五代史。晉高祖紀。天福二年。春正月甲寅朔乙卯。日有蝕之。四庫全書考證云。五代春秋作正月乙卯朔日食。據通鑑考異。引十國紀年。蜀人亦以乙卯爲朔。蓋晉人避正朔日食。故改甲寅朔耳。洪亮吉北江集邵學士家傳云。薛居正五代史君一手勘定。則此是邵晉涵語。今通鑑考異。則作晉人避三朝日食。考漢書五行志。惠帝七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谷永以爲歲首正月朔日。是爲三朝。谷延傳則於元延元。年上書言。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會。師古曰。歲月日三者之始。故云三朝。余又考永說。實本之尙書大傳。凡六沝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鄭氏註云。自正月盡四月。爲歲之朝。上旬爲月之朝。且至食時爲日之朝。然則通鑑考異所云三朝日食。正用谷永語。薛史考證改作正朔。文雖顯而不

典矣。

〔舊五代史楊凝式傳注證〕

楊凝式爲五代間人。生平最著者。諫父涉爲押寶使事。乃歐陽撰史。不爲立傳。但附其父傳末。祇三十餘字。且誤以涉父嚴之兄。收爲涉之祖。疏略已甚。薛史在乾隆中。館臣從永樂大典纂出所存傳文。尙有四百餘言。然亦無諫父押寶事。通鑑雖紀及凝式。而考異所舉歷仕年月亦不詳。未足考其生平出處。且不取五代史補之言。謂非梁初伴狂。亦未確。今就薛史傳文詳載始末。兼取宋人張世南游宦紀聞所錄凝式年譜家譜。分注於下。用資考證。傳曰：楊凝式（家譜字景度）華陰人也。父涉。唐末梁初。再登台席。罷相守左僕射卒。凝式體雖叢眇。而精神穎悟。富有文藻。大爲時輩所推。唐昭宗朝。登進士第。解褐授度支巡官。再遷祕書郎。直史館。（年譜）唐天祐四年丁卯。朱全忠篡唐。凝式諫父涉宜辭押寶使。自此遂陽狂。時年三十五。張世南云：五代史補言：時年方弱冠。誤則年譜亦言梁初。即陽狂更較史補爲可據。梁開平中。爲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三川守。齊王張宗奭見而嘉之。請以本官充留守巡官。（家譜）去從西都。張全義辟爲留守。巡官宗奭全義賜名。梁相趙光胤（家譜）作尤裔。勞又李言格曰：趙氏弟兄。光逢相梁。光胤相唐。光裔相南漢。此傳當作光逢。舊史家譜俱誤。素重其才。奏爲集賢殿直學士。改考功員外郎。唐同光初。授比部郎中。知制誥。尋以心疾罷去。（家譜無此句）改給事中。史館修撰。判館事。明宗卽位。拜中書舍人。復以心疾不朝而罷。長興中。歷右常侍。工部二侍郎。以舊恙免。（家譜無復以心疾不朝而罷句）下云：歷右散騎常侍。工禮部三侍郎。後以疾免。改祕書監。清泰初。遷兵部侍郎。唐末帝按兵於軍。懷凝式在屬從之列。頗以心恙。喧譁於軍。未帝以其才名。優容之。詔遣歸洛。（家譜無此一段。僅云復以疾歸洛。晉天福初）（家譜作天福中）改太子賓客。（年譜）天福六年辛丑六月。有天宮寺題名。稱太子賓客。時年六十九。尋以禮部尙書致仕。閒居伊洛之間。姿其狂逸。多所干忤。自居守以降。咸以俊才。耆德。莫之責也。（家譜不敘閒居以下云云）晉開運中。宰相桑維翰知其絕儻。艱家食。

食。奏除太子少保。分司於洛。（家譜但云宰相桑維翰表起爲太子少保。分司年譜開運二年乙巳五月於天宮寺題壁論維摩經等語八月再題太子少保。時年七十三）漢乾祐中。歷少傅少師。（年譜開運四年丁未二月並七月有寄惠才大帥左郎中詩三首。稱會同丁未歲會同即契丹入晉改元之號也。時年七十五。稱太子少傅周廣順三年癸丑於長壽寺華嚴東壁題名。時年八十一。後又題院似禪心靜等二詩。稱太子少師。亦應是此年真跡。是晉末契丹時已官少傅。非漢乾祐中也。）太祖總兵。擬式候於軍門。且以年考不任戎事。上訴太祖。特爲奏免之。（家譜無太祖總兵以下一段）廣順中。表求致政。尋以右僕射得請。（家譜云再請老以尙書右僕射致仕）顯德初。改左僕射。又改太子太保。並懸車。（家譜無此三字）元年冬。卒於洛陽。年八十五。（家譜卒年八十二年。譜唐咸通十四年癸巳。擬式生。故題識多自稱癸巳。人計至周顯德元年甲寅。正八二十。舊史誤）詔贈太子太傅。（胡心耘。斑曰五代史謂擬式終太子太保。東觀餘論云終太子太傅。壘牖閒評云未知孰是由於未考此傳耳）擬式長於歌詩。善於筆札。洛川寺觀藍牆粉壁之上。題紀殆遍。時人以其縱誕。有風乎之號焉。（以上薛史傳文五代史補則謂梁初伴狂。卽有風乎之號）夷考擬式生平。以唐室世家子弟。仕歷五代。其始之諫父。押寶。蓋不過欲借高論以取名。初非發於中有定守。故一聞父語。卽懼禍伴狂。迨意氣旣摧。旋亦屈身梁室。其後屢託心疾。諒亦有所趨避。而然。而又不能絕意簪珥。潔身高蹈。乃復時免時起。直至衰髦垂盡而後已。其風節較之司空表聖韓致光。不逮遠甚。游宦紀聞載其傳贊云。智足全生。吏隱如愚。庶幾近之。竟許以節義風烈。則未免溢美矣。又擬式以工書見稱。世南方與顏魯公並推。亦爲過當也。（洪邁容齋三筆稱擬式病其父失節。託於心疾。歷五代十二君伴狂。不仕許之。爲賢蓋未見其年譜家譜。而云然。然薛史傳文不應亦未見也）

【通鑑書張釋名從史記最先見者】此卷皆論通鑑祇標明第一條以下從省

漢紀惠帝三年。令大謁者張釋報書。攷異曰。史記文帝本紀。惠景間侯者表。漢書匈奴傳。皆作澤。史記呂后本紀。中大謁者張釋。漢書紀作釋卿。恩澤侯表。周勃傳。皆云張釋。顏師古曰。荆燕吳傳云張擇。今從史記呂后本紀。漢書恩澤侯表。周勃傳。按明監本及汲古閣本。漢書荆燕吳傳。皆作張卿。與攷異所引顏注不合。而監本張卿下。又引宋景文校本云。南本浙本。並作張澤卿。或作釋卿。宋祁曰。顏注曰。荆燕吳傳云張澤。然則此宜作澤卿矣。但釋澤二字。不知何從。後云今卿最幸。疑卿是字。釋其名也。據此則此傳。或作張卿。或作澤卿。或作釋卿。或但作澤。宋以前各本不同。惟攷異所引顏注作擇者。未審又出何本。監本周勃傳顏注。則亦作擇。攷古澤或作擇。見曲禮共飯不澤手。注澤又與釋通。詩其耕澤澤。陸德明釋文音釋。史記孝武紀先振兵澤旅。徐廣曰。古釋字作澤。然則史文釋澤擇三字。文雖異而實同一字耳。通鑑書張釋。意以釋之名在史記呂后本紀。為最先見。故從之。宋景文名釋字卿之說。亦此意也。

【閉城門大搜揚雄待詔二事芟正文留考異】

通鑑書成之後。溫公有將正文復行裁芟。而偶留攷異未去者。單行本攷異。有漢孝武天漢元年七月。閉城門大搜一條。此事今不見於通鑑。胡氏注。但於是年濟南太守王卿為御史大夫。下附記攷異曰。七月閉城門大搜云云。是必通鑑先曾載此事。故有此條攷異後。或以其後征和元年冬。別紀以巫蠱大搜閉城門案事。嫌於牽混。故芟去此處正文。而攷異獨存。胡氏以攷異散入注中時。此條遂無所屬。因附記於此耳。若以為刻本誤將正文七字竄入注中。則其上仍有攷異曰三字。是七字之為攷異標題。而非通鑑正文可知。即此事而觀。文正之曾經芟汰。又可知矣。

考異又有漢元延元年。揚雄待詔一條云。雄傳云。車騎將軍王音。荐雄待詔。按雄自序。上方郊祀甘泉泰畤。召雄

待詔。奏甘泉賦。其十二月。奏羽獵賦。事在今年。時王晉卒已久。蓋王根也。胡旦遂誤以爲曲陽侯云。（胡氏注辨攷異。曲陽侯卽王根。王晉封安陽侯。此考異詛由傳寫通鑑正文固不訛也。）按通鑑是年不載此事。胡氏注於元延元年。王根爲大司馬。考異下附記云。今按攷異又有揚雄待詔一條云云。是胡氏作注時。已不見通鑑有此事。觀通鑑於元延三年。鋪敘胡人校獵事。卽用雄自序中語。而絕不言及雄之獻賦。至天鳳五年。雄卒時。但追敘云。初成帝之事。雄爲郎。給事黃門。然則王根荐雄待詔一節。溫公初成長編。或載之。故攷異有此條。後以雄之召用無關治亂。及通鑑定稿。乃芟去其事。偶留此攷異未芟。胡氏附記於王根爲大司馬之下。亦因此條散入注中。無可系屬耳。至雄召用之由。孫氏讀書陞錄。引雄答劉歆書曰。雄先作縣郎。銘王侯。頌階園。銘及都城四隅。蜀人有楊莊者。爲郎誦之於成帝。成帝好之。以爲似相。如雄。遂以此得見。雄之自述者如此。李善取以注文。選蓋庶幾得實矣。孫氏此說。與雄自序。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一語正合。始知荐雄者。不特非王晉。且亦非王根也。然莊乃小臣。但能誦之。帝前。根則執政。旣已奇而召爲門下史。遂荐之於帝。同時並行。固無不可。惟雄之自述。一則曰客。再則曰楊莊。於王氏之推轂。絕口不言。豈自以進由權貴。故諱莫如深耶。

【五鳳二年幸甘泉字誤】

漢紀五鳳二年正月。幸甘泉。郊泰時。顧氏炎武日知錄云。漢書宣帝紀。五鳳二年春三月。行幸雍祠五時。通鑑改之曰春正月。上幸甘泉。郊泰時。攷異引宣紀。

三月行幸甘泉。而宣紀本無此文。不知溫公何所據。按攷異謂漢制。常以正月郊祀。荀悅作紀時。本猶未誤。是溫公於此事。但依荀悅漢紀。改三月作正月。至於幸雍祠五時之文。非獨漢書宣紀所載甚明。郊祀志亦歷歷可攷。卽荀紀亦與班書相合。通鑑於五鳳元年三年。旣皆依漢書。豈於二年幸雍之祀。獨欲改撰。致茲複謬乎。且旣以荀紀正月爲是而從之。乃於正月之下。竟不辨所繫爲何事。而臆改其文。亦決無是理。况稽古錄亦書五鳳二春。上幸雍。公於稽古錄旣同。宣紀豈有於通鑑獨改之理乎。嘗細思之。此條幸甘泉之誤。蓋卽因從荀紀改三月爲正月。而當時

傳寫長編者。遂承元年正月。上幸甘泉郊泰時之誤而誤書。溫公偶疏於勘正。致攷異及通鑑正文。無不因此而同誤矣。又文獻通攷載李譔跋荀悅漢紀。謂通鑑書五鳳郊泰時之月。舍班而從荀。蓋以悅修紀時。班書猶未舛譌。按此即指五鳳二年事。但仁甫言其月之舍班從荀則甚是。乃上亦系以郊泰時。則可證此條通鑑正文。及攷異仁甫所見之本已訛。當日列銜奉旨校定諸公。殆亦慮應故事。無所是正。且自宋以來。如李仁甫馬貴與鑿。皆習焉不察。傳之著述。直至亭林而始發此疑也。惟攷異又引楊惲傳曰。行必不至河東矣。謂時亦幸河東祠后土。而史脫之。攷通鑑依宣紀。書惲於五鳳二年冬。免不應二年冬。再有幸河東之舉。而帝紀與郊祀志。皆闕而不載。則不至河東一語。惲蓋爲怨詛之詞。即指五鳳三年三月事預言之。攷異以爲史有脫文。亦未核昔顧文學千里爲胡中丞。校刊元本通鑑嘗言史家此書空前絕後。然有三誤。其一謂溫公就長編筆削不復一一對勘元文。遂或失於檢照正。如此條誤書行幸甘泉。與漢書違謬之類是也。餘二端則謂注文之外。此刻本之錯。因勸中丞各纂一書博擇衆說。且下己意。以卒嘉惠之盛舉。中丞通鑑後序。亦自言之。而迄未果。殊可惜云。

【刀子都姓異文】

考異單行本。更始二年。刀子都云。范書作力子都。罔編修劉敞曰。力當作刁。音彫。惠氏棟後漢書補注曰。前書亦作力。惟袁紀通鑑作刁。孫愜曰。力姓。黃帝佐力牧之後。按今元刻通鑑亦作力。與單行本攷異不同。注未舉明。建武二年正月。又作力子都。而汲古閣本范書任光傳。則又作刁。與攷異所據本異。二書彼此互舛。當由後人點竄。溷淆以致刻本誤寫也。

【溫序爲校尉】

考異曰。按序傳及袁紀。稱序爲護羌校尉。檢西羌傳。九年方置此官。牛邯爲之。邯卒職省。則序無緣作護羌。今但云校尉。按惠氏後漢書補注云。搜神記作護軍校尉。據此則序傳與袁紀。羌字疑皆傳寫之訛。

【中元元年改元四字號】

續漢祭祀志。以建武三十二年爲建武中元元年。而通鑑從袁紀及范書。帝紀

但作中元。按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謂光武中元一號。當稱建武中元。惠氏漢書補注云。沈約撰符瑞志。亦言建武中元元年。知衆漢書所載不同。於范宋公序紀年通鑑。通鑑注作紀元通讀此從攷異。謂帝紀作中元爲脫。誤意刪。亦是惜其謂紀志俱出范氏。似不知續漢志爲司馬彪所撰。又未引東夷倭國傳文。建武中元二年。未免疏於攷訂耳。則建武中元。自是用四字紀元。洪适隸釋。謂以初位初元。冠於新號。如文景中元後元之類。說頗含混。中元後元非年號。與此不倫。東漢碑版凡改元以後所立者甚夥。從未見既書新號。更冠以卽位初元。豈洪氏所見之尊。樞閣碑乃獨創此例乎。胡身之又爲調奇之說。謂溫公非不取宋說。特取簡易。則通鑑於中大同中大通天冊萬歲萬歲通天等號。皆不從簡易。何獨於此省去建武二字。亦強爲之辭也。錢映江綺曰。漢書哀帝本紀建平二年六月待詔夏賀良言。漢歷中衰。當再受命宜改元易號。乃詔改是年爲太初元。將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八月詔除之年號用四字。實始於此。而後漢書光武紀論中述此事。但云改號太初。苟悅漢紀亦同。通鑑綱目因之。皆無元將二字。不知何故。又按孫奕示兒編引年歷辨誤。亦作太初元。將惟奕云本紀但稱太初。則知今本漢書元將字已爲後人校補。

【賜桓榮爵關內侯】

漢紀永平二年。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詔贈榮爵關內侯。攷異謂帝紀載詔文。上言李躬。而下獨封榮。似脫。按榮以舊學之恩。故獨賜爵邑。躬僅爲三老。本不在賜爵之列。非脫也。下文賜祿以三老五更並舉。則躬受賜與榮均。榮傳與袁紀之不及李躬。惠氏以爲省文。甚是。東觀漢記云。三老常山李躬。年耆學明。以二千石祿養終身。此卽明帝詔文。蔚宗所本。益知躬之本末。賜爵而范紀非脫矣。

【骨都侯喜殺南單于安國】

後漢書和帝紀。永元五年。南單于安國叛。骨都侯喜斬之。南匈奴傳作六年。通鑑從傳考異。以帝紀爲誤。惠氏後漢書補注。乃謂據南單于傳。亦屬

五年。通鑑誤。按南匈奴傳敘殺安國事。前已書六年春。皇甫稜免。朱徽行度遼將軍。下敕中郎將杜崇。與徽上言安國欲殺左賢王師子等起兵。帝從公卿意。令崇徽發兵責問。因追至五原。安國鼻骨都侯喜為等慮并被誅。乃格殺安國。立師子為亭獨尸。逐侯鞬單于。是此事實。在永元五年。通鑑本不誤。惠氏因見史文下有師子永元六年立云。誤謂至此始入六年。遂以殺安國事在前。屬之五年。翻謂通鑑為誤。疏矣。惠氏此處實失檢。余恐後人信其說。竟以通鑑為誤。故辨之。至帝紀之載在五年者。蓋安國雖誅於六年。而其欲殺師子而叛。必發謀於五年。故六年春。杜崇朱徽即以其事言於朝。帝紀是敘其始謀及終事言之。傳則但記其被殺之年耳。

【閻躄趙世之名】

永元二年。副校尉閻躄。攷異云。西域傳作閻槃。今從帝紀。胡注謂閻槃即前戰於稽落山。閻本正作磐。又永元九年。越騎校尉趙世。攷異云。西羌傳作趙代。今從帝紀。按世當是本名。西羌傳作代。蓋章懷侍注時。避太宗諱改之。帝紀作世。或章懷漏改。或唐以後人改。回考異似以爲一人二名而辨之。錢氏考異云。趙熹傳亦作代。

【中山穆王無子國除誤從帝紀】

漢紀靈帝熹平三年三月。中山穆王暢薨。無子國除。考異云。本傳子節王稚嗣。無子國除。與帝紀異。未知孰是。又不知稚薨在何年。今且從帝紀。竊謂本傳既言暢有子襲封。且有有名有諡。至其子無子。而後國除。則暢薨之後。遺息猶存。舊封不改。帝紀未載。容有佚文。通鑑安得因不知稚薨之年。舍本傳而從帝紀。遽定爲無子國除乎。似應仍從本傳。作暢薨。子節王稚嗣。後薨。無子國除。終其事言之。庶幾得實。蓋紀傳雖有違異。尚可參考。而明通鑑不以實書。恐致讀者滋惑矣。

【六年冬無正文而立考異】

前紀閉城門大搜揚雄待詔二條。是通鑑原有正文。後芟去而僅存考異。故其本題自在。乃又有本無正文。而獨立考異者。如漢光和六年考異有

六年冬一條。溫公蓋因先從本紀書夏大旱。欲自明不從本紀書冬大有年。而通鑑是年冬適無事可書。考異遂無所繫。於是特取一正文本無之冬字爲題。遂若專爲范書置辨。而於通鑑無涉。胡注則散此條於秋五原山崩之下。亦與正文爲無因而相附也。竊謂此條考異似當即以夏大旱爲題。而辨其不書冬大有年之故。更爲明切。胡注亦即散此條於夏大旱之下。庶兩得其宜矣。

【張角置二十六方】

考異云。袁紀作坊。今從范書。按皇甫嵩傳云。方猶將軍號也。通鑑但作猶將軍也。無號字。然方字自來無作將軍解者。惠氏後漢書補注引何晏景福殿賦云。屯坊列署。三十有二。星居宿陳。綺錯鱗比。辛壬癸甲爲之名秩。李善注聲類曰。方別屋也。方與坊古字通。蓋張角列部署爲三十六坊。各有甲乙以別之也。此說明晰。勝通鑑所從嵩傳舊解。至帝紀云。其部師有三十六萬。正是合傳文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之數。綜計之。故章懷注引續漢書三十六萬餘人爲證。惠氏與何氏焯皆以爲方字誤。萬轉作萬。似不然。

【六年閏月】

晉紀穆帝永和六年閏月。考異云。帝紀正月後云閏月。晉注本載考異帝紀下脫正月二字。三十國晉春秋皆云閏正月。按長歷閏二月。帝紀閏月有丁丑己丑。按是歲正月癸酉朔。若閏正月。卽無丁丑己丑。今以長歷爲據。按考異所辨閏月爲閏二月。已甚明確。目錄載劉義叟長歷朔閏。亦作是年二月壬寅朔。三月辛丑朔。而別著閏二月。乃通鑑敘事。既於正月後接書閏月。下復書二月。似仍以閏月爲閏正月矣。而閏月內書事有己丑日。則又未嘗不以爲閏二月也。考晉書帝紀。雖於正月後云閏月。然以下無二月。卽繼以三月。蓋帝紀閏二月本不誤。特因二月無事可書。其下閏月遂無所繫。溫公慮其溷於閏正月。故爲辨之。但攷異已辨明。而通鑑於閏月後復出二月。致令讀者生疑。實則二月兩字是衍文。去之則敘次自然明晰耳。

【劉道龍考異標題誤文】

宋紀孝武大明三年。書竟陵王誕反事云。吳郡民劉成上書。稱息道龍昔事誕。

攷異云。宋略。南史作道就。今從宋書。據單行本又音注本脫南史二字。按今本宋書作道龍。南史作道就。與攷異所引俱合。龍就二字。當以草書形近而訛。惟攷異單行本標題。誤道龍為道隆。攷劉道隆時官徐州刺史。即與沈慶之會師討誕者。若但據單行本。幾溷為一人矣。

【廣陽王深名誤從唐諱】

梁紀普通五年五月。書魏廣陽王深事。按廣陽王本名淵。李延壽避唐諱。改深。避唐諱。乃舍其本名。猶承用後世所改之字。且著攷異辨之。謂魏帝紀深作淵。今從列傳及北史。若其名反應作深字者何耶。目錄仍作廣陽王淵。又從本名。與通鑑正文歧異。當時亦失於檢照也。

【溫公所據梁書魏書有別本】

魏安豐王延明令江革作大小寺碑。通鑑事在梁普通六年六月。攷異云。南史作丈八寺碑。今從梁書。按今汲古閣本梁書。正作丈八。似應無誤。攷異乃云從梁書作大小。疑宋時或有別本。錢氏大昕通鑑注辨正曰。六朝好佞佛。而魏齊尤甚。所見石刻。多有稱丈八佛像者。則當以丈八為正。今本梁書江革傳。亦是丈八字。溫公所據乃謬本。而注家未能舉正也。又魏以賀拔允為太尉。通鑑事在中大通五年七月。攷異引魏帝紀作賀拔渥。而辨其謬云。允字阿鞠。渥字誤為渥耳。按謝氏啓昆西魏書引云。今監本毛本無作賀拔渥者。則司馬時魏書。本與今異。又前此宋泰始四年。攷異引尉元傳。以書論王玄載。玄載與魯僧遵。崔武仲。相繼皆走。按今本魏書尉元傳。但云玄載夜走。宿豫淮陽皆棄城遁。無崔魯二人姓名。蓋宿豫守將即僧遵。淮陽太守即武仲也。據此則溫公時魏書。誠與今本異矣。至宋文帝元嘉九年十二月。魏李順復奉使至涼。册拜蒙遜。還云。不復周矣。此語北史與魏書同。通鑑考異單行音注二本。亦並同。惟通鑑正文作不復年矣。目錄亦同。此則當為誤文。非有別本作年字者也。

【突厥子弟謂之特勒勒當作勤】

顧氏炎武金石文字記。辨契蕊明碑特勒勤字再見。皆特勒之訛。又柳

公權神策軍碑。亦云大特勤塋沒斯。皆書者之誤。並引通鑑梁紀承聖元年。突厥子弟謂之特勤。攷異曰。諸書或作特勤。今從劉昫舊唐書。及宋祁新唐書。按今攷異單行本。則作特勤。而元刻音注本。又作勅勒。與顧氏所引皆不合。此蓋由各本寫刻溷淆。以致互異也。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外國語言華人鮮通其義。史文轉寫或失。其真惟石刻出於當時真跡。况契苾碑宰相婁師德所撰。公權亦奉勅書。斷無譌舛。當據碑以訂史之誤。未可輕爲譽議。又謂古人讀勅如忒。勅勒卽特勤。錢說誠當。惜尙無確據可證。會以質諸勞君季言。乃爲錄所攷見。示曰。元耶鑄雙溪醉隱集。二凱樂歌詞曲。取和林注。和城。苾伽可汗之故地也。歲乙未。聖朝太宗皇帝城此。起萬安宮。城西北七十里。有苾伽可汗宮城遺址。城東北七十里。有唐明皇開元壬申。御製御書闕特勤碑。按唐史突厥傳。闕特勤骨咄祿可汗之子。苾伽可汗之弟也。名闕。可汗之子弟謂之特勤。開元十九年。原注舊書二十年。此從新書。闕特勤卒。詔金吾將軍張去逸。都官郎中呂向。齋璽書使北弔祭。并爲立碑。上自爲文。別立祠廟。刻石爲像。其像迄今存焉。其碑額及碑文特勤。皆是殷勤之勤字。唐新舊史凡書特勤。皆作銜勒之勒字。誤也。諸突厥部之遺俗。猶呼其可汗之子弟爲特勤。特謹字也。則與碑文符矣。碑云特勤。苾伽可汗之令弟也。可汗猶朕之子也。唐新舊史並作毗伽可汗。勤苾二字。當以碑文爲正。以上俱耶律說。以唐碑校唐碑。得此明確佐證。非但知亭林之誤。卽通鑑正文。與攷異皆可訂正矣。勞季言格曰。舊書雖作特勒。亦間有作特勤者。張長遜傳號爲割利特勤。新傳則作特勒矣。舊傳據聞人證。本官本作特勒。

【李渾事正文與目錄年代不符】

目錄隋仁壽元年。衛文昇說下山獠之下。有李渾刺殺兄子申公篤。而代之一條。張氏敦仁通鑑刊本識誤。謂通鑑不載此事。嚴氏鑑補亦無後附。當塗夏炯札謂目錄亦溫公手定。通鑑有而目錄無者甚多。未有目錄有而通鑑無者。一經指出。知傳寫脫漏。又不止於是。按通鑑卷一百八十二。隨大業十一年。書宇文述譖殺李渾李敏事。敘其緣起云。申明公李穆薨。

孫筠襲爵。叔父渾忿其吝嗇。使兄子善衡賊殺之。而證其從父弟瞿曇使償死。賂妻兄宇文述國賦之半。得紹封。然則通鑑未嘗不載此事。特未載於仁壽元年耳。蓋溫公當日既撰目錄。復於通鑑正文有刪併移改之處。此事之前後不符。即其顯然可證之跡也。他如晉顯宗咸康八年。目錄有代王還雲中一條。通鑑不載其事。此真目錄有而通鑑無者。胡注已舉明。而張氏識誤反未之及。又魏世宗踐祚之初。中尉甄琛表弛鹽禁。彭城王勰與邢巒以爲不可。魏主詔從琛請。目錄已提其要。此事應載於一百四十三卷。齊紀東昏永元二年。而通鑑此處逸其事。錯簡置於一百四十六卷。梁紀武帝天監五年。目錄是年亦誤複此事。胡注亦舉之。凡此皆由取正文與目錄互爲勘校。而正見舛謬者矣。

【韋津誤書死】

唐紀武德元年正月。李密逼上春門。隋段達韋津出兵拒之。軍潰。韋津死。攷異曰。事從略記。及隋段達傳。前明嚴氏衍通鑑補正。據唐舊新書韋安石傳。祖津大業末。爲民部侍郎。與李密拒戰於上東門外。唐上東門卽隋上春門。兵敗爲密所囚。及王世充殺元文都等。津獨免。密敗。復歸洛。世充僭號。深被委遇。及洛陽平。高祖與津有舊。徵授諫議大夫。出爲陵州刺史。卒。陵州補正作陸州。誤今從新舊傳。宰相世系表。改正按唐書地理志。陵州屬劍南道。陸州則屬嶺南道。上元二年。置高祖時尚無是州也。謂與隋書段達傳所言津沒於陣大異。未知孰是。按北史段達傳。敍此事。則云津沒於密。乃悟是陷沒之沒。與唐書爲密所囚一語正合。李延壽既知津未死於上春門之戰。魏徵等在唐初。與延壽同修隋書。此據劉知幾史通所言。豈容不知。姑隋書李密傳。亦明言執津於陣。舊新書密傳同。至段達傳之作津沒於陣。當亦是言陷。惟陣字不如北史密字之明曉。溫公遂作爲存沒之沒。解誤謂津亡於陣。竟書津死。嚴氏知其誤。而但存備攷。未及徧參以核實。亦失之疏矣。

【令狐行達于洪建】

隋煬帝之遇弒也。通鑑所書。實出於令狐行達之縊。攷異曰。蒲山公傳河洛記。皆云

於洪達縉帝。今從隋書。及略記。按隋書字文化及傳。令狐行達弑帝於宮中。此即通鑑所本。至化及攻黎陽倉時云。其將軍於弘達爲李密所擒。送於侗所。饒烹之。而密傳亦云。遣記室參軍李儉朝於東都。執殺煬帝人於弘達。獻越王侗。（舊新書密傳略同）據此則化及傳所云饒烹。蓋爲正其弑逆之罪。而弑帝之爲令狐行達。爲於弘達。隋書二傳已自相歧出。攷異未及辨明也。又按通鑑於是年六月。書李密送所獲雄武郎將於洪建。皇泰主命戮於五掖門外。如斛斯政之法。於洪建疑卽蒲山公傳河洛記之於洪達。亦卽隋書字文化及傳李密傳之於弘達。（陳氏景雲胡注舉正亦嘗疑此。錢氏大昕云當以達爲正弘之作。洪建唐人避孝敬皇帝諱改之）戮如斛斯政法。正與饒烹之刑合。通鑑前從化及傳作令狐行達。未檢及密傳之有於弘達。故後書送於洪建事。未能聲明其罪。以一人分作二人。而又誤達作建。遂仍從蒲山公傳河洛記而不自知。幾令讀者疑獲一逆黨小醜。何至加以如此慘刑。且用特筆書之乎。似宜於書送于洪建時。別作攷異辨明之。且以弘達易洪建。則前後事實串爲一矣。

【郝靈荃名異文】

唐紀開元四年六月。大武軍子將郝靈荃。攷異云。舊傳入蕃使郝靈儉。今從唐歷。（明刊本舊書突厥傳作靈荃）按靈荃異名尙不止。如攷異所引費堯梁谿谿漫志。舉白樂天樂府新豐折臂翁注云。天武軍（按方鎮表無天武軍額。惟北都有大武軍。此詩注天字係刻本之訛）牙將郝雲岑。斬默啜。獻首闕下。謂據此則又名雲岑。與舊唐書作靈儉。新唐書作靈佺。及通鑑作靈荃。凡四。雲岑與靈荃。疑因字形相近而誤。儉之與佺亦然。但未知何者爲是。（按唐紀天授元年。杜景儉攷異曰寶錄及新紀表傳皆作景佺。蓋寶錄以草書致誤。新書因承之耳。今從舊紀傳。與此靈儉字正同）惟攷異於貞觀七年。縱囚事。曾引樂天樂府。死囚四百來歸獄之句。茲於靈荃之名。獨未引此詩注。豈溫公偶忘之歟。（康熙間歙人汪立名刻香山集。此注乃作靈荃。是後人改依通鑑。而又誤荃爲佺。適與明刻舊書突厥傳同。非費堯在紹熙所見之舊矣。又正德刻本白氏諷諫作靈荃。文集則作雲岑）

【盧鴻之名下無一字】

唐紀開元六年三月乙巳。徵嵩山處士盧鴻入見。（案舊紀二片甲戌禮幣徵嵩山隱士盧鴻蓋詔徵之日也。）攷異云。舊傳作盧鴻一本紀新傳皆作鴻。按中岳真人劉君碑云。盧鴻撰。今從之。第攷王氏困學紀聞載石林序盧鴻一堂草圖云。唐舊史鴻一。蓋二名。與中嶽真人碑所書合。新史刪去一字。不知何據。當以舊史爲正。此說與攷異所引劉君碑不合。溫公石林先生所據一碑。不知何以歧異如此。今劉碑世無傳本。無由決其是非矣。至鴻一命名之義。厚齋張南齊張融語人自楚越鴻常一耳以證。（張融語見南史隱逸顧歡傳）謂鴻一之義取此。其說似有根。然閻潛邱箋注引歷代名畫記。盧鴻（讀）一名浩然。則盧實祇名鴻。且鴻又有別名。舊傳則云字浩然。新書云字顛然。浩之與顛。蓋文異而音義略同耳。勞君季言。嘗爲博考以定鴻名。其說曰。案大唐新語（十隱逸二十二）玄宗徵嵩山隱士盧鴻。西陽雜俎（五）時有盧鴻者。道高學富。穩於嵩山。普寂因請鴻爲文。讚歎其會。後鴻字凡五見。（太平廣記九十二同明刻雜俎脫）雲烟過眼錄。載盧鴻草堂十志。金石錄目錄（五）第九百七十六。唐普寂禪師碑。盧鴻撰。并八分書。開元十二年正月。寶刻類編（三）龍華殿心經。盧鴻八分書。并篆額。李參元題記附（洛）大辯禪師碑。盧鴻八分書。（同上）俱作盧鴻。無一字。蓋鴻一名浩然。當以歷代名畫記爲正。舊傳改名爲字。失刪一字。因於傳內亦作鴻一耳。鴻有二名。亦可。馬承禎子微張九齡博物之。石林先生所云或由誤憶。未若攷異之可據也。

【立忠王璵爲太子】

嘗讀孫甫唐史論斷曰。開元十七年。忠王領河北元帥。與百官相見。張說退而言曰。嘗觀太宗寫真圖。忠王奇表。實類聖祖。社稷之福也。蓋昭成方娠。說侍讀東宮。知其異事。（陳氏景雲綱目訂誤云。昭成乃明皇生母。諡號肅宗生母楊氏。後追諡元獻。此當云元獻不當云昭成。娠時異事見唐書后妃傳）謂王當受天命。故因事言之。使衆知耳。說事明皇。不惟東宮之舊。復贊先天監國之事。情義至密。非他相可比。觀忠王之事。豈無密謀潛譏不然。明皇於林甫之言。無不納聽。惟立壽王瑒事不聽。而卒立忠王。

也。孫氏此論。大指謂太子瑛之廢。由說言先有以移上意。愚意則謂溫公書立忠王與爲太子事。宜采孫氏。此說敘明原委。庶於前後事有映照。亦有關係。明皇此時。蓋亦因忠王在母異微。兼憶往時張說密議。故不謀權相。不溺嬖愛。內斷於中。毅然立之。較初立太子瑛時。殊有斟酌。是以其後。究爲付託得人。而肅宗亦灼然自知。得居儲貳。由說贊成。故他日。請救說子均。均之死。不遺餘力。乃通鑑於此。但引高力士語。取其推長而立之言。書之。攷異日。統記敘力士語云。但從大桺注。謂肅宗也大桺語不可曉。今從新傳。按說文。木部。桺木也。从木牙聲。玉篇。木出交趾。高數十丈。葉生其末。蓋桺卽榔字。嶺南多此樹。高力士本嶺南人。新傳謂是馮盎。曾孫大桺。疑是用其土語。猶言取最大者耳。新傳不用其言。正用其意也。似肅宗之得爲太子。全賴奄寺一言而成。而明皇於此等事。亦竟毫無裁決矣。再觀通鑑至德二載十二月。書肅宗請免張均張垍之死。益知孫甫之言可信。蓋肅宗實深德說之助已。特此意不能明宣。語口。故託詞於說父子平日保護之功。至請之。而明皇不從。乃有何面目見說地下。一言真情不覺全露矣。不然。裘藥忽覆。則事賴鬼神。卽方娠異事。見新書。元獻楊后傳。通鑑本下。胡注引之。被譖獲全。亦恩由君父。何得歸功臣下。竟直陳於上皇之前乎。觀此知說在日。必有所以陰爲擁戴。深結王心者。不得謂孫氏之論爲過刻也。溫公於此事。雖略紀柳程所紀書之。尙未能爲肅宗道出隱衷。由未參會孫氏之說耳。溫公跋孫甫唐史記在元豐二年。通鑑成於元豐七年。而攷異於孫書未采及。又考新書均免死。流合浦。垍死賊中。與通鑑均誅而垍流嶺表不同。攷異亦未詳所據。韋絢戎幕閒談紀均垍定罪事。與通鑑同。溫公或卽據此書。

【令狐綯自湖州入知誥年月】

攷異既據舊傳大中二年。自湖州召入。以證實錄之誤。然通鑑於大中元年六月之間。卽書擢綯知制誥。又書前湖州刺史。則與舊傳仍違異矣。胡注亦嘗言之。此通鑑與攷異前後失檢處。嘗攷湖州天寧寺。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石幢一重。建於大中元年十一月廿八日。後題中大夫使持節湖州諸軍事。守湖州刺史。上柱國彭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令狐綯名。一建

於大中二年歲在戊辰八月戊子朔廿一日戊申後題大中大夫使持節湖州諸軍事守湖州刺史上柱國蘇特名據此則綯於元年十一月尙守湖州其召入似當在二年春夏攷異取舊傳本不誤通鑑於元年六七七月卽書擢官又於湖州刺史上加一前字不若新傳今守湖州之確也勞君季言又錄示余談鑰嘉泰吳興志令狐綯大中元年三月二十一日自右司郎中授二年四月二日除翰林學士蘇特大中二年五月自陳州刺史拜除鄴州刺史除授年月較爲明晰惟舊宣宗紀太宗元年六月以中散大夫前湖州刺史彭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令狐綯行尙書考功郎中知制誥是通鑑之所本然不如吳興志之可據又綯充翰林學士壁記在大中二年二月十日與吳興志四月二日稍有不合疑志所記是到闕之日又舊傳大中三年拜中書舍人襲封彭陽男食邑三百戶(新傳略同)據舊紀及石幢題名綯刺湖州時已襲封矣又舊傳會昌五年出爲湖州刺史當據吳興志作大中元年爲是

【李克用子落落廷鸞無攷】

唐紀乾寧三年六月書汴人擒李克用子落落據攷異事見唐太祖紀年錄實錄又歐薛二史梁紀唐紀葛從周張歸霸李存信等傳並載之其爲

克用子似無疑第薛史武皇紀云落落武皇長子也而莊宗紀又云莊宗武皇帝之長子語自違異又梁紀生擒克用男廷鸞通鑑亦書其事於天復二年三月本於梁太祖實錄(見攷異所引)攷薛史宗室列傳莊宗止有六弟歐史唐家人傳太祖八子莊宗居長其餘名及行次與五代會要同惟較薛史多一存紀並無落落廷鸞之名且諸子皆至同光年間亦無武皇時爲梁所擒事說者因疑落落或是養子故宗室家人傳中不載薛史紀中所云長子當是傳聞異詞(唐末見開錄載朱全忠復克用書云前年洹水曾獲賢郎據薛史李襲吉傳云梁祖命敬翔報書詬罵之此出一時毒詈雖養子亦當指爲賢郎不能執爲長子之證)至於廷鸞疑又卽是落落一人蓋落落是小字李廷鸞則養子賜姓名如進通爲李嗣昭逸佶烈爲李嗣源之類其被擒則一事而前後訛傳爲二也竊謂落落廷鸞其爲武皇長子養子或卽一人或是二人今固難攷然既能親歷戎行捐軀敵國二史乃不爲詳求本末予以

專傳。致不得比於庸碌無聞之存美存禮等。殊爲缺憾。溫公既書之。通鑑亦宜爲之辨證明確。庶使讀者不致存無徵不信之心乎。

【瞿章名攷異誤改】

吳縝新唐書糾謬。有紀云瞿章。而傳乃瞿章一條。據此則北宋刊本新紀實作瞿章。今汲古閣本亦同。惟今通鑑考異所引新紀單行本作瞿章。晉注本竟作瞿章。大約是元以前刻本所改。然改正而轉失其真。非溫公引辨之意矣。

【李存進爲天雄軍都巡按使】

專在後梁紀貞明元年六月。考異曰。莊宗實錄云爲軍城使。存進傳云都部署。莊宗列傳及薛史存進傳。皆云天雄軍都巡按使。今從之。錢氏通鑑注辨正曰。呂夢奇撰存進神道碑。本云天雄軍都部署巡按使。他書作巡按者。卽巡檢之譌。或稱都部署。或稱都巡檢。各從省文。似異實同也。按歐史存進傳。正作天雄軍都部署。與考異所引存進傳相符。據碑文及錢說。則溫公從薛史實誤矣。

【吳越王鏐改元應補】

歐陽公十國世家年譜。於吳越但舉寶正一號。謂見之寶石山制書。未免尙疏於蒐討。通鑑亦於天成元年。書鏐改元寶正。以爲吳越僭號之始。其疏與歐史等。按洪邁容齋四筆。嘗論武肅三改元。援王順伯所收碑本爲證。今撮記其改元始末。與其年數。以補五代史及通鑑之闕。蓋武肅於梁開平二年戊辰。始建元天寶。稱天寶者五年。以後用梁正朔。容齋四筆謂王順伯以後仍用梁紀元者。以碑貞明二年丙子。龍德元年辛巳。及龍德三年等文也。吳任臣十國春秋。自癸亥至癸未。俱書天寶。六年至十六年。並無確證。不若洪氏所攷之可據。梁亡後。唐同光二年甲申。武肅復自改元寶大。稱寶大者二年。天成元年丙戌。又改元寶正。稱寶正者六年。壬辰以後。復用唐正朔。自是歷晉漢周及宋。不復建元。然則寶正乃其第三次改元。上距戊辰建元天寶。已十九年矣。此因錢氏子孫自納土以後。旣深諱其事。厲氏鷄云全州觀察使錢儼撰吳越備

史託名范桐林禹儼爲忠懿王叔之弟納土後僭郊不書建元不書自稱國王不書正歐陽公所云頗疑吳越後自諱之者也。吳越諸石刻北宋時又未經搜剔見聞所限固無怪其然。所以薛史作於宋初且謂鏐未嘗改元亦職此之故。若范成大著騷鬻錄已在乾道九年而所記袁州守忠廟加封司徒竹册稱寶大元年尙謂是楊吳年號。勞季言格曰袁州時屬南唐此寶大疑是保大。又記吳江村寺石幢亦以寶大紀年併誤謂錢氏曾用楊氏正朔則武肅三次改元文穆亦未及知幸得容齋見順伯諸碑始顯於世也。攷胡氏注通鑑時亦間引洪氏隨筆。見後漢紀四注。惟此年所紀吳越改元一事未能舉以補正。至前明錢肅潤跋吳越備史併寶正一號亦力辨其無是仍沿其子孫深諱之故智耳。玉海又載錢錫廣初一號未言所據何書何年所改他處亦未再見近時毗陵李氏兆洛命其門人六承如輯紀元編頗稱詳備總類中雖舉吳越寶正天寶寶大三號乃於天寶寶大則注世次不可攷甲子表中又但載天寶寶正二號獨寶大則不見參錯不齊殊不可解且總類中又附綴正明一號於廣初之下謂亦是吳越建元此由讀容齋四筆不審而誤爲采入不知洪氏此處是指梁末帝明貞二年宋人避貞作正耳。

【胡注望文生義之誤】

昔顧澗翁謂梅磻雖熟乙部間有望文生義。乃違本事。愚讀通鑑至唐僖宗乾符二年云。上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攷異引中朝故事曰。僖宗以咸通三年降誕。十四年卽位。年十一。舊紀亦云卽位年十二。今從之。胡注乃以通鑑時年十四爲誤。而云據攷異四當作二。不知通鑑此語在乾符二年。味一時字。蓋卽就乾符二年言之。時上已改元二年。則年正十四也。攷異詳攷卽位時年十二。亦正使讀者知乾符二年。上年爲十四也。胡氏泥於卽位之年。誤以通鑑時字爲指卽位時。翻謂此文四當作二。此正合澗翁所贊矣。季言又舉一事。梁紀中大通五年二月。魏夏州首望都督彌姐元進。胡注元進之族。爲州之首望。官又爲都督。按首望當從元和姓纂。五支。通志氏族略。五關西複姓。作曾姓彌姐。光復姓故稱。通鑑誤據周書蔡祐傳。北史同。作首望胡氏。因以州之首望釋之。誤矣。此亦誤由望文生義。故並記之。以胡氏學殖之精博。而

尙有誤於會意處。然則注書豈易事乎。

【胡注移置考異】

四庫全書提要云。南渡後注通鑑者紛紛。而乖謬彌甚。至三省乃匯合羣書。訂謬補漏。以成此注。初依經典釋文。例爲廣注九十七卷。後失其書。復爲之注。始以攷異及所注者散

人通鑑各文之下。細按胡氏所散攷異。亦間有不依溫公所立攷異原題。而移置於他處正文下者。如漢高后元年。大謁者張釋一條。胡注移置於惠帝三年。令大謁者張釋報書之下。以紀年前後而論。在所應移。乃於高后元年。使大謁者張釋風大臣下。復載之而未標明。爲攷異則因移置而複見矣。又如魏邵陵厲公正始四年十二月。陸遜諫吳主不分嫡庶一條。此事通鑑本文。已移在正始六年春夏之交。胡注亦從而散入。此下則原題未改。固無庸注明。從四年十二月移來矣。又如後唐同光二年正月。岐王上表稱臣一條。胡注移置於是年二月辛巳。進岐王衛爲秦王。下注云。攷異正本在正月。岐王上表稱臣之下。此與前高后元年張釋一條相類。而注明移置。則此善於彼矣。又有當移置而沿誤不攷者。宋順帝昇明元年六月。蒼梧王殺杜幼文等一條。通鑑本文但言殺杜幼文等。不言殺孝武諸子。攷異乃力辨南史後廢帝紀。所云孝武二十八子。太宗殺其十六。餘皆帝殺之之誤。而無一字及幼文之被殺。則標題全與攷異無涉。胡注不應仍置之此年正文之下。當移前置於明帝泰始二年十月。殺松滋侯子房等兄弟。云世祖二十八子於此盡矣。一段下。乃合。但亦須注明原本在何處耳。（按攷異辨殺孝武諸子條。疑單行本舊自有標題而失之。殺杜幼文之標題。題亦自有攷異。不知何時逆去古刻本。強移聯屬。遂致文不對題。如此）

【胡注失收考異】

胡梅圃以攷異散入通鑑各文下。披覽固便。但攷異全書三十卷。雖亦依年代編次。而文字句亦有脫誤。惜無嗜古者重爲校刊。日久恐漸歸湮佚。茲取失收諸條全文。錄記如左。以待後之重梓通鑑注本者。依次補入焉。

漢紀安帝永初三年六月。烏桓寇代郡上谷。

紀有涿郡傳無之。今從傳。

永初四年。鄧騭欲奔涼州。虞詡言於張禹。以爲不可。

龐參虞詡傳。皆云四年羌轉盛。故有奔涼州之畫。又于說鄧騭。則是騭未以喪罷以前明矣。而虞詡傳中言詡辟太尉李修府爲郎中。說李修。修以五年正月。方自光祿勳拜太尉。按袁紀四年春。匈奴寇常山。下載騭欲奔涼州。詡說太尉張禹。又其語言小異於范書。此近得實。今從之。（按又于疑是又云之譌）

獻帝初平二年四月。皇甫嵩答董卓。

范書嵩傳。及山陽公載記。記嵩語與此不同。今從張璠漢紀。

晉紀武帝太康元年。山濤言不宜去武備。

濤傳云。與盧欽論之。按欽咸寧三年三月已卒。（按晉書帝紀咸寧四年三月尙書左僕射盧欽卒。本傳亦作四年。此云三年誤）

宋紀文帝元嘉十八年十二月。詔裴方明等討楊難當。

氏胡傳作十九年正月。遣方明等。今從帝紀。

唐紀太宗貞觀元年十二月。薛延陀叛。頡利。

舊阿史那社爾傳。薛延陀回紇等叛。在武德九年。今從突厥傳。

貞觀十六年十一月。高麗東部大人泉蓋蘇文。

舊傳云。西部大人。今從實錄。

則天后垂拱三年五月。張光輔同平章事。

舊本紀在四月。傳在平越王貞後。今從實錄。

肅宗至德二載十二月立皇子。係爲趙王。僞爲襄王。僞爲杞王。

實錄係爲僞僞僞僞僞僞僞。今從唐歷統紀新舊紀傳年代記。

德宗興元元年七月高郢數勸李懷光歸款。

與元聖功錄。有李晟奏鄂勸懷光歸。投狀云。今懷光即欲束身。蓋自郢之勸導。今取之。

附存勞季言通鑑札記七條

季言名格。浙江仁和人。家塘栖。候選訓導。累世藏書極富。終歲閉門。惟事蒐討。史學極深。尤熟於唐宋故實。

余因胡心耘得交季言。箋札常通。終未一面。有問即答。獲益頗多。辛酉杭州大亂。遺籍盡散。輾轉遷避吳江。

同里。憂忿發疾。甲子四月歿。年四十五。惜箸書未有成集。通鑑札七條。彙所寄示。存之。聊見所學一斑也。

秦始皇五年。傳玄遷太僕。通鑑晉紀武帝咸寧四年。前司隸校尉傅玄卒。攷異曰。玄傳曰。五年遷太僕。轉司隸。

景獻皇后崩。坐爭位。罵尚書。免尋卒。按景獻后崩在四年。玄傳誤也。季言案。玄爲太僕在秦始皇五年。見樂志上。

后崩於咸寧四年。通鑑誤初。泰始爲咸寧。故以玄傳爲誤耳。

魏舒遜位年月。通鑑武帝太康七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魏舒稱疾。固請遜位。以劇陽子罷。攷異曰。舒

遜位紀傳皆無年月。本傳曰。以災異遜位。帝不聽。後因正旦朝罷。還第。表送章綬。按本傳又曰。遜位之際。人莫知

者。若今年正旦日食。遜位。至它年正旦。乃送章綬。不得云。人無知者。蓋止因今者正旦朝罷。遂以災異遜位。不復

起耳。季言案。藝文類聚。四十七職官部三。王隱晉書曰。魏舒爲司徒。九年正月朝會罷。還。原誤送。据御覽

改。還家奉送章綬。御覽引晉書同。則遜位當在九年。通鑑誤也。歷代史表俱在七年。誤又案代舒爲司

徒者。帝紀亦無明文。今攷當是石鑿晉書鑿傳日遷石光祿大夫。開府領司徒。太康末拜司空。又帝紀太熙元年

正月己巳以尙書左僕射王渾爲司徒三月甲子以右光祿大夫石鑿爲司空蓋舒罷後二年方始真除王渾爾)

潭州臨桂嶺 隋紀開皇十七年虞慶則還至潭州臨桂嶺胡注慶則傳作潭州臨桂嶺季言案據今本慶則傳注嶺當作鎮(陳氏舉正云兩潭字有一誤非)

章巨源貶麟州 唐紀天冊萬歲元年正月章巨源貶麟州刺史攷異曰舊紀傳新紀表傳皆作鄜州(案舊書盧欽望傳亦作鄜州)統紀作瀛州實錄唐歷作麟州今從之音注曰貞觀五年置麟州以處生羌屬松州都督府季言案舊書地理志麟州係羈縻二十五州之一貞觀五年置西麟州處生羌歸附八年去西字又云永徽之後生羌相繼忽叛屢有廢置儀鳳二年復加整比羈縻三十八州已無麟州之名巨源罷相不應遠刺是州疑當以鄜州爲是

褚無量卒日 唐紀開元八年正月丙辰褚無量卒攷異曰舊本紀正月甲子朔皇太子加元服王申右散騎常侍褚無量卒按長歷正月甲寅朔甲子十一日也唐歷亦云壬申無量卒今從實錄季言案蘇頌贈禮部尙書褚公神道碑開元庚申歲正月哉生魄薨(文苑英華八百九十六)則實錄是也

同節度副大使 唐紀開元二十三年正月李過折檢校松漠州都督攷異曰實錄云同幽州節度副大使舊傳云授特進檢校松漠州都督按過折雖有功唐未必肯使爲幽州節度使今從舊傳季言按唐書百官志節度使副大使知節度事副使各一人同節度副使十人或以刺史或以軍使或以兵馬使或以蕃將兼充故員有十人過折時以都督同節度副大使未嘗正授節度使非如知節度事之副大使及留後之比也(唐大詔令封李過折北平郡王制亦云同幽州節度副大使是年幽州節度使乃張守珪)

朱全忠奏貶趙克裕 唐紀昭宗景福元年二月朱全忠奏貶河陽節度使趙克裕以佑國節度使兼張全義

河陽節度使。攷異曰。實錄在正月。末云全忠欲全義得河陽。乃奏克裕有誣謗之言而貶。新紀云。己未。朱全忠陷孟州。逐河陽節度使趙克裕。今從編遺錄。季言案舊五代史。唐書武皇紀上。大順二年八月。南巡澤潞。略地懷孟。河陽趙克裕望風送款。請修鄰好。則全忠之奏貶克裕。以其貳於克用故耳。胡注僅云。二鎮時皆屬朱全忠。或貶或兼。唯其所奏。尚未得其事實也。又。梁書十五。趙克裕傳。自毫鄭二州刺史。太祖表爲河陽節度使。檢校右僕射。尋移理許田。攷證云。克裕移理許田。是書未明言其故。據通鑑。則克裕移鎮。因梁祖欲以張全義領河陽也。考是時。忠武節度使徙治陳州。許州時爲支郡。克裕當自河陽節度使。貶許州刺史。非移鎮也。舊傳當據克裕狀誌之文。僅云移理而已。

【頌敦銘】

銘文十五行。凡古篆一百五十二字。見阮文達公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孫淵如觀察續古文苑亦載之。其釋文與阮釋異者十餘字。阮氏據陳秋堂搨本摹入。祇載其一。余所得二紙。文同而四周廣狹稍殊。當是一蓋一器。攷阮氏書中。蓋器同文者非一。皆爲注明。頌敦獨不注。疑由秋堂偶遺其一。未搨也。二紙下方。皆有六楡藏器小印。據宋氏咸熙耐冷續談。六楡姓姚。名觀光。秀水人。喜蒐藏吉金之品。此銘拓本當自其家出。

【承安宮鼎銘】

拓本摹鼎全形。銘辭橫勒鼎腹。隸書左行。文曰。承安宮銅鼎。容一斗。重十四斤。甘露二年。安長丞福掾祿守令史宣。王世造第五。凡三十有一字。攷甘露紀年。漢宣之後。更有魏曹髦。吳孫皓。秦苻堅。遼東丹倍。髦終五年。皓次年八月改。堅六年改。三家亦皆有二年。惟東丹倍未及一年。不足論。阮氏鐘鼎彝器款識。定此器爲漢物者。以銘文字體。於漢隸爲近。丞掾令史等官。亦與漢制相符。承安宮之名。雖不載。三輔黃圖及長安志。其器固非魏吳前秦所得託也。惟銘文守令史宣下工字。余所見拓本甚明晰。世乃工之名。正合物勒工名之制。阮氏釋文工字。乃作夕。云從陳秋堂摹本。夕世爲文。於義不順。恐由剝蝕形誤。應據此本正之。或以

爲夕者夕郎然夕郎不應列丞掾令史下且亦不可以一夕字稱又汪謝城曰楨曰余親見此鼎作立故前人以爲夕若謂工字誤多一直亦未嘗不可通其器容今之一升其僞可知斗字古人俱作升余以示同人題詩者凡四家釋覺阿祖觀吳肖陶鳴岐說主漢吳瘦青震趙次侯宗建說主魏吳吳趙三君皆常熟人瘦青作已刻銅似軒集中覺阿作字多皆未錄肖陶詩云承安宮鼎何代鑄紀元凡有五甘露前秦後遼漢魏吳宮稱承安則皆無僉曰漢器說亦可甘露元年二廟火一孝文廟云顧成一太上廟無廟名承安兩字或其號人疑是宮不是廟豈知宮廟古通稱闕宮卽廟詩明徵長丞等况內豎職漢制有官守園邑因災重造越年事此鼎廟中第五器太公幸免一杯羹萬年俎豆何重輕追祭備陳十二鼎應念孤孫曾寶餅我今爲作寶鼎詩書生好古多異詞君不見漢宣尙有崇安宮闕疑弗如薛尙功次侯詩云墨印寶鼎龍文煥書生好古豈臆斷三十一字熟諦觀有說則可鼎非漢魏吳前秦及後遼甘露紀元同漢朝宮室皆無承安自斯鼎之造當曹髦明帝昔怨郭太后甄妃讒死何人手當年陽奉永安宮天子焉能繼嫡母追諡文昭恨總長散髮被面糠塞口別營寢廟報所生由來廟與宮通稱參以永安悟以理承安宮或其廟名生盡孝思彼曰永死宜明祀茲言承想見置宮守園邑令史並掾屬長丞鼎爲祭器此第五年號分明已甘露入繼大統有皇孫應令金工爲補鑄人疑舊說自不刊漢宮莫敢猶崇安定作孝宣亦有證無論漢隸矧漢官不知魏雖正朔革互易六官史特筆餘因漢制悉未更何況區區內豎職惟大司馬乃極位三馬同槽竟亡魏潛移漢鼎笑曹瞞末路兇孫刃出背當塗霸業一刹那我欲問鼎今如何休言國勢分三足且續金仙辭漢歌題本羌無故實二君之作又命意各殊皆能無中生有囑強離奇以自伸其說洵健筆也

【魏太和銅熨斗熨人款識】

沈匏廬觀察濤官直隸時購得古銅熨斗一枚榻銘摹圖自爲題記攷訂甚詳南歸後見示徵詩嘗節錄其略云銅熨斗以建初尺度之柄長一尺七分蓋徑七寸六分底徑五寸五分有銅熨人二尺二寸二分首刻饗養形首下有穿以插斗柄附正圓而稍穹徑

一尺九分。款識刻于甃上。文曰太和三年二月廿三日。中尙方造。銅熨斗八熨斗重卅四斤十二兩。弟百六案古以太和紀年者。一爲曹魏明帝。一爲元魏孝文帝。皆有三年。惟元魏鑄太和五銖錢。其文作在。此文爲大且字近漢隸。定爲曹魏時物。積古齋載永元雁足鎰款識。卽有中尙方造之文。通典職官云。漢末分尙方爲中左右三尙方。魏晉因之是也。又云晉東宮舊事。皇太子納妃。有金塗熨人。鑿髮本獸名。不知何以名爲人。又云重卅四斤十二兩。以今權稱之。僅一十九斤。每稱漢器文曰一斤者。率得今權七兩有奇。魏時去漢未遠。其輕重宜與漢權等。又云。此器頗與今之所謂熨斗者爲異。蓋伸帛之器耳。觀察所徵鴻篇鉅製已多。余第爲賦四絕句云。威斗曾將漢室傾。王莽威斗卽後世熨斗之制所自昉。當塗遺器製尤精。奸雄運各殊修短。新莽知難熨恨平。識文石馬亦堪哀。魁柄潛移國祚摧。留得一杓含古綠。八坊幾輩手持來。明帝于芳林園立八坊以處諸才人見魏志裴注。漳水台傾蔓草秋。摸金尉早鳴鐘收。近人有藏銅爵東閣鳴鑪者。孟德款字具全云。從漳河洵得。熨人倘憶初辭魏。定學銅仙淚暗流。廿八文全款在甃。詩翁手拓更撫圖。吟餘引我遊山夢。斗柄尋秋入五湖。我郡西跡山北麓。有山厓名熨斗。柄長百餘丈。沈石田唐六如皆有夜游熨斗柄圖。又潘順之遼郡曰。忽憶及此。自見高致然與題不稱。

【泰山秦篆十字殘石】

秦李斯篆書。在泰山頂玉女池上。志稱宋劉跂摹其文。尙有百四十六字可讀。明嘉靖間。移於碧霞祠東廡。已僅存廿九字。乾隆庚申燬於火。後人摹刻岱廟。邑人孟劍光。又勒於縣署土地祠。後岱廟本亦佚。惟存甃本而已。嘉慶甲戌。徐司理鋤言於汪刺史汝弼云。岱頂有趙老人年九十餘。數十年前斃玉女池。見殘石依稀有字。次年。蔣大令因培同邑人柴廣文蘭泉繩井求之。得殘石二尙存十字。取嵌於山頂東嶽廟西新築之室。馮宴海金石索所謂寶斯亭也。後名讀碑亭。道光壬辰四月。東嶽廟西牆圯。覆其室。時通州徐君宗幹官斯土。於瓦礫中亟殘石。屬道人劉傳業移之山下。嵌置道院壁間。庶易以守護。不至溼沒矣。歲丙申。余友龔廉仲廷煌幸淄川。以拓本寄贈。下刻徐君題記。節書之。以著此石燬而尙存及移置山下之

原委。方蔣君得石時。曾摹勒一本於泰安郡文廟。綴以阮苔古孫淵如諸家跋語。丙戌秋。梁蔭林方伯。又以廿九字拓本。摹刻岱廟公輸子祠側。然好古者必求殘石十字。以摹本神氣終不及也。

【元氏封龍山頌】

友人貽漢延熹七年元氏封龍山頌拓本。此頌自宋以來。金石家皆未載。道光中。嘉興沈君匏廬守真定時。輯常山貞石志二十四卷。以搜得光和四年三公山碑為快。而此碑竟

未及見。道光末。寶應劉君寶楠宰元氏。始搜得拓贈同好。按拓本十五行。行二十六字。隸書瘦勁。類韓敕碑。後二行石泐處。有二十餘字失去。首行題元氏封龍山之頌。七字。文曰。惟封龍山者。北岳之莢。揆三條之別。神分體異。處在於邦內。礫磳吐名。與天同耀。能蒸雲與雨。與三公靈山。協德齊勳。國舊秩而祭之。以為三望。遭亡新之際。失其典祀。延熹七年。歲口執涂。月紀豕韋。常山相汝南富波蔡壽長史甘陵廣川沐乘敬天之休。虔恭明祀。上陳德潤。加於百姓。宜蒙珪璧。七牲法食。口口口口（此四字有無尚在疑似間）聖朝克明。靡兀不舉。戊寅詔書。應時敢請。允敕大吏。郎巽等。與義民修繕故祠。遂采嘉石。造立觀闕。黍稷既馨。犧牲博碩。神歇感射。三靈合化。品物流形。農實嘉穀。粟至三錢。天應玉燭。於是紀功刊勒。以昭令問。其辭曰。天作高山。實惟封龍。平地特起。靈亮上通。嵯峨峻峻。高麗無雙。神耀赫赫。理物舍光。贊天休命。德合无疆。惠此邦域。以綏四方。國富年豐。畜民用立。刻石紀銘。令德不忘。口口口口口口元氏郎口立棘李音史九門張瑋靈壽趙頴縣令南陽口口口口口口韓口口口縱口石口口口口口張口絳口王口余檢隸釋末。附無名氏天下碑錄。有漢封龍山碑。二注稱在獲鹿縣南四十五里山上。延熹七年立。其文雖未載。然獲鹿名縣。自唐至今。其南境與元氏毗連。地既相合。立碑年又相符。款此頌即無名氏碑錄所稱二漢碑之一也。攷漢書地理志。與續漢書郡國志。元氏漢置縣。為常山郡治。後漢為常山國。漢制皇子封王。其郡為國。置傅一人。相一人。皆二千石。相如太守。有長史如郡丞。元氏在後漢為常山相治。故相與長史。得為境內之山陳諸祀。典光。和六年。白石神君碑。在此碑後十九年。其云縣界有六名山。封龍靈山。先得法食。縣界即謂元氏界。靈山請祀。無

碑可攷。封龍之得食法。豈非即指此碑所紀乎。雖二碑謹得其一。額與碑陰碑側。亦未詳有無。然久湮復顯。殘泐無多。漢刻希逢。良可寶貴。亟爲攷跋而藏之。至是碑之得於何地。今置何所。須異日獲遇劉君。始可知之。審也。

【龍朔造像銘】

銘正書六行。文曰。大唐龍朔元年四月八日。鞏縣河濱鄉楊元軌妻王上爲皇帝陛下。并爲亡姪妣及兄弟姊妹等。敬造釋伽无尼佛一區。合家供養。佛時上別鑄大唐像銘四篆字。如碑之有額。額旁裝餘紙。有近人張仁鎬題云。六朝人造像石刻。傳於今者頗多。此有篆額四字。與他刻異。錢竹汀先生云。釋伽无尼。即釋迦牟尼。古讀无字如模。模牟聲相近也。此像銘爲前人金石書所希見。故記之。

【二礎雲磨碑】

李泰和所書雲磨將軍碑有三。一在關中。卽李思訓碑。一在楚中。王氏昶金石萃編引前人跋語。所云其詳莫攷。未足深信。一在北直。卽此李秀碑是。今京師北城文信國祠壁甃二礎殘石。其原委詳於附刻吳京兆涵記文。（康熙三十一年）萃編已載之。余近得拓本。字雖漫漶。其存者尙有神采。斷珪缺璧。彌見珍奇。太學石鼓之外。亦嗜古者所樂道也。攷此碑今重刻於京師者。亦有三。一爲嘉慶十年。翁覃谿摹文丞相祠殘字。一爲道光七年。朱爲弼蔣策重摹陳琨瑜所得未拓全本。以上二石皆在法源寺。而嘉慶初。先有宛平令胡遜。從翁氏借摹董文敏舊藏三百二十八字。本字雖殘。而猶在未作礎以前。重葺縣署古墨齋貯之。一時都下名流。咸爲賦詩以紀。彷彿前明宛平令李蔭故事。更數百年。原石且剝泐不可辨。將惟假重刊數本。緬想遺型。然則吾輩及今。猶得摩挲唐時殘刻。可不謂幸歟。（吳京兆記別刊一石記後。有翁閣學附記二條。一云嘉慶己未初夏。大興翁方綱武進胡遜同觀北海殘字題記。一云七葉云云。是前礎翰賜云云。是後礎記。此俾觀者有考焉。甲子仲夏。翁方綱識。胡遜卽借摹董文敏舊本之宛平令也。）

【龍城柳石刻】

張譜梅秀才伯鳳。粵西歸。貽余龍城柳石刻拓本。其文曰。城柳神（一行城上缺龍字）守驅膺（二行守上缺所字）鬼出七首（三行）福四民制（四行）九醜（五行）元和

十二年（六行）柳宗元（七行）而第一行前題石刻二字上亦有缺字。後有明人得石題記二行，亦稍漫漶。譜梅言其地頗重此碣，謂可以辟不若。故遊客每求拓本。攜之行篋。至此碣原委。今柳州府志有右江道王錦跋云：柳侯劍銘原刻書於白石，韓昌黎廟碑亦云白石齒齒。此明證也。今廟中所刻並非白石筆法軟弱入時。又書字不書名。心竊疑之。乾隆二十八年，有王生進，攜家藏斷碣來云：柳侯柑子園舊址在城西。先人向家於此。雍正五六年間，掘土得此碣，縱五寸，橫一尺四寸，上缺一角，失去龍所二字，似屬柳侯故物，請歸之廟，拭塵熟視。見年下書名。又碣尾有天啓三年，巽重得此於柳井中，小字兩行，其跡半明半滅，稍有疑者，石不白耳。然此碣書法蒼勁，縱非元和間物，亦是宋人臨摹。勝廟中石刻遠矣。重修柳祠落成，即將此殘碣砌祠下，以俟識者辨之云。此即今拓本所從出也。府志又載江霞龍城柳劍銘記云：康熙五十三年，桂林東郊外郭氏治舍旁地，浚井得古劍一枚，約長二尺，脊間篆銘一行，即龍城柳全文在焉。其鑄自何年，銘自何年，俱莫可考，而玩其文義，於銘劍爲合。則子厚所書，即此無疑。此又王錦跋謂此石刻爲柳侯劍銘所由來也。然余頗疑此碣爲僞作。蓋王跋江記皆以子厚龍城錄爲根據。按龍城錄云：羅池北，龍城勝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辨刻畫，云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醜。余得之，不詳其理。特欲隱余於斯歟。許彥周詩話亦載之。謂退之作羅池廟碑云：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蓋用此事。不知龍城錄乃宋王銍僞撰，非子厚原書。此條驅厲鬼等語，即竊取韓碑歌詞爲之。彥周謂韓碑用此，未免爲其所愚。若謂石刻卽爲劍銘，說尤支離。就使龍城錄所紀是實，子厚果欲銘劍，劍難自製，偉詞而必剿襲古石刻文，僅故山左首爲出七首，與劍牽合，決無是理。况旣以古刻銘劍，復爲手書勒石，何所取意。此必後人鑄劍，點竄龍城錄語，爲此銘詞。因卽祖王銍僞書餘智，附會子厚名，爲此石刻，以影射羅池得石之事。或卽出王進江霞輩所造，未可知。不然一石一劍，何前後皆出井中。若合符節耶。世特以子厚書流傳絕少，故此碣頗著於錄金石家，而不察其中之多疑竇也。（姜宸英灌園札記曰：劉禹錫代祭柳員外文云：篋盈草隸，架滿文篇。鍾索繼美，班揚差肩。則子厚亦工書。

法矣惜其字不傳而見於與劉倡和詩多有之

【守海鹽縣主簿王頌妻墓誌銘】

咸豐初。吾郡白馬澗西北。地名王墓山。土人懇地。得石刻一方。字畫不工。而毫無剝泐。余得拓本。題爲唐故潁川陳夫人墓誌銘。并序。文

林郎前守蘇州海鹽縣主簿王頌撰。其文云。夫人潁川郡人也。其源流枝裔。系在家謀。故可得而略焉。曾祖遠皇。左千牛衛長史。祖瑒皇。申州羅山縣尉。考脩皇。宣州旌德縣尉。五代祖以文學中策。累資爲長洲令。其後子孫因家吳郡。夫人旌德君之仲女也。外祖順陽范公。詢始以孝廉入仕。多赴公侯延辟。爲巡察之職。季年。終於丹徒令。其外族親戚。世多卿相。爲侯伯者不可勝紀。夫人少習詩禮。長善筆札。自孩提至笄年。不履堂闕。其於針刀之工。罔不盡妙。子嚮其清規。飽其懿淑。遂因親友傳導。願委禽焉。及拜其室。觀其德。果叶所聞。爾後琴瑟韻合。閨門道光。將期觀子孫之盛。保松筠之壽。何期暫嬰微疾。以至殂逝。抑聞之古人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且夫人事親盡孝。可倅於曾閔。事夫執敬。有類於恭姜。孝敬之道。既備。可謂全其德也。奈何不享其壽。棄予先逝。則天道輔德之言。曷足憑乎。然夫人在家有金玉之豐。爲婦享祿秩之盛。則平生之分。亦無恨矣。所痛者。以予天年未盡。不得與良人偕死。故於九原之東。虛其左室。俟予啓手足之晨。從夫人附於此也。冀泉壤再合。神魂相依。夫人歸予八年。生子二人。長曰嚴。七。幼曰印兒。俱嬰孩。然居喪號慟。皆過毀瘠。女二人。亦幼稚。晨暮哭泣。如成人焉。夫人年廿五。大中十年二月念一日。寢疾。終於海鹽縣之公署。以其年十一月念一日。葬時。蘇州長洲縣餘杭鄉石濱南館墅村之原。禮也。嗚呼。男未辨方。女猶總角。一旦棄去。俾誰字之。嗟乎。日月有時。痛傷無已。銜哀識石。以虞變遷。銘曰。於戲良人。道光母儀。事上以敬。撫下惟慈。溫恭可範。閨門有規。何圖不壽。泉路永辭。楚玉沉素。妍芳墜枝。皇天何罪。避我孤危。慟哭纏帳。生平莫道。流水凝咽。松風助悲。彭殤兮同趨此道。泉壤兮與卿之期。此誌文義淺率。無法銘中良人之稱。以夫施之妻。甚奇。字亦多別體。皆出俗手所爲。惟大中十年。至今將及千載。究爲古刻。故紀之。以待金石家著錄焉。王頌未題里籍。莫詳

何處人古稱守某官者。攝事之謂。項是時蓋攝海鹽主簿。海鹽本漢舊縣。陳時省入鹽官縣。至唐景雲二年復置。屬蘇州。先天開元。復經廢置。五代後唐。初割屬杭州。晉天福四年。改屬秀州。此誌前結銜大中。時尚屬蘇州。正與史合。嘉定瞿木夫中溶。輯吳中金石志二十四卷。頗有訂正闕訛處。昔曾鈔存其目。今不知其真歸於何人。王頊妻誌銘後出。惜未及收入也。(此石舊存覺阿上人庵中。後歸郡城吳氏。)

【尋陽公主墓誌考證】

阮文達公廣陵詩事。記乾隆中村農掘地。得楊行密女尋陽公主墓誌。并錄武虛谷大令憶攷證於後。余檢鮪琦亭集。已有此墓誌。跋稱下嫁鄂州節度使劉存子。

與武君合。所云竹垞注五代史時所未見。(據朱氏彝尊曝書亭集五代史記注序竹垞此書實未成所序乃徐章仲之書。近時楊芸士廣文家有此書鈔本。即竹垞稿本章仲得而續成之者。名五代史注補闕芸士身後書已屬他人。)竹垞既未見。故吳任臣十國春秋。成於康熙中。亦未及見此誌。至乾隆末。周昂校刊十國春秋。後附拾遺一卷。亦未補尋陽公主。則未免疎漏矣。惟誌云公主母太后王氏。武君據歐史。謂但有行密夫人朱氏及渥母史氏。其他不錄。按十國春秋吳列傳中。實有太后王氏。傳言睿帝其所出。則公主爲楊溥同母姊。此可補武君攷證所未及。惜吳氏未注明采自何書。

【閔榮墓誌】

道光初。楓橋內駁船濱。居民懇地得古墓。有誌石一方。寒山汛張千總瑞堂聞而取視。搗數十紙。仍以原石封閉。別勒一石紀其事。同置壙中。余得一紙。按誌爲吳人閔榮墓。葬于大中祥符

五年二月。孤子仁度賈家諫。(按集韻錄音錄。諫也。此應誤作錄字用。)請錢塘浮屠居簡爲誌銘。而仁度自書之。文與字皆拙俗。無可取。惟後稱葬於長洲縣彭華鄉封橋官塘西。據乾隆府志。引周遵道豹隱記談云。楓橋舊作封橋。因張繼詩相承作楓。今天平寺藏經多唐人書。背有封橋常住字。然余憶唐人張祐已有暮烟疎雨過楓橋之句。吳志采祐此詩。列於張繼詩前。而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亦云楓橋之名遠矣。舊或誤爲封橋。今丞相王郇公頃居

吳門親筆張繼一絕於石而楓字遂正（繼詩祇言江楓未及橋字何以見足正橋名朱語不免附會若王丞相書張祐此詩則斯言合矣）嘗綜各文論之大約楓橋稱在最先故張祐已入詩非因繼詩始起（雷甘谿凌曰張繼天寶末進士張祐元和長慶間人繼在祐前此據吳郡志采祐詩列繼前誤）而自唐及宋多傳於文人學士之口斯其名易著封橋則鄉里相沿傳寫別有此稱是以唐時梵筴既取標題而此誌在宋初猶以上石逮宋中葉以後乃雅俗皆書楓字不復知有封橋之名矣

【明道二年貢硯銘】

印氏鷗天閣藏一北宋斂石硯不知何時已破爲二用漆黏合有直縫以今工部尺度之縱徑七寸橫寬四寸厚寸許背鑄銘云天質以文溫包元淳良工仁兮永存厥真分四句兩排各不相屬後記兩行云明道二年歲辦龍尾巖羅紋硯壹樣拾卓迪功郎提舉王宜貢銘詞不工字亦欠端楷放卓即卓字俗以几案爲桌當作卓爲正宗初猶未誤硯以卓計不解何義亦莫詳拾卓爲硯若干蓋宋人本重龍尾硯故歲取以充貢篚高似孫硯箋引新安志南唐元宋時斂守獻硯薦工李少微擢硯官宋初應尚沿其制王宜稱提舉蓋督采硯之役者疑此特備尋常給用及賞賚臣工者耳若宮廷進御之硯石必更佳似不應草草勒銘題記也此硯後歸余今已失去

【劍池生公講臺字皆宋人書】

虎卓劍池字世目爲顏魯公書生公講臺則謂李少溫篆其說相沿已久按范文穆吳郡志虎邱下載蔣堂詩云國朝有筆札巖壁刻稜碗刀稍君謨書龍蛇不疑篆二美賁禪局千古駭人眼自注蔡書劍池必生公臺郡中黃氏所藏依宋刻精校本如此毛刻則誤必爲壁所謂必者丹陽邵必字不疑善篆隸仁宗朝歷官中外希魯與蔡邵二公爲同時人故曰國朝曰二美語甚明白又詩中前數聯云唐賢留風什遺墨羅粉版險語悉冥搜清景不可道注謂李衛公顏魯公而下篇什俱在希魯曾知蘇州必皆曰擊而言之使魯公少溫果會書此豈有置之不道者後來無稽之談所起蓋由吳郡志

人所罕讀。邵不疑書名又不甚著。而虎丘四字。體類平原。遂致承訛襲謬。衆喙一詞。不知君謨書法。本從顏出。萬安橋記石刻可證。再玩蔣詩自注。知君謨但書劍池二字。虎丘二字爲後人補刊。不但筆力迥殊。觀虎字旁刻馬之駿跋語。其作僞支離。自難掩覆。彼未思此二字固贅詞耳。馬跋云虎丘劍池四字爲顏魯公書。舊石刻二方。方二字。龜置劍池傍壁間。歲久剝蝕。虎字世中斷矣。予求章仲玉氏鈎勒鐫之。別石出。舊劍池二字於土中。與新摹虎丘字。並益以石座。庶可傳久。生公講台篆書四字。傳爲蔡忠惠公筆。一云李陽冰筆。講字亦殘毀。如虎丘字例。新之其二。舊斷石俱著之壁間。以備後之考古者。仲玉吳中手。爲王弇州先生所賞識。摹此石。不一月。卽化去。蓋絕筆也。萬曆甲寅二月。戶部郎新野馬之駿識。○雷甘谿浚曰。此二字真贋易明也。唐人諱虎字。豈魯公獨不諱乎。使果出魯公手。虎當作武。馬跋又指生公講台爲君謨篆。明季文肇社虎邱志亦同。此卽因見毛刻郡志蔣詩誤注而云然。余昔嘗聞顧澗翁論此。後拓得劍池二字。爰申其說。題於紙尾。與當世嗜古刻者論之。

【虎邱賀方回題名】

虎邱舊多宋人題名。歷久漸就湮沒。錢思元吳門補乘所紀注存者。今覓之已不盡可得。疑其或從舊本采入。未必皆目覩手拓也。惟白蓮池西臨水石壁。近人搜得賀方回題名。爲從前志乘所未收。金石家皆未著錄。其文左行前一行。別列賀方回三字。後五行云。賀鑄玉防弟枋。蘇京姪餘慶大觀戊子三月辛酉凡二十二字。正書大如盤淺刻。苔侵。故數百年竟無人見。按宋史載方回本隸右選元祐中。執政奏改通直郎。通判泗州。又倅太平州。以尙氣使酒。不得美官。悒悒不得志。退居吳下。吳郡志稱其徙居醋坊橋。據盧熊府志方回企鴻軒在昇平橋。有小築在盤門外橫塘。常扁舟往來。作青玉案詞。爲黃太史所賞。石壁題名。自是寓吳時事。嘉定程君序伯庭鸞謂方回素豪邁。尙氣使酒。則有之。豈以不得美官。遽悒悒失志者。此史家誣語。不足信。其居吳。或是有託而逃耶。己亥三月。爲余題拓本句云。搜奇不讓古人癡。選勝豈惟每自隨。細雨閒齋題翠墨。風光漸近熟梅時。童蔡紛紜紊政權。逃名豈羨一官遷。只宜痛飲酬烟月。重話清游七百年。此詩可與

知人論世矣。(文肇社虎邱志政和四年題名王防字元規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亦有王防之名云是安石從子以安石子雱字元澤例之與此題名名從方字者或是一人蘇丞相頌之子名京字世美見近人王文誥蘇詩編年總案注中所引宋人書不知即此題名之人否惟政和四年王防題名今虎邱不見)

丁未七月沈君匏廬招同楊芸士文孫韓履卿崇汪月生獻玆登千人石游覽題石勒名於生公台下並借攝匠往拓賀方回題名忽見大觀戊子兩行有杭人某鑄白蓮池三大隸字掩其上舊刻字遂不可復辨庸妄人所爲殊堪恨恨且白蓮池字壁上舊已刻添此蛇足甚屬無謂某固世家子其父向有文望不知何以鹵莽不學如此幸余有己亥所拓未損本乃出以徵同人題詠茲錄數章以後聊以存墨林一段公案俾後之修志乘蒐石刻者有所攷證焉韓履卿云梅子黃時雨閒將古墨看石林搜秘跡蓮沼起清瀾忽被愚公淺難同趙壁完鴻軒留舊影一紙重琅玕釋堯阿祖觀云方回題壁字湮漫劍池邊響揚磨蒼蘇盲書補白蓮文參無何句物以不全全一紙須珍重風流七百年吳肖陶鳴岐云閒愁幾許爲題詩初搗依然好護持詞客尙傳青玉案游人但識白蓮池援啼鶴唳貂誰續石冷苦荒壁已腐半壁竟遭庸手壞江南腸斷此何時吳濤如嘉淦云慶湖遺老擅詞名蠟屐尋幽意興清一片生公台畔石留將姓氏傲公卿熟梅時節雨聲催好向橫塘載艇來不遇知音王介甫人間誰識賀方回(原注方回少爲武弁以定林寺一詩見寄於王介甫遂知名當世)空山寂寞鳥啼春七百年來跡已陳難得石林老居士既推到處愛披榛誰將迷霧掩明霞初本蘭亭體未差鑒別倘逢天水客定教石墨續鐫華趙次侯宗建云唱徧江南句斷腸詞人老去住橫塘冶春想趁好風日芳草一川梅未黃誰見荒地開白蓮可憐半壁鎖寒烟淮西碑尙遭磨滅好事由來難十全初搗黃庭未足誇即今一紙抵瑤華敢言完璧應歸我年月依然屬趙家一傳千秋出石林勝他山谷贈詩心三生文字緣何巧又見雲孫愛護深(原注石林居士建康集有賀鑄傳宋史多采其事調生文爲石林裔故云)戈順卿載填水調歌頭一闕云一片虎邱石七百有餘年東山詩酒豪興題壁姓名鑄當日橫塘

小築野艇渡波來往。攜客共流連。左轉六行字。剝蝕辭苔斑。風雅士。搜勝跡。揚長箋。詞仙兼擅書聖。喜補墨林緣。何事盲兒僮父。磨滅前賢款識。狗尾續池邊。紙本須珍重。毫髮尚完全。(原注用昌黎石鼓詩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差訛句意)潘順之遊廊亦譜是調。卽次順卿韻云。一曲鑑湖水。高節已千年。詩孫投老吳。巖壑把名鐫。試訪生公台畔。想像優曇花朵。風定碧漪連。好事石林裔。詞采照爛斑。修禊過。攜俊侶。拓吟箋。光陰梅子熟也。記取看山綠。姓氏幾行無恙。還更磨塗年號。苔綉佛幢邊。初本蘭亭在。難得是文全。諸君詩詞無不扼腕於古刻不完。雖晉之申申。亦不足消妄人罪過也。

【孔耳石題名】

石高四尺許。色黑。水紋甚細。正側有大小兩穴。形如人耳。故得此名。背近顛左行。刻十八字。錄。後歸武林汪氏。道光中攜至吳門。余見拓得數紙。無言者。長輿劉齋之字。無言書書。嘗爲山谷所稱許。而於石林公爲前輩。是刻用筆圓勁。而名居後。當出其手。癸卯爲宣和五年。卽公卜居卜山石林谷之歲。此石蓋本卜山崖壁間物。卜居之際。偕無言巡遊題記石上。故有同來之語。後人見爲二公遺跡。乃斲取藏之耳。余題拓本後二律云。吾祖昔歸隱。卜居蒼弁岑。間蹤留片石。古刻重兼金。異代蒐藏癖。名家著錄心。誦芬餘翠墨。緬想舊巖林。事繼向禽跡。人攜支許儔。滯毫讓前輩。題壁紀新遊。避暑應忘話。(避暑錄訪多記山居事。獨未及此遊)歸雲更待搜。(周密癸辛雜識記玲瓏山歸雲洞無言石林題名亦在癸卯歲)乖龍誰割耳。猶幸免封侯。(良獄奇峯封盤固侯者洞庭西山物。後爲金人擡去)按陶宗儀游志續編。采石林公玉欄雜書。(此書今佚)記玲瓏山之游。癸卯三月十六日。余在山間。葛魯卿率林彥振劉無言莫彥平來相遇。俾無言書名石上。云此卽癸辛雜識所記。觀此益知孔耳石爲無言所書無疑矣。

【趙用壙誌書女再嫁】

嘉慶乙亥。濟甯人修古塚。得南宋定城令趙君壙誌。按誌趙君名用。爲孤子。劇等

所述。文頗質實有法。近人凌壽祺滸墅關志。已備載其辭。及修墓頌末矣。誌稱長女適迪功郎楊澤。再適進士姚子寅。此與葉水心翁誠之墓誌。書女嫁文林郎嚴州分水縣令馮遇。再嫁進士何某。其例正同。攷此例已起於唐人。鄔國長公主碑。張說撰文。書公主下嫁薛倣。又嫁鄭孝義。皇甫湜撰韓昌黎墓誌。亦言其女先嫁李漢。改嫁樊宗懿。宋人作誌。實祖其例。蓋宋人不諱改嫁。如宋史體志。載治平熙寧中。許聽宗女宗婦再嫁云云。當時嘗屢布之。詔令。是以名德重望若范文正公家。亦有是事。至義田廢族。女再嫁者。且給錢三十千。而古人尙質。作文務舉其實。此碑版所以直書無隱歟。余以爲婦人改嫁。究非美行。誌文莫若以女幾人。皆嫁爲士人妻。一語概之。亦未遽爲失實。况昌黎有此例。潘蒼巖曾舉之。自可擇善而從。卽文正義田規制。誠非後學所敢妄議。顧如再嫁給錢一條。揆之風勵名節之意。似亦過從寬厚。可已而不可已者也。關志附載定城令君之配方夫人墓誌銘。志據前明陳大成關志所載刻之。撰文者方汝勉。在劇後二十八年。則於其長女。但書適迪功郎江州司戶楊澤。而不及再適之姚子寅。此又似用唐涼國公主碑例。而小變之。蘇頌撰此碑。但書涼國後嫁之溫曦。而不及初嫁之薛伯陽。然書楊而諱姚。與諱薛而書溫。於敘事均未免至漏。何如概隱其前後所適爲愈乎。汪謝城曰。楨曰。鄙意古論文義法。再嫁何妨。直書諱之者。乃應酬之見耳。○潘摩生鍾瑞曰。爲其父母作志。就遺嫁時言。故書其初嫁之人。爲本人作志。就歿時言。故書其再嫁之人。義例允當。確不可易。益信古人文字精嚴處。

【開趙埋銘】

舊府志。冢墓門。長洲縣管山。有宋浙西總管團練使開趙墓。注引續會要云。淳熙三年。開趙奏歸正人在東南無產業。其間貧者。身故無地埋葬。已買到平江府閭門外地三百畝。作義墳。許忠義死事人任便運葬。詔從之。及趙卒。遂葬於此。據凌壽祺滸墅關志。謂卽今開家山。斷碑在山前東嶽殿壁間。見拓本。始知碑係埋銘。不審何年出土。關志於宋鎮東將僉判王斗文墓志。定城令趙用壙志。皆載全文。獨此埋銘不載。金石家如錢宮詹。王司寇。諸書皆未箸錄。惟見程心齋金石續編。其書不甚著。故特存之。以諗好古者。首行題宋

故武功大夫漢州團練使浙西路總管開公理銘。文曰：公諱趙，字興宋，世爲沂州臨沂縣人。公名本姓也。因夷狄亂華，用姓爲名。誓（闕）克復（闕五字），姓以開爲姓者，欲開大我國家之疆土云耳。曾祖喜，祖忠，皆隱德（闕二字）父璽，以公（闕五字）武義大夫，其封贈皆從本姓，則公改姓之意又著矣。曾祖妣李氏，祖妣張氏，母（闕七字）自紹興二十八年結豪傑起義兵，衆推公爲首，不旬日樂從（闕）萬餘人，取奪州（闕七字）有衆數萬，收復密州日照縣等處。是月聚集忠義三十餘萬，攻淄齊等州，遂申奏（闕六字）武郎閣門祇候差充忠義軍馬都統制，隸京東河北路招撫使李寶軍同於海道（闕六字）召差兼權山東河北路招撫使。十一月，差充山東河北路忠義兵馬都統制，虜遣（闕六字）之以徇將所降大漢軍三千餘人，及將帶本部統制將佐等二萬餘人歸正本朝。三十二年春，授修武郎閣門祇候，充忠義遊擊軍都統制，秋轉武翼郎，充忠義（闕五字）隆興元年二月，轉武功郎，改差充沂州忠義軍馬都統制，告爲先海州策應，解圍及浙（闕三字）之功也。當年壽皇登極，覃恩轉武義大夫，差充鎮江府駐劄御前右軍統制二年（闕二字）召對稱旨，賜金帶，差充殿司右軍統領，十一月，改差充江陰軍駐劄御前水軍統（闕三字）結局依前殿司供職，乾道二年，轉武略大夫，英州刺史，告爲膠西密州之功也。三年（闕三字）將歸，正人解沂作過例，降受武義大夫，依前英州刺史，添差兩浙西路兵馬都監，臨安府（闕三字）年，被復武略大夫，充浙西兵馬鈐轄，臨安府駐劄，七年，依前兵馬鈐轄，平江府駐劄，未赴（闕三字）平江府兵馬總管，轉武顯大夫，淳熙改元，添差浙西馬步軍副總管，五年，轉武功大夫，自（闕三字）十一年，凡再任者七十二年，因父武義疾危，剖肝以救，適事聞於朝，上謂公昔忠（闕二字）今孝其親，可特授漢州團練使，十二月，丁武功憂（父應以登極覃恩封武義大夫，如公陪前，言父武義疾危後，又言從祖武義姓，此言丁武功憂，功字是義之諱）服除，又再任，公以紹熙改元三月初一日（闕二字）終於平江私第之正寢，享年五十有七，是年六月十四日，葬於長洲縣彭華鄉管山之原東（闕二字）義墳，無步二十妻，令人林氏，令人先陷虜，未歸，得旨許娶，乃娶

解氏先公十年卒。公有子。(闕二字)瑞曰天錫。保義郎。從祖武義姓。以爲繼。曰佐。保義郎。試中材武未注授。曰偉。保義郎。見任。(闕二字)侍衛步軍司左軍馬軍准備將。曰佐。曰仲。習舉業。曰儀。曰仇。二女皆幼。孫男四人。孫女一。尾行署孤子天瑞等銜哀泣血謹識。稱埋銘而實有序無銘。別爲一例。(印印川康祚曰唐人爲其親及兄弟姊妹墓石之文志而不銘蓋至哀不文之意。此碑實祖其例。又漢碑中間喜長韓仁銘亦稱銘而無銘辭。)至開趙本末。宋史無傳。亦未附見李寶傳中。惟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一百九十三)載紹興三十一年金人敗盟南侵。十月浙西副總管李寶以舟師至東海縣。解魏勝海州之圍。時山東豪傑開趙明椿劉昇李機李仔鄭雲等各以旗衆聚。趙與耿京所部軍馬將王世隆合兵攻城陽軍。城陽軍者密州之莒縣。陷後改焉。趙等聞寶來遣使詣軍前納款。寶以爲修武郎。會金人自汴遣騎解城陽軍圍。趙等散去。世隆屯日照縣境。寶舟至膠西。遣使迎之。世隆以其衆降。後數日開趙亦至。寶以世隆趙並爲山後都統制。以待官軍進攻。且爲聲援。十一月寶旣捷於膠西。會聞金主亮已渡淮。乃還軍駐東海縣。旣而山後統制官王世隆開趙皆來會。寶命趙率其衆傍海以行。而與世隆同舟赴行在。其事跡年月大略與銘文合。則銘亦可謂無溢美矣。(乾隆中畢秋帆尙書撰續資治通鑑卽據心傳所紀編入)觀趙生平不愧爲忠義奇傑之士。且蹤跡在吾吳最久。(今城中有開家巷疑卽其私第所在)乃迄今不過六百餘年而已。姓名罕道。封樹無存。青山一角。誰修卞壺孤墳。翠墨數行。曠讀羊公殘碣。蒼涼憑弔。又不獨爲趙一人慨焉已也。(李心傳又有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載開山趙者沂州土豪初姓趙名開山紹興末金亮苛虐人心不附開山因聚衆山澤間爲盜及李寶入膠西開山引兵會之改姓開山名趙旣而隨寶歸朝趙之初名開山及改姓開山一節繫年要錄與埋銘皆未詳或因未久卽去其山耳於附記以此以存軼事)

【元祐黨籍碑融縣重刻本】

竹垞曝書亭集有桂林府石刻元祐黨籍跋謂徽宗始立石端禮門止九十八人旣而蔡京復大書頽郡縣以上書人及已所不喜者添入凡三百

九人。又謂京所書刊石滿天下。惟桂林勒於崖壁。至今獨存。第是碑雖見竹垞跋語。而拓本流傳甚少。世所見者。惟有融縣重勒本。昔劉峯觀察丈怒自粵西歸。曾以一本見貽。按碑爲寧宗嘉定改元四年。權知融州事。吳與沈暉所重勒。暉卽餘官第六十三人。沈千之曾孫。見附刻跋語中。蓋自桂林之碑。世旣不可多覩。諸君子姓氏。猶賴此蠻微片石。赫然常在。人耳目間。得之洵可寶矣。且竹垞言桂林碑爲瀑泉所泐。後缺王珪章惇名。今是刻則絕無漫漶。章惇名缺未筆。爲避光宗廟諱。亦分明可辨。殆不失爲完善之本也。全氏祖望鮎埼亭集。亦有元祐黨籍碑跋。稱爲故相梁公濬曾孫律重勒。吉州饒祖堯跋之中。注已故者六十餘人。爲融碑所無。內臣之後。另書王珪。而繼之曰爲臣不忠。曾任宰臣章惇。亦與融碑不同。此又一重勒本。惜未知碑在何地。謝山謂王丞相雖具臣。固不應與惇同列。當以梁碑爲是。余意不謂然。蓋黨籍之刊。誣讎忠良。後人原不須紛紛重勒。所以重勒者。後人欲自表爲忠良之裔耳。至諸君子之生平。與其中溷列之儉人。自有千秋定論。固無庸假此碑以別白也。梁之別列王珪。實本於張綱看詳。謂珪合不在籍之說。然張爲看詳則可。梁爲勒碑則不可。張看詳而請許子孫陳乞者。除珪外共一百三人。梁勒碑而止爲珪一人。翻案何以解於其餘諸名德乎。不若融碑之悉仍其舊。猶爲不失真面目矣。雷甘谿浚曰。元祐黨籍碑。今世所傳有二本。一融縣本。真書題頭一分書。題頭後有吉州饒祖堯跋。與謝山所稱合。下有鐫於龍隱巖刊者王俊九字。上缺一角。王珪名已無之。章惇二字尙可辨。惇字不缺。筆與竹垞跋語中爲瀑泉所泐之語合。然則謝山所跋之本。卽竹垞所跋之本。在桂林龍隱巖無疑。至爲臣不忠爲字上。另有一王字。曾任宰臣。臣字下另有章惇二字。惇字缺筆三字。雖極分明。而甚率易。步位行款亦不合。此明係後人因王珪章惇四字已漫漶。故補劑之。非梁本本如是也。謝山偶未審耳。○潘麟生鍾瑞曰。余見梁律重勒龍隱巖本。另書王珪章惇四字。卽在爲臣不忠一行之上下。與全碑式例不合。確是後人添刻甘谿之言誠信。

【二河縣遼碑】

求碑版於遼金二國。金多於遼。奚番數倍。閱王氏金石萃編。孫氏寰宇訪碑錄等書。自見。蓋

耶律氏立國。人才文翰。本遜完顏。而又書禁蒸嚴。凡國人箝述。不許流傳鄰境。因此而石墨之製。亦復寥寥。此固事使然也。道光庚戌。順天三河縣修廟學崇聖祠。從明倫堂下牆脚。搜得乾隆七年一碑。當事者移立大成殿東廊。築石爲台置之。考乾隆二十五年三河知縣陳景所修縣志。稱明倫堂爲康熙三十八年知縣陳廷柏重建。內供遼時臥碑一面。是乾隆中。此碑尚在明倫堂上。特因石形方正。誤作臥碑。而縣志碑記類。首列元泰定加封孔子碑。竟不及此碑一字。可謂疏矣。余攷此碑爲自來金石家所未收。辭雖不工。特全錄之。正書凡三十七行。行四十字。後八行下闕數十字。首行題大遼國析津府薊州三河縣重修文宣王廟記。次行署布衣王鑿撰。三行以下。記文曰。粵若北方開統。尊居天地之中。燕壤割都。雄據尾風之分。燕京經界。轄制六州。總管內外二十四縣。縣貫三河者。古之名邑也。左附流渠。背連黍谷。作大都之襟帶。爲上郡之脣藩。戶版頗多。賦調益大。歷經操割。隨冉有殊。自遷徙以來。逮五十載。事所未便者多矣。亦効與廢補弊。完繕未盡。力不及者。孰後繼焉。洎乾隆七月。宰君劉公當領是邑。公諱瑤。下車之後。便盡創規革。故幹事之謀。可謂珮服忠義。砥礪廉平。和而不流。寬而能斷。動發百爲。道存利物。數其政迹。實序如後。有漁陽定躬治歲。春修橋路數十處。計冉千功。三縣輪配。每至役人懼。專領者妄倖。陵逼。故不自執。願贖庸給價。日鑿三鍍。積久傷財害民。公痛心疾首。恤生聚于尙武。告限親率丁夫。無避暴露。令伐木鑿石。山谷橋道。刻期修畢。元計千功。以百代之損。少益多。澤民之心。孰與於此。往者或不拒事。繁致勾遣。接手者衆。專使交雜。蠶耗鄉耜。匪良民如婢使。取私貨若己產。深爲不道。今止轉帖執狀者。多判自勾。擯斥制外。彈糾司局。以斷蠶毒之尾。猶拔虎噬之牙。合境安靜。秋毫不犯。又南開通達有橋若干。閒至夏。河路暴漲。西泛東泝。怨濤斷岸。多致摧壞。板木散失。及秋修完。動有率民。乃計議誘化。及出贖贖之資。易石數十載。漫覆蓋壓。以得堅固。後免科配煩撓。凡差發立排門。麻盪。見在隨戶物力。遂定三等。配率均平。有如權稱。貧乏小戶。必得饒裕。所與事冉。亦非動衆妨農。公暇冥閑。尋以虛懷待士。領袖生徒。紀綱文會。因集宣聖廟。見軒墀促窄。展座不正。法象之服。少依古制。歷歲換代。棟朽椽

崩。久致凋弊。多是習常。鮮有改作。公嗟嘆不足。遂動葺治之願。謂曰我先君孔子。生于周末。有大聖之才。訓導三千徒。遊聘七十國。皇皇行道。汲汲救時。大經大本。博照今昔。實百代帝王之師門。仕進門。緝人倫紀。萬化之原。由此塗出。天下被罔極之恩。率皆仰敬。苟不興起鼎忠於國。固商略於諸吾道。聚謀茲事。移位修建。經度所冉費。計錢三十萬。艱其給出。公先輸已俸。後疏有道心者。及諸科前名等。扣得消使之數。遂卜日命工度木構材。繫時必葺。口口親臨防。未盡妙。及示宣聖的容三禮圖爲準。塑繪丹楹。龍袞玄帔。繡繡珠旒。交映金碧。已至粹容圓備。垂拱嚮明。位以當宁。左右具待立。前列十哲。簪絨精飾。壁圖七十二賢。正殿前廈三間。若干隔。子門四扇。東廊房兩間。戶牖六事。門屋一坐。束階坳全。梁有牌。牌有頌。明公親筆供具。台床四條。祭器等備。用龍棟宇瑰麗。藻井彫鏤。勢若飛動。成其大壯。難擬其功。前坤兌隅。特建土地堂。賢聖一門。九事門屋一坐。院西廣至城闕。兩廟牆共七十堵。行蓋畢。几支壞補。缺壘墜覆漏。繕聖之飾盡善。可以固士民祈福之所。莫不闡揚儒教。鋪助國風。新衆目之觀瞻。增一邑之壯麗。功待人與。人與時會。能事畢矣。鑿新據舊。遠追泗水之碑。以往知來。又勒三河之記。云爾。公識通今古。學際天人。言出而理幽。事行而利大。力於公不勞於私。心於民無計於己。瑯瑯國器。磊磊天才。既殊撫字之能。便見經綸之略。佇期亨會。累席寵榮。當權造物之柄。別底庸績。切以鑿藝。愧寡聞詞。虧絕妙。頃辱佐尉劉公澈。暨闕八字。請再錄縣侯治効。安敢牢讓。直筆其文。以貽於後者也。乾統七年十一月八日。闕九字。吾道等孔君儒督欽。吳李資忠。李永貞。皆欽憲。王樞。王德恭。王鑿。靳仲通。薛仲微。劉琪。曹拱。闕十字。張會極。張浩。孟福。孔育。冉頤。真。胥貽孫。韓忠彥。王秉彝。高映。王天孫。王衍孫。寶嗣宗。王闕十字。郭益謙。郭振。王敏。劉淵。田坤。常幹。胡旦。童子及第。葉青哥。前名職官等將作少監杜乾祐。闕不計。校書郎王樟。祕書郎王巽。前石門鎮監趙幹才。太子正字王實。太子正字張弼。六班奉職石湖。闕不計。析津府參軍再璋。商都監史士諤。商酒院使劉參。本典四人。張公藝。何拔。劉湘。崔公彥。闕不計。太子中舍劉璋。登仕郎試太子校書郎祕書省知薊州三河縣。闕不計。朝請大夫守將作少監

(闕三字)三河縣事彭城郡開國男食邑三百。(闕不計)按乾統者天祚紀元七年丁亥。爲宋大觀元年。是時耶律氏國勢已衰。而縣令猶知勤政愛民與修學廟。差爲可稱。碑文之拖沓蕪雜。固當略而不論矣。字端勁。有唐人意。惟勸冉開橋宴贈壇等字。好用異文。沿北朝碑板餘習。(恕濤應是怒字訛非異文)汪謝城曰。楨曰。碑中別體字。尚有矜權擢擢蒼隼銜蘭等字。而禱从示爲字。書所無。其明字作明。缺二筆。當是避諱俟攷。而童子及第。商酒都監等名目。可備讀遼史者參攷。遼碑世既無多。此尤後出。嗜古者當亦樂觀也。

【張伯顏壙志】

韓君履卿得元平江路總管張公壙志并篆蓋。拓以見貽。復錄示所題跋語曰。張伯顏壙志。

居長洲之相城。原名世昌。字正卿。元成宗賜名伯顏。由將作監判官。洊升漳州路總管。至元二年。年六十有五。告老於朝。以正議大夫平江路總管致仕。三年六月。終於里第。葬謝澤原河侯之兆。父名顯官。江淮財賦副總管。追封清河郡侯。盧公武府志。列於郡守題名表。其實虛銜。乃致仕所加。父子葬地。府志亦闕載。此石不知何時出土。被謝澤土人築爲水步。顧文學諱向。余述之。乃以石易歸。將置之郡庠。以垂永久。伯顏曾刊文選。李善注六十卷。爲世寶貴。其文雅異乎俗吏。宜乎五百年後。片碣發露。不使姓氏歸於冥漠耳。填諱之王都中。字邦翰。福寧州人。以恩蔭爲平江路總管。治中。累拜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卒諡清獻。有本齋詩集三卷。余按蓋石篆書兩行。平江路總管致仕張公壙志十一字。字長三寸。平仕二字。已全泐。江路張三字。亦僅存其半。錢氏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亦載此志。大略志中。泰定三年。養新錄板本。誤作五年。此或沿僑吳集。舊誤由錢氏。當時未見此碑。無從校正也。後來續修府志。自當據此拓本。列其父子葬地入冢墓門。

【米海嶽像贊石刻董香光重摹本】

董文敏重摹米老像。及小米贊云。嚴君海岳。戲自寫像。無住隔移。妙出心匠。形容浩然之氣。爲一時之所敬仰。經綸之學。衆嘆

曾未得施。青史之名。超出今古之上。紹聖丙寅中秋前三日。子友仁贊。文敏跋云。趙當世幸丹徒。得米虎兒刻石。石泐字漫。屬予重書。萬歷甲寅上巳後三日。董其昌識。按紹聖無丙寅。或疑是紹聖三年丙子之譌。亦非。此蓋是紹興十六年之丙寅耳。考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紹興十五年乙丑十一月。米友仁充敷文閣待制。提舉祐神觀。奉朝請。十九年己巳四月。擢直學士。二十一年辛未春正月二十八日卒。據此。則紹興丙寅。小米正當充敷文閣待制時。其時海岳歿已四十年。錢大昕疑年錄據蔡天啓所撰墓志。卒大觀元年丁亥年五十七。贊故有學未得施。及青史之名等語。若紹聖丙子。海岳時僅四十六歲。安得遽云此乎。聖字爲小米原誤。爲文敏後誤。今不可攷。石應在鎮江。近年恐不免遭兵燹矣。

【明潞王畫蘭石刻】

虎邱塔下有畫蘭石。碣銜壁間。高三尺餘。闊不及尺。花葉紛披。摹鑄工妙。爲明季潞王遺墨。款題庚辰秋。寫於萬卷書齋。後署敬一兩字。起首長印曰大明崇禎十三年。後方印二。一曰蘭花道人。一曰潞王敬一。主人中和父寶。按王名常潞。父簡王。穆宗第四子。就藩衛輝。王襲封後。值崇禎中兵事起。能急國難。帝甚嘉之。甲申之變。避兵南下。史閣部議立不果。流寓杭州。降於大軍。杭人得免兵革甚感之。稱爲潞佛子。性耽風雅。善鼓琴。製琴數百張。傳世名潞琴。王士禛池北偶談作三千張。恐是三百之訛。故今以數百渾言之。兼工畫蘭。是幅作於庚辰秋。時猶未去國也。余以拓本乞覺阿開土祖觀題長歌曰。幽蘭一叢花兩箭。清露盈盈香可燕。摩挲石墨潞王遺。響搗何人來古殿。神廟之姪。穆孫紹封茅土。輩行尊。平生事佛耽禪悅。翰墨絲桐結習存。猶蘭一仙知音少。復爲美人寫香草。尺土雖邀雨露恩。孤芳爭奈荆榛繞。真珉摹刻重琳瑯。七級浮圖虎阜藏。得近祇林依淨土。願除愛草事空王。中原盜賊紛多故。百里藩封豺虎踞。國香零落遠流離。欲把杭州作南渡。地覆天翻痛甲申。南都議立事紛紜。劬奸未滅馬瑤草。扶弱深憐史道鄰。原注史閣部欲立潞王爲馬士英所阻不果。天兵飛渡長江水。半壁湖山安足恃。降旛早豎圍城急。贏得杭民稱佛子。北去蒼黃行路難。託根

無地怨摧殘。誰知玉葉金枝貴。竟作飄蓬斷梗看。青桐碎後湘絃裂。蕙折蘭殘空太息。王孫芳草綠天涯。血染鵲魂歸不得。瑤華片石藝林傳。款識庚辰尚紀年。當日寫蘭何喜氣。近畿擾亂多烽烟。滄桑已換紅牛劫。龍種五王從此絕。哀怨難招屈子魂。潞河流水聲嗚咽。梨果蘭因問世尊。生公石畔墨留痕。紅閨畫竹飛英塔。(原注湖州飛英塔有管夫人墨竹)夫婿天潢何足論。余亦有二律云。玉殿清閒藝事工。愛將翰墨伴絲桐。自撫朱邸幽花格。許傍繡林忍草叢。弱植難扶南渡後。孤芳甘落北風中。湘蘭從古多哀怨。感到滄桑更不同。天涯芳草泣王孫。何處春風可託根。集蓼早憂國家難。分茅空負祖宗恩。心皈古佛香留影。淚洒遺民墨染痕。片石長期依淨土。免鋤匪種在當門。杭州西湖虎跑寺。亦有潞蘭石刻。貝子木青喬嘗拓以寄余。花雨叢詩二十字。同爲庚辰年作。子木有詩詠之。又王漁洋記金陵宏濟寺石壁。刻潞王畫蘭甚。今不知尙存否。余謂王避兵南來時。必無暇鑄留墨本。當是在藩之日。畫幃流傳。人爲摹刊名勝地。故金陵蘇杭皆有之。此亦恆河浩劫中一段墨禪公案也。

【別本深慰帖】

林藻深慰帖。楓江袁氏五硯樓舊藏此石。不知何人手鑄。與前明文氏刻本毫髮無異。印入官。不知所在。今搨本不可復得矣。川少時曾見之。石質類碧玉。袁氏家落後。歸於揚州江氏康山草堂。江後負讎課籍沒。石遂

【明淮府刻趙字前赤壁賦】

松雪大字前赤壁賦帖一册。風骨極似李泰和摹鑄得神。紙墨亦舊。跋中有命儒臣鉅鈞摹上石語。款署成化丁酉七月。西江頤仙。其旁有淮府二字。一印。蓋前明淮王藩府所刻也。攷明史諸王列傳。淮靖王瞻埈。仁宗第七子。宣德四年。就藩韶州。後徙饒州。正統十一年薨。子康王祁銓嗣。宏治十五年薨。此帖款署丁酉。爲成化十三年。是康王奉藩時所刻。(康王嘗輯刻文翰類選大成一百六十三卷。自周秦迄元明人詩文畢備。長史李伯璵馮原同編。前有自序。稱西江頤仙書多疏舛。四庫館未收。惟法式善陶廬雜錄載之。)按明代藩邸刻帖。知名者周憲王之東書堂帖。晉靖王之寶賢堂帖。俱見孫承

澤開者軒帖攷。(明史諸王世表及列傳普藩歷代無諡靖者惟嘉靖時有端王知烺或由端字形誤耳)後則肅府重撫閣帖至今人尙重之。淮府此帖未見紀載。不知所刻更有他種否。筆之亦足備石墨雅談也。

【况太守辟疆館記僞刻辨正】

嘉慶丁卯戊辰間。吾郡盛傳此記石刻。好古者以况公翰墨流傳甚少。頗愛重之。石在府署東西米巷中。如意庵僧家。一時競相摹搨。不啻唐

宋舊碑。庚午正月。郡守坦園五公泰得之。屬郡人王國博芭孫黃部曹丕烈博攷。審爲贋迹。乃譏而還之。故處謂俾勿更誤來賢。余觀王黃二公之辨正。誠有裨於來者。國博之文。淵雅堂集中未刻。所攷尙微有舛誤。茲錄部曹二辨庶後有見是石者。可悉原委而不爲所迷。僞刻原記。亦附存注中。以備參攷焉。(僞記云。普顧氏辟疆園者。卽郡治東隅和豐坊五顯王廟地。其故址也。至元吳地記以五顯廟爲辟疆。故地據景定姑胥志和豐坊有顧况宅。唐大歷中。拓府治。規其半爲廢云云。予於正統三年以五顯王靈異三禱。早潦皆應。請於朝。爲重興。檀栢落成。後登井得斷石。爲辟疆。東晉字子友。憲叔真攷之。則正顧况詩。所謂辟疆東晉日竹樹有名園。年代更多。主池塘復裔孫爲辟疆。顧氏園無疑也。是歲冬。予丁先太夫人之憂。輔臣命禮部將以予情視親事。予哀號衰經。以郡事委郡丞邵謙。而以五顯廟之南偏爲居廬。終制焉。六年。予再視府事。其時官田賦額。驛政網運。皆粗有成。則每日晏暇。休愛此館青蔥。藜藿竹木。明瑟爲籥。書蕭閒地。或賓客論政事。亦時爲小詩。參吾幕者爲憲君仁。譚君有章。皆通才也。予初以呂蹇兩尙書薦備官。禮部出守雄劇。治此既久。耽而樂之。於是譚君爲製辟疆館守。顏子臥室。百年之後。子幸不獲罪。吳民沒我馬齒。則咫尺山池。亦安知非石相栖神之泊宅歟。時正統六年冬十一月廿一日。知直隸蘇州府事前禮部儀制司郎中靖安况鍾伯律氏書)

辨云。有以新出况鍾辟疆館記石刻示余者。議之而不能無疑也。吾郡志書最古。有蘇州圖經。其軼久矣。傳者有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范成大吳峯志。盧熊蘇州府志。王葵姑蘇志。外此雜錄。如陸廣徵吳地記。龔明之中吳

紀聞陸友仁吳中舊事之類莫不具存。而是碑所引至元吳地記景定姑胥志二書世不概見。如果二書在正統猶存不應遺軼。即或昔存今軼。在當日盧王諸公不容無覩。其修志不能不引。而今顧闕如且諸家書目不載其名。可疑者一也。志分門有官字壇廟第宅園林諸目。今按碑文核其罅漏。府署向在王廢基。有唐宋題記可據。其去今碑所在之地甚遠。自至正後始遷今所。今所乃古之茶鹽司。由茶鹽司而爲營田都水司。由營田都水司而爲蘇州府治。歷然無可疑者。而茲碑獨據景定姑胥志言和豐坊有顧况宅。唐大歷中拓府治。規其半爲廡云云。是誤以今署爲古治。可疑者二也。碑又據至元吳地記以五顯廟爲辟疆故地。辟疆園在宋諸家如朱長文范成大龔明之皆以爲莫攷。何至元時獨能指其地。且五顯廟明以前無稽。碑稱况公請於朝云。既有朝命不應不列入祀典。且况公之新泰伯伍范諸祠志書悉載。何獨遺五顯王廟。可疑者三也。辟疆園唐顧况嘗假以居。續圖經可攷。而以爲在和豐坊。和豐乃宋坊。唐無此名。顧况卽寓辟疆園。不聞辟疆園卽在和豐坊。第宅園林兩相牽合。可疑者四也。至元景定兩志今旣無徵。而甃井得石之說又不見於同時諸公。其所稱辟疆東晉字了無旁證。蹇叔真且誤以辟疆東晉日四句爲顧况詩。寧不思池塘復裔孫爲他人語氣耶。蓋郡守贈詩載諸續圖經甚明白也。至敍况公丁憂復任事年代事實大有歧異。楊循吉吳邑志云。知府况鍾宣德五年五月命擇江南守臣。禮部尙書胡濙舉以應詔。除蘇州府知府。六年三月奔繼母喪。乘獨治任。詩且就道。其丁憂之期在宣德六年三月。非正統三年之冬也。又云未幾七縣士民列其政績封上。乞求還任。詔爲奪情復起之。七年正月再至。則碑所云以郡事委郡丞邵謙。而以五顯王廟南偏爲居廬終割焉者。妄也。再衣府事爲宣德之七年。非正統六年。楊志云正統四年以通滿三考上續天官。軍民八萬餘人保留再任。此又第三任矣。與記所云服闋再任年月不符。况公在任。楊志載有正統元年創作後堂衙宅。其餘一皆如制。若果如此。記所載辟疆館事不應無說。而今皆不載何耶。以上諸條皆余就昔所聞證。今所見決知此石非真。舊志或以任晦宅爲辟疆故居。朱長文范成大龔明之皆

作疑信參半語。何至景定時。志轉能定此爲顯况宅耶。五顯廟諸志不詳。惟姑蘇志有靈官廟。舊名靈順行祠。吳郡共有四祠。一在西米巷。名如意庵。嘉熙四年建。與此時碑記所出之地合。蓋和豐坊在米行西米巷。當即舊米行也。吾郡多博聞強記之儒。當必有辨之者。余姑爲引其端焉。

後辨云。辟疆館記碑文。余得之同年王惕甫。蓋太守將屬惕甫爲文記其事。故爲之核其實也。已復親至西米巷訪其僧雲峯。雲峯指壁間別有况知府重建五顯廟祠記碑。余讀之。得所謂如意庵者。又詢諸土人云。至今尙稱靈官廟。是守溪所云靈官廟。一在西米巷。名如意庵者信矣。碑陰有重建五王廟圖。圖在垣外。風雨剝蝕。圖形莫辨。僅存篆額六字。余第就記文核之。益得辟疆館記作僞之證。僧之言曰。嘉慶十一年。得此庵於老尼。其時殿庭中卽有二石合貯一處。其一載乾隆年間重修事。其一卽辟疆館記也。其徒某見石有字痕。洗之。適有幕客某寓此。云是碑可搨以易米。因搨出之。據此則石故棄置庭外。非出自土中也。且余以行祠記與辟疆館記對勘。一陷壁間。已漫漶斷裂。而置諸庭中者。獨完好如新乎。漫漶者。正統四年所刊。完好者。正統六年所刻。同一地。而完缺新舊迥別。兩碑語又齟齬不合。重建五顯王行祠記。自崇寧而嘉泰。而寶慶。而咸淳。而洪武。因浮屠而有僧菴。因僧菴而有肖像。基址之恢擴。殿閣之改易。靡不備載。並未以五顯廟爲辟疆故地也。至元與咸淳同時。撰行祠記者。既不能攷其地之於古何屬。而至元吳地記。又何從知爲辟疆故地乎。此僞託舊志之一證。行祠記敘况侯修廟之事。乃與聯官某某。節縮棒入爲之。則非請於朝矣。兩碑記重修。一云正統四年。一云三年。相距一年。斷非再舉。此錯撰事跡之一證。記又云。先是廟南畫於鄰垣。中庭湫隘。兩簷相接。是實其南地。退樓閣之址於南北。及敘重興後事。但云庭既闕。破完腐。豈未聞有青蔥蒼籬。竹木明琴之致。卽使後越二載。可以增置房屋。然况公再視府事時。恐未必有此蕭閒情致。此謾誇勝境之一證。然則辟疆館記。在作僞者。卽刺取重建五顯王行祠記中語。而潦草爲之。因五顯廟得以和豐宋坊。而妄以爲辟疆故址矣。規其地近今治。可恢拓及之。而妄以

爲唐大歷中矣。因得其聯官同知邵謫之名。而妄以爲委之邵事矣。點竄塗改。其跡顯然。碑石作書條款式。與乾隆重修碑記相類。是直近時好事者爲之。亦無足辨焉爾。

【阮氏十三經刻本】

阮文達公重刻宋本十三經注疏。各卷後附校勘記。學者苟能潛心探索。不難由此得古聖賢諸儒經學之傳。其嘉惠士林。誠匪淺鮮。第余見阮氏弟子。記嘉慶二十一年丙子秋。刻宋本十三經注疏成一條下。有男福按語。此書尙未刻校完竣。大人卽奉命移撫河南。校書之入。不能如大人在江西時細心。其中錯字甚多。有監本毛本不錯。而今反錯者。要在善讀書人。參觀而得益。校勘記去取亦學不盡善。故大人不以此刻本爲善云。後之有志經學而服膺是書者。又不可不知阮公子此論也。

【顧澗齋校刻宋本爾雅】

澗齋丈嘗得嘉靖時吳元恭本爾雅郭注三卷序而重刻之。吳本原出宋槧。遠勝俗刻之脫僞。經文有較開成石經不合者數處。如釋宮屋上簿釋。本作簿釋。天何鼓。石本作河鼓。水縣出。石本作懸。石本未必是。板本未必非。又如接慮李之枯從巫。姑蠻之枯從風。蓋相承如此。仍足資考訂。說見戈小蓮襄跋語。戈君所題鈕匪石藏本。卽顧氏所從影刊者。各卷後有戈君鈕君名印。及袁壽階張古餘借讀印。澗齋續得宋刊祖本。校改若干字。旋以板片贈其門人程稟初。集義跋中自謂轉勝吳氏原刻。洵不誣也。(劉辰孫薦延曰。同時有武進臧輔堂刊宋本亦善。)程氏得板後。易其思適齋刻款爲澗意軒重刊。併取澗翁原序戈跋。及袁張鈕諸印削去。殊爲可惜。余特識之。使後人知此本重刻之原委云。

【宋人引一切經音義】

知不足齋刊趙令時侯鯖錄。內有一條云。欄楯。王逸注云。縱曰欄。橫曰楯。楯間子曰。欄。欄楯殿上臨邊之飾。亦以防人墜墮。今言鉤欄是也。夾撰沙門玄應注云。玄應本書欄楯二字是正文。王逸注云。鮑氏校云。案注似誤。余按侯鯖錄此條。是引唐沙門玄應所撰一切經音義。玄應本書欄楯二字是正文。王逸注云。以下三語。是引逸楚辭注。惟縱曰欄。欄楯殿上以下三語。其上本有案字。是玄應案詞。然則侯鯖錄此條。

首尾當有一切經音義字。不知何時脫去。故但存此夾注也。玄應此書向少傳本。乾隆丙午。武進莊刺史斲。從釋藏中蒐出。校訂刊行。其序謂自唐以來。傳注類書皆未及引。通人碩儒亦未及覽。然趙德麟書已有此條。可見宋人已曾引之。特未若今之視同儒家小學書耳。余復考契丹僧行均龍龕手鏡注中所有應法師音義。辛楣先生謂即玄應是書。又東坡集贈章默詩。棄身尸陀林。王注趙次公曰。按唐僧玄應一切經音義曰尸陀林。此言塞林云云。以上二條亦遼宋人引用玄應書之證。

【鈔輯史記正義】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撰史記正義三十卷。於音訓地理尤為詳析。計其體裁。當必標字列注。亦如索隱之例。自後人取以散入史記本文下。索隱尚有單行本傳世。為毛

晉重刻。北宋秘書板正義。則絕無傳本。至前明監本史記。采附裴駟司馬貞所釋之後。更多刪削。失其本旨。僅賴吾吳王文恪公家刊本。猶見其全。顧近來此書亦鈔書估索值頗昂。寒士幾無由得讀矣。木瀆談怡泉布衣師吉家貧好學。與沈小宛孝廉欽韓游。深知讀書門徑。曾仿索隱例。每條各立標題。摘錄正義原文於下。王板史記之外。並博攷他書所引。為之補漏訂訛。手鈔成帙。於是守節所著燦然復為完書。惜無有力者為之付梓。旋亦物故。其鈔本後歸王君亮生塗。亮生設藝海堂書肆於閩門。有志搜羅前人未傳之書。校刊以惠後學。此書方謀鈔板。期與索隱並傳。乃未幾亦謝世。其後人不深於此道。事遂輟設。余恐談君是編。不免久而湮沒。虛負其一番采輯苦心也。

【史通削繁序誤】

河間紀文達公有史通削繁一書。刪去劉子元原文之冗漫紕繆者。排比相屬。以便學者誦覽。誠為善本。道光年間。饒板粵東。自序謂昔郭象注莊子書。蓋多刪節。凡嚴君平道德

指歸論所引。而今本不載者。皆象所芟棄者也。例出先民。匪我作古。余按全謝山鮪琦亭集中。述張南瀆語曰。嚴君平本姓莊氏。道德指歸篇中所稱莊子。皆君平自稱。閻潛邱乃以為莊周逸篇。以補王厚齋之漏。蓋因學紀聞曾載莊子逸文。故潛邱補之也。然則文達自序。尚沿潛邱誤解。其謂郭象刪節莊子書者。亦由誤沿閻說。而為想當然之

詞耳。

【丙丁龜鑑有所本】

宋淳祐六年丙午元旦。日蝕。詔求中外直言。江山柴仲山望。先於嘉熙間爲太學上舍。除中書奏名。至是聞詔。乃撰丙丁龜鑑十卷。起周威烈王五十二年丙午。止後漢高祖天福十年丁未。上下一千二百六十年。爲丙午丁未二十有一。數其吉凶禍福於前。指其治亂得失於後。書成上之。忤時相意。詔下府獄。逮詰。幾不免。大尹尙書趙節齋疏救。得放歸田里。諸友祖道湧金門外靈芝寺。留別詩。所謂見妻還指張儀舌。痛國誰憐賈誼書者也。余攷丙丁之說。非創於望。實發之洪景盧容齋。五筆第十卷末。有丙午丁未一條。謂丙午丁未歲。中國遇此。輒有變故。非禍生於內。則夷狄外侮。三代遠矣。姑撫漢以來言。乃自高祖以丙午崩。權歸呂氏。始歷數至孝宗淳熙丁未。高宗上仙。大抵丁未之災。又慘於丙午云云。望之上書後。於容齋之沒。且四十餘年。必平時嘗見洪氏所言。因鋪敘其事。成十卷之書。惟從漢溯源於周而下。以後漢爲斷限。此爲稍變其例。於宋室本朝之事。置之不敢斥言。可謂慎矣。乃容齋顯論本朝而竟無事。望則避不敢言而反得禍者。蓋私撰於一室。與入告於在廷。其勢固殊。非獨所遭有幸有不幸也。我朝王阮亭司寇。述陰陽家語。謂丙丁屬火。遇午未而盛。故陰極必戰。亢而有悔。元至正中。又有續丙丁龜鑑者。補宋元事之闕。當攷據故明三百年中丙丁事。應以續二書之後。其說見池北偶談。然元人所續。今未見傳本。漁洋雜著甚多。亦未見有此書傳世。殆晚年有是說而未經創藁歟。

【辨明史紀事本末非竊書】

明史紀事本末八十卷。谷應泰撰。四庫提要採邵廷采明遺民傳稱山陰張岱嘗輯明一代遺事。爲石匱藏書。應泰作紀事本末。以五百金購諸。岱慨然予之。又稱明季稗史雖多。惟談選編年張岱列傳兩家。具有本末。應泰並採之。以成紀事云云。顧舊傳應泰有竊書之謗。孫氏讀書陸錄。述姚際恆語云。明史紀事本末。本海昌一士人所作。亡後。爲某以計取。攘爲己書。其事後總論一篇。乃摹杭諸生陸圻作。每篇酬以十金。始知其說起於姚立方庸言錢。所謂某者。卽指應泰。惟海昌與張岱

里籍不符。孫氏謂此說不知所據。吳曉銓劍森曰家赤溟先生浩然堂集有答陸麗京書稱谷使君撰紀事本末聘麗京爲幕下客麗京又薦某某不敢受使君之聘隨使附繳云云則麗京撰總論之說殊非虛語。至近時陸定圃教授以滌冷廬雜識中僭諸虞預竊王隱晉書郭象竊向秀莊子注之列。而云張岱石匱書谷應泰得之。改名明史紀事本末與戴東原直隸河渠書爲王履泰冒名。改作畿輔安瀾志者並舉。蓋即本之姚說。而參以提要所云也。然余嘗見鄭菴畦今水學略例內一條云。彙從朱竹垞先生游。一日語子曰。吳興經史學稱極盛。六朝唐宋元明說經者林立。廿一史中撰本居三。明史概亦不媿作者。谷氏紀事本末。徐蘋村著。源注名傳字方虎。德清人。康熙癸丑進士。禮部侍郎。蘋村諸生時。爲谷識拔。故以此報之。然谷氏以私撰受累。蘋村得脫然幸矣。余謂竹垞與徐谷同時。能指實其人其事。自必見聞甚確。不作無稽之談。且菴畦亦非輕信人言之人。雷甘谿深曰。按國史文苑傳稿。應泰嘗授浙江提學僉事。所拔多一時名俊。徐籍德清。宜有拔之事。此言自非妄言妄聽也。視姚漫指爲海昌士人。及亡後計取者不同。是此書之撰。自徐倬而非張岱。得由報贈而非竊冒。似可信矣。至遺民傳所云。谷購張書。亦非虛語。蓋由應泰初思輯紀事一書。蘋村聞之。而知所以報。卽託谷名購張書爲藍本。纂成紀事以獻。應泰受之。乃聘麗京撰論鈔木。故世但傳應泰之購書輯史。而不知有蘋村。然則提要但聞其始事所言者。應泰撰書之本計。竹垞及其終事所言者。應泰得書之實跡也。第私撰受累事。竹垞未及詳言。提要亦不著一語。此當更從昔人記載中求之。

【廿二史感應錄采張悌事】

吾郡彭氏管輯刊廿二史感應錄一書。蓋取諸史列傳所載果報顯著者。編纂而成。其例於正文之外。兼采史注。亦間附以己意評論。使人於千百

載善惡殃慶之跡。一覽可知。用資鑑戒。意甚美也。惟中采三國志孫皓傳。注松陽人柳榮生魂至天門。見人縛軍師張悌。是日悌遂戰死一事。此條必應刪去。按吳錄雖稱悌希合時趣。將護左右。爲清流所譏。然細核生平。無大過惡。

且當率師禦敵之時。慷慨渡江。誓殉社稷。及夫兵敗。諸葛觀牽與俱遁。堅卻不去。遂爲晉軍所殺。跡其見危授命。大義凜然。當亦志士仁人所亟宜褒取。裴注引搜神記所云。於感應無關。已無庸論。卽就其事而言。將使草間偷活者。轉得藉口。謂凡彼臨陣捐軀之士。俱屬上干天戮之人。其何以教忠而勵節哉。士君子讀書。於是非去取之間。皆當爲世道人心計。矧事徵史傳。義在勸懲。尤未可苟焉已也。嘗讀文選陸機辨亡論。上有云。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李善卽引襄陽記張悌死節事注之。可見前賢早以忠烈許悌矣。

【劫灰錄補注跋并撰人辨】

崑山李香引文學孫以所輯劫灰錄補注示我。是錄載殘明桂藩在兩粵黔滇諸事。原注仿三國志裴注例。隨文補所未及。而闕誤尙多。香引熟於明末遺聞。爲之推廣。而加以攷證。所增多至數倍。亦間刪蕪繁蕪處。余旣爲題跋。并作撰人辨。將以復之。而香引老病遽逝。不及見。存此以誌後之讀是錄者。（彭仲山無近名齋篇鈔二編有李君傳誤其號作引香當改正）

跋云。香翁爲此錄。補注增刪訂正。誠爲有功。如注中辨桂恭王之有五子。紀魯監國之沒於壬寅年。皆有稗正史。惟於每卷原題殉國諸臣事攷。輒改爲某地諸人事攷。殊未思錄中有傳者止此。殉國十餘人。不能遍及。其餘故爲標舉如此。以示限斷。改之則失本書命意。又原注補注。未能分別明晰。而補注所引稗史。亦未著書名。不無微憾。余嘗以舊本校勘原注。旣一一標明。補注引用諸書。則無從徧攷矣。至卷首作者姓名。題爲馮魁。自跋謂說本尤西堂。余有文辨其未確。特以是書爲香翁已成之緒。不欲紛更。故仍其舊款。錄副而附所辨於左。以資考證。辨云。曩見舊本劫灰錄六卷。不著撰人姓名。但題珠江寓舫偶寄六字。第一卷爲永歷紀。自第二卷至第六卷。卷首分標殉國諸臣事攷。一二三四五字。而於卷尾各注以上粵東西川貴滇等字。二卷爲何騰蛟堵允錫。三卷爲瞿式耜。四卷爲陳子壯張家玉陳邦彥李元允。五卷爲王祥楊展。六卷爲楊畏知沐天波李定國。此其卷目大略也。紀傳中仿裴松之注三國志例。間系注語。以補錄所不及。卽卽出撰人一手。前有自序云。秣馬金闕之歌。比

千雪涕。生棘銅駝之嘆。索靖傷心。正月冠春王。大統不因備安改其例。乾侯書公在。乘輿豈以遠紆貶其文。僕雖不才。固嘗侍從蘭台。校藜天祿。既而遁跡空山。寄情雲壑。憫宗社之云亡。撫遺聞於掌故。分爲六卷。輯成一編。仰法磨經。希風狐史。云爾。壬申秋杪。珠江舊史氏識。詳其語意。似在永歷時。曾爲館閣臣。而變後隱逸者。近時崑山李香引文學。偶見是書。別本無自序者。謂其所紀簡要得實。間有沿誤不明晰處。注文則繁簡失當。爲之參訂刪補。所增比原注多至數倍。因尤西堂嘗稱是書爲少。司寇馮蒿庵所著。遂於每卷前。珠江寓舫偶寄上。各加臨海馮甦四字。自爲跋語示余。余謂是書原有自序。所言出處。及著書之意。與蒿庵生平大相逕庭。且攷四庫全書雜史類。有見聞隨筆二卷。爲國朝馮甦撰。提要稱其首載李自成張獻忠傳。次載永明王竊號始末。及何騰蛟。塔允錫。瞿式耜。張同敞。陳子壯。張家玉。陳邦彥。李元允。李乾德。楊展。王祥。皮熊。楊畏知。沐天波。李定國。十五人傳。時明史總裁葉方藹。以甦久官雲南。詢以西南事實。因撫所記憶。述爲此編。送史館。毛奇齡分纂。流寇傳大略。取裁於此。云云。觀隨筆一書。大段與劫灰錄相近。惟增入張李二寇。及張同敞。李乾德。皮熊三臣。而三臣事跡。劫灰錄均已散見諸臣傳中。頗疑蒿庵即取珠江舊史之書。爲藍本增刪而成。隨筆上之總裁。西堂當日同在史館。得見此書。後又見劫灰錄。因其紀載略同。遂亦指爲蒿庵所作。而香引則未知蒿庵之有見聞隨筆。又未見舊本劫灰錄之自序。故墨守西堂之言。竟以劫灰錄爲馮箸矣。今本劫灰錄中。稱我朝大兵等字。當是後人所改。或仍見聞隨筆之文。非復珠江寓舫舊本。而猶留永歷紀三字。爲改易未盡之痕跡。是其明證。使是書果出蒿庵之手。本朝臣子編明事。以呈史局。尙敢爲永歷舉其年號。加以紀字乎。且蒿庵既有見聞隨筆。又何取屋上架屋。而別撰此劫灰錄乎。是又可信劫灰錄之必非馮箸矣。然則劫灰錄畢竟何人所作。余疑是當時方密之。錢飲光。一輩人手筆。蓋方錢二公皆能文。喜著書。密之在崇禎時。曾官翰林。永歷時。曾爲大學士。未幾卽爲僧去。而在粵東最久。飲光則永歷三年十二月臨軒親試。授翰林院庶吉士。名在第二。嚴起恆稱其有制誥才。請改編修。管制誥。見所撰明

末野史。永歷紀事篇中。劫灰錄補注曾載之。特引誤本。改其名錢秉鏡爲錢東錫耳。（潘磨生鍾璠曰錢秉鏡尚有所知錄每紀一事後輒賦一詩阮圓海之走死仙霞嶺賦髻絕行一篇尤妙昔亦手鈔一過今久失去查不省記矣）此與舊本自序之語稍合即非二公所作大約不離乎是時一二舊臣者近是惟自序未題壬申秋秒爲康熙三十一年已在明史開局蒿庵上書之後此或壬申二字爲壬寅傳寫之誤壬寅爲康熙元年是年四月永歷畢命滇南六月李定國亦卒天南殘局至是遂完因於秋秒成是書庶幾於情事相近所惜香引久歸道山不得起而與之相質也

【吳許公奏議】

宋南渡後。宰輔不乏賢者。如吳履齋生平。尤爲純白無疵。惜末路阨於賈似道。貶謫循州以歿。論者惜之。仁和胡心耘。示我鈔本。吳許公奏議四卷。凡六十三篇。始紹定四年。終景定三年。卷末有臨終謝表。故以公卒年爲斷。首尾三十五年。不出理宗一朝。所言皆中外大計。反覆詳明。可見公愛君憂國。譽譁不阿。風概。按公有履齋遺集四卷。爲明末宣城梅鼎祚所輯。詩詞雜文。四庫館已著錄。提要謂宋史本傳所載諸疏。不見集中。已多散佚。今觀此書。諸疏具在。卷首序文二篇。不著撰人名氏。據所言知前序爲公鄉人。後序爲公後裔。又知此書在國初時。曾經裔孫所謂汝州君者付梓。詳前序中。第四卷尾。謝表一篇。即從梅氏所編遺集錄載。目錄謝表下注。明。適當日四庫館開。無人采進。何歟。或者汝州雖梓。而未能廣布。以此仍湮沒不彰耳。此本即從汝州刻本傳鈔。爲金陵朱述之司馬緒曾所藏。心耘借歸錄副。屬校爲言。司馬白下故廬。燬於癸丑二月之變。藏書十餘萬卷。悉成灰燼。此書獨留杭州行篋。幸而得存。豈非公忠直之氣鬱久必伸。天爲愛惜。護持以待後來之傳播哉。

【山谷宜州家乘非原本】

鮑氏知不足齋刻山谷宜州家乘。前有范寥信中序文。自言崇寧乙酉三月十四日。始達宜州。翼日謁先生于猷舍。自此日奉杖履。至五月七日。同徙居於南

樓。陟步不相舍。至九月。先生忽以疾不起。子弟無一人在側。獨余爲經理其後事。方悲慟不能已。所謂家乘。倉猝爲人持去。紹興癸丑。忽有友錄寄。因鏤板以傳云云。家乘中記其始見及同游之事。悉合。費袁梁谿漫志。則載寥在徐翟公巽家。潛攜其父几筵白金器皿逸去。逕往廣西見山谷。相從久之。山谷下世。寥乃出所攜翟氏器皿盡貨之。爲山谷辦後事。而羅大經鶴林玉露乃云。山谷謫死宜州時。有永州唐生從之游。爲之經紀後事。收拾遺文。獨所作家乘爲人竊去了。不可得。後百餘年。史衛王當國。有得以獻者。史甚珍之。後黃伯庸帥蜀。以其爲雙井之族。乃以贖行。據此。則此本出在范寥既刻之後。攷今本家乘中。崇寧四年正月朔。卽有元明自永州與唐次公俱來居四日矣。之語。二月十日。又云。唐次公自柳州來。前後皆同游數日。次公疑卽是鶴林玉露之唐生。惟二月以後。不復見其名。鮑氏跋謂唐卽范之傳訛。語甚含糊。至明人刻山谷集。其年譜中亦載范寥相訪。及同住南樓事。似卽本之家乘。而附刻周季鳳所爲別傳。則云。初謫宜州。與零陵蔣漳友善。按零陵卽永州。士大夫畏禍。不敢往還。獨漳日陪杖履。疾革漳往。見之大喜。握手曰。身後事委君矣。及卒。漳爲棺斂送歸。此與家乘序中之言大異。與鶴林玉露亦不合。又近時新化鄧顯鶴增輯楚寶一書。楚寶原書明末湘潭周聖楷所纂。獨行門有蔣漳傳。載漳侍送山谷事。與別傳同。且及其後來從遊鄧志完一事。其人決非漫無徵信者。而按諸家乘。則自乙酉正月朔。至八月二十九日止。每日所書。絕不見蔣漳姓名。不知何故。家乘中自五月二十日至六月二十四日全闕。夫別傳無寥與唐生名。或由未觀家乘之故。寥序刻家乘。而自其三月到宜之後。略不齒及唐蔣二人名。其中不能無疑。蓋寥本領險之士。細味其序文前後諸語。及以竊逃翟氏銀器事揣之。家乘之失。當卽寥所藏匿。而託言他人持去。其藏匿者。正爲作計。削去唐蔣之名。獨攘其美。故事閱三十年。又託言友人錄寄而刊板。曰錄寄。明非原本。此以避時人窺閱山谷手書。且可意爲粉飾。爭名之心。至此可謂極巧。而亦極苦矣。獨念後歸黃伯庸之原本。不知今尙在人間否。果能一觀。則范唐蔣三人之事。不難曉然明白。亦攷古者之一快也。而惜乎不可得也。

附論周聖楷輯楚寶

周聖楷字伯孔湘潭人。崇禎辛巳輯楚寶成。紀楚地先哲事實。人各一傳。頗多遺聞逸事。晉江蔡忠烈公道憲時宦楚。爲作序。極相推重。至以奇士目之。本朝四庫館收入存目云。其書分二十五門。今按原書實二十六門。蓋提要偶遺其名將一門也。新化鄧湘泉顯鶴重校刊於道光九年。別爲改異增輯。附在各卷後。并補其有目無傳者數人。又取列仙名釋祖燈三門列之外篇。以明所寶之不在是。體例頗嚴。可謂聖楷之功臣矣。但余攷王阮亭司寇池北偶談。謂聞之王教授岱云。楊武陵奪情事。其父客嚴首昇周聖楷輩。爲武陵所抑。遂騰謗書岱亦湘潭人。卽與校楚寶者。首昇字平子。華容人。亦見楚寶卷首原校姓氏中。所言似非無據。又云聖楷有才名。後爲獻賊僞常德知府。發掘楊相祖墓最慘。卒爲獻賊所殺。然則聖楷始乃傾危之士。後直叛逆之徒。其人不足論。其所纂之書。更何足重。蔡公品題之誤。尙在事。所謂君子可欺以方。若鄧氏於其編列祖燈一門。論謂作者坐當劫運。欲借逃禪爲避世之計。尋其意指。良可哀憫。無乃愛而忘其醜乎。今楚寶帙尾附錄劉元熙所撰周伯孔辨力言其無降賊事。以史宗堯郭金台所修邑志及秦文超讀伯孔詩集爲證。謂被殺爲不屈於賊。姑存其說。俟攷。

【陸放翁家訓署年誤】

鮑氏叢書刻放翁家訓一卷。書中稱吾年已八十。故所言皆囑付其子身後之事。而其前小引署名處。則作乾道四年書。放翁本傳。放翁以嘉定二年卒。年八十五。

陳氏書錄解題。則謂嘉定庚午年。八十六而終。以集中嘉定三年正月後。不知更醉幾春風之句證之。則陳說爲得其實。由嘉定三年庚午八十六。溯至八十作家訓時。是在嘉泰四年甲子。若乾道四年戊子。是時放翁止四十四歲也。蓋放翁家訓。前明吾家文莊公水東日記已載之。稱其元題曰。太史公緒訓。署年卽作乾道四年五月十三日。鮑氏刻此。似卽從水東日記錄入。未能審校。故署年尙仍舊誤不改耳。

【亭林年譜有沿誤處】

亭林先生年譜一卷。道光癸卯平定張石州明經穆。據車秋齡。徐星伯所輯兩本。

參合而成。曾攜藁至山東江南。蒐得遺事詩文尺牘甚多。用以辨正增益。洵爲精博。徐譜未刻。余未見。就車譜所載石州尙間有沿誤未爲改正者。如順治十四年丁酉紀先生年四十五歲。至濟南與張稷若定交。（原注稷若名爾岐。號蒿庵。濟陽諸生。）爲稷若作儀禮鄭注句讀序。余按亭林詩集。有過張貢士爾岐一律。起句云。縑帷白室。觀風標。爲嘆斯人久寂寥。落句云。竊喜得逢黃叔度。頻來聽講不辭遙。味其詞意。皆似初見時語。而其詩編在旃蒙單閏五月十日之後。故詩中有濟水夏寒清見底之語。則是作於康熙十四年乙卯夏。其非丁酉年定交可知。且車譜於丁酉年注。亦自引長山劉果庵孔懷所作蒿庵集序云。癸丑八月。余有事濟上。始識先生於紫薇署中。時吳門顧寧人在座。先生謂之曰。壬寅於陽邱讀君古易序。非爲此君乎。寧人頷之。觀此知不獨果庵始識蒿庵。卽亭林亦似初會晤者。故蒿庵以十年前所見古易序問之。（按此序今不見於亭林文集及餘集。）自癸丑八月相識後。至乙卯夏。已越兩載。始行過訪。賦詩以贈。特作嘆美喜幸之詞。益可證其非丁酉年定交也。至作序之不在丁酉年。更有顯然可見者。蒿庵自序儀禮鄭注句讀。言此書成於庚戌年。而劉果庵於癸丑夏見蒿庵集內此序。尙自標爲儀禮鄭注節釋。至甲寅夏。以手錄此書屬其參訂。始易名爲儀禮鄭注句讀。則亭林撰序。必更在劉序之後。安得移之蒿庵未成此書以前十餘年乎。石州仍車氏之誤不改。未免少疎矣。又年譜後附全謝山所撰亭林先生神道表。有云。戊午大科詔下。諸公爭欲致之。先生豫令諸門人之在京者。辭曰。刀繩具在。無速我死。石州案語謂先生之辭大科。乃二徐之力。謝山蓋誤以蔡洲之事例之。余謂亭林集中。有寄次耕時被薦此燕詩云。或有金馬客。問余可共登。爲言顧彥先。惟辨刀與繩。謝山是用此詩語意。非無根杜撰。未可竟書其誤。他若陳生芳績。據亭林餘集陳君志銘。乃處士鼎和之孫。而石州誤以爲子。亦宜改正。石州此譜爲二百年來僅有之作。余非敢吹垢索瘢。正以其大體既醇。更願爲去微瑕。以歸粹美耳。

【陳夫人年譜】 瞿忠宣公之孫昌文。嘗爲其母陳夫人撰年譜一帙。蓋以尊人伯升（吳曉鉅劄森曰復社

姓氏錄作伯聲。欲紓家難。勉爲韜晦。順時而鼎革之際。家門多故。實賴陳夫人內外播持。故私撰此譜以表母德。而紀世變。其中頗多忠宣軼事。十餘年前。從常熟許伯緘丈廷誥處見其摘鈔本。緘翁云。原本爲海虞某氏所藏。極爲祕密。惜爾時未向緘翁借錄。近後許氏從人問之。則并摘鈔本不可得見矣。譜中所載略憶二事。一爲忠宣明末家居時。添建廡樓。本無後戶。館客楊頌甫通術數。於壁間開一門。題曰留汝一門。國變後。瞿氏克儉。竟應其言。一爲錢宗伯與瞿氏聯姻。實出宗伯之母顧太夫人意。瞿某爲汝事去官。須聯之以敦世好。後行聘時。柳姬欲瞿回禮與正室陳夫人同。而瞿僅等之孺飴之生母。柳因蓄怒。至乙酉後。宗伯已納款。忠宣方在桂林拒命。柳遂唆錢請離婚。其餘逸事尚多。惜不甚記矣。攷之往古。婦人未有以年譜傳者。昌文此作。不知所本。似是創例。曩見趙收庵司馬。亦有生齋集中。有陸母林太孺人年譜序述。其子繼輅語云。婦人之有年譜。遠無可徵。惟乾隆初。博野尹公會一嘗爲其母李太夫人作年譜。而桐城方侍郎苞序之。謹援以爲請。而趙君序中亦有太孺人之賢同於尹母。就使無前例。猶將序而傳之。以附不朽。矧事固有因而非創云云。然則陸與趙。皆未知尹母之前。先有陳夫人之年譜。卽方侍郎當亦未之知也。

【柳邊紀略】

楊大瓢之省親寧古塔也。以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冬往。次年庚午春歸。歸後十餘年。撰柳邊紀略五卷。書旣成。序之者。成都費密。松陵潘耒。侯官林侗。北平王顛。皆一時名宿。或稱其於金元遺跡。與明時設空奴兒千都司領轄部落種族諸事。風俗物產。語言嗜好。靡所不記。或稱其於山川形勢。障塞規模。驛站道里。三百八十衛。二十四所。三十六部落。莫不詳稽備載。瞭如指掌。或稱其爲郭海岳盧龍寨略後不可無之作。或稱其尊人安城先生。爲守將所尊禮。其鄉化之。如管幼安欲其地之。因吾親以爲重。而非屑屑於殊方聞見以爲名。諸序所言。義各有當。則其書記載之善可知矣。最後系以自序。述作書緣起。節錄其略云。余年十三。離先子。奉先王母於江澗。喪葬訖。年已四十矣。然後出塞。居未數月。又以事遣歸。供三十年子職於數月之間。尙何心求寧

古塔之文獻而書之哉。迨後先子卽世。歸葬中原。回念耳目之所聞見。有宜書者。衛之所設。雖自成宣英三朝然。中原無往者。傳聞多不詳。如長白山在寧古塔南。舊圖皆畫於其北。山半一潭。周三十里弱。而大明一統志則云八十里。如此舛謬者甚多。更有求其舛謬而不可得者。一宜書。先子讀居久。變其國俗。不異於管寧王烈之居東寧古塔。至今悲思之。二宜書。邊內郡縣。既有志矣。邊以外不設郡縣。無志又無他所記載。如松漠紀聞者。而余適過之。三宜書。文字雖無。而余所遇老兵宿將。其言有可采者。又先子至其地在三十年前。所見三十年前之老兵宿將。是卽其地之獻也。而余亦得聞其言於先子。四宜書。泉甘土肥。物產如參貂。非中國有。稽矢自孔子後。誰復能辨之地。又在遼東三衛外。可城郭。非他羈縻者可比。五宜書。夫地在異國。雖不宜書。好事者猶將書之。况有此五宜書。予又安敢不書此柳邊紀略之所由作也。柳邊者。插柳條爲邊。猶古之種榆爲塞。而以其名其書者。以柳邊爲寧古塔境也。者黑龍江則附寧古塔者也。亦得書奉天。則補其志之缺者也。亦牽連書之。而省觀之詩附焉。觀其所自敘。大瓢真一代有心人哉。而百餘年來。未見有刻本流傳。故爲錄藏而記之。

【寧古塔紀略】

與大瓢同時有吳漢槎之子振臣撰寧古塔紀略一卷。志其父出塞入塞顛末。亦及其地之山川城郭物產土風。而不加柳邊紀略不詳備。書中稱其父順治丁酉秋發雋。變起蕭牆。橫被誣陷。以戊戌八月。趁戍寧古塔。其母葛日夕悲哭。必欲出塞省視。其祖燕勒公哀而壯之。爲料理行計。庚子冬。自吳江起行。辛丑二月五日到戍。所振臣以康熙三年甲辰十月。生於寧古塔。至辛酉十八歲。乃隨父歸。書則著於六十年卒丑。時其齒已五十有八矣。振臣之歸。在大瓢出塞之前數載。而其著書反在大瓢之後。楊書成於丁亥年。見林侗序。所紀視大瓢僅得二三。蓋童年閱歷。未知延訪衰齡。述述又不免遺忘。人事所限。固無怪其然耳。至漢槎賜環之事。振臣言同社諸公。如宋右之相國徐健庵司寇。立齋相國顧梁汾舍人。成容若侍衛。固不忘故舊。而其中足跡舌敝。以成茲舉者。則大馮三兄之力居多。又言泊平長白山賦入天心。嗟嘆溫詔下頒。卷首張尙璣序。亦言

漢槎秋筮集。臨山司寇公爲刊行。更以所著長白山賦。進呈御覽。並登下諸故人大僚。醜賈代贖。遂得以辛酉入塞。歸甫四（原鈔四下一字漫滅不知是年是月）疾卒。舊傳漢槎歸後即歿。或云在京。或云在途溺水。其說不一。今觀紀略祇云文人薄命。溘焉捐館。未著何年何地。而張序則已明言歸後疾卒。又大瓢書中記漢槎還病且死。猶思食寧古塔所居籬下麻菇。則非在途溺水可信。惟大馮三兄。振臣但言壬子拔貢在京考選教習迄未詳其里籍名字也。

【訂舊聞證誤之誤】

宋史藝文志載李心傳舊聞證誤十五卷。今四庫館從永樂大典采輯一百四十餘條。纂成四卷。此書專爲訂正諸家紀載駁誤而作。大有裨於史學。然心傳徵引辨論。

亦間有舛錯。特爲記出。以俟攷古者論列焉。如所舉曲洧舊聞。王文正李文定俱秉政。文定曰。外寧必有內憂云云。心傳按語謂契丹講和在景德元年。後十二年李昉始自陝西入翰林爲學士。此事當指李文靖。而次條於（闕書名）真宗既與契丹和親。王文正公間於李文靖公曰。和親何如云云。心傳又謂國史景德元年十二月契丹平。此時李文靖之薨久矣。余攷文靖薨於景德元年七月。至十三月和議決。爲時雖非久。固不及發此言。據東都事略。此言乃文靖平日與文正所論。非爲和親而發。則得之矣。惜心傳未見及此也。又如所舉（闕書名）章郇公以侍郎爲參知政事云云。心傳謂據國史章文獻景祐三年自學士承旨。除同知樞密院。寶元元年拜相。未嘗爲參政。余攷宋史章得象初諡文憲。後改文簡。此作文獻。或是後人傳寫因憲獻音同而譌。忍心傳本不應舍改定之諡。而稱其初諡也。（以上卷一）又如所舉（闕書名）唐子方言文潞公仁宗大怒。顧召宰相時宰相皆在樞密使龐籍以使相在殿旁聞語高亦登對。叱介下殿云云。余攷東都略唐介傳。叱介下殿者爲樞密副使梁適。而非龐籍。心傳未論及此一節。辨其是非也。（以上卷二）又如所舉（闕書名）宣和七年七月庚午。禁士民名字有犯天王君聖及主字者。心傳謂此五字皆宣和以前所禁。至此始罷之。重和元年九月禁天字。二月禁君字。五月禁聖字。政和三

年六月禁王字。政和八年七月禁主字。余攷宋史改元。政和在。前重和在後。又政和無八年。其八年即重和元年。亦不應先九月而後及二月五月。心傳於此。亦不免錯訛。凌亂也。（以上卷三）又如所舉（闕書名）高麗歷。自契丹天慶八年以後。皆闕不記。王戊改皇統。辛未改天德云云。心傳謂辛酉歲。烏珠與本朝書。已稱皇統元年。而王大觀行程錄。亦云皇統八年歲次戊辰。逆數之。當以十一年（按此指紹興十一年即辛酉歲）改元為正。余謂皇統改元之在辛酉。證誤既訂正矣。至天德之改元。乃在己巳十二月。即皇統九年海陵篡位而改。此云辛未者。殊誤。心傳尚未及訂正也。

【讀書敏求記校本】

錢遵王讀書敏求記四卷。初為雍正四年趙孟升刻。後有曹一士跋。繼為乾隆十年沈尚傑取趙本翻刻。即今通行本也。聞我郡黃氏士禮居。藏有遵王原鈔本。頗精。近見袁綬階貝簡香。各依鈔本影校於刻本。始知刻本脫誤甚多。且少著錄書二十餘種。亦有刻本有而鈔本無。及所收部類互異者。疑趙氏所刊乃初稿而非定本。至其中脫文譌字。或由傳寫舛疏。沈刻序文。雖云重加讎校。實承訛襲謬。漫然翻板而已。四庫提要。深譏遵王編次無法。品隲多訛。故僅列之存目中。然又謂其述授受之源流。究繕刻之同異。見聞既博。辨別尤精。但以板本而論。亦可謂之賞鑒家。則仍未嘗不節取之。百餘年來。嗜古籍者。稱道此書。弗置。良有由矣。黃氏藏書已散。鈔本不知歸于誰氏。袁校本昔在我友程孟華孝廉嶺梅譚隱廬。貝校本為余所得。曾與孟華約他日當謀同校刻之。則舊刻可廢。亦藝林快事也。今孟華久歸道山。書室且經回祿。藏編亦不可問。因取所校各目附錄於此。庶使後來未視校本者。有所考見云。

刻本無鈔本有者（經部）孟子節文七卷 董彝四書經疑問對八卷 九經三傳沿革例一卷 丁度集

韻十卷 禮部韻略五卷 毛晃增修禮部韻略五卷（史部）曾先之十八史略二卷 李文子蜀鑑十卷

蘇天爵國朝名臣事略十五卷 宋濂浦陽人物記二卷 九邊圖論一卷（子部）鮑雲龍天源發微五卷

李逸民棋譜二卷 宋伯仁梅花喜神譜二卷 (集部)三孔清江文集三十卷 王灼頤堂集五卷 危素說學齋集三十卷 左克明古樂府十卷 張炎詞源二卷 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十卷 長口口詞二卷 (此目鈔本原爛缺校本依之)

刻本有鈔本無者 (經部)周易十卷 京氏易傳三卷 關氏易傳二卷 慈湖書二十卷 蘇東坡易解九卷 毛詩鄭氏箋二十卷 成伯瑜毛詩指說一卷 陸淳春秋微旨三卷 陳止齋春秋後傳十二卷 (

子部)白猿經一卷 (錢氏原注云此偽書不必存) (集部)歲寒堂詩話一卷 西清詩話三卷 娛書堂詩話四卷 艇齋詩話一卷 蓮堂詩話二卷 優古堂詩話一卷 後村詩話二卷 天廚禁齋三卷 詩學禁齋一卷 詩林要語一卷 詩法拾英一卷 松石軒詩一卷

刻本鈔本部類互異者 刻本經部小學類內郭璞注爾雅三卷羅願爾雅翼三十二卷博雅十卷鈔本在經類 刻本經部禮樂類內朱長文琴史六卷太音大全五卷臞仙琴阮啟蒙譜一卷鈔本在史部器用類 刻本子部雜家類碧雞漫志五卷鈔本在集部詞類 刻本子部太乙類太乙星書二卷鈔本在星命類

【兩浙金石志之名】

阮文達公撫浙時輯刊兩浙金石志。瞿木夫藩椽中浴嘗論之云。兩浙路之名。起於北宋。至南宋又分爲東西二路。其時蘇常鎮三府屬縣。皆隸兩浙西路。松江惟華亭一縣屬嘉興府。亦隸焉。則名以兩浙。而但就今浙江一省錄之。似非體裁。又收吳寶鼎博據竹垞云。得於吳之小雁嶺。又吳越王投龍簡。得於洞庭山。既不載江蘇金石。此二種亦不應闕入。明王文恪公作蘇州府志。以姑蘇爲名。楊君謙猶以居今之世。不應用古名非之。木夫此說。見其年譜中。正與君謙先後同符。文達如知。亦應首肯也。(鈕琇觚賸篇續引屈翁山論嶺南文獻一書。嶺南之稱。未嘗謂唐分天下爲十道。曰嶺南道者。合廣東西漳浦及安南兩境而言。宋則分廣東曰廣南。東路廣西曰廣南。西路今徒曰嶺南。則未知爲東乎爲西乎。故爲此書者。生乎唐則書

嶺南生乎宋則書嶺南東路生乎昭代則必書曰廣東以尊王朝以合國史此正足證木夫所論惟鈕氏以楊君謙譏姑蘇志之名屬之吳梅村則亦誤)

【章實齋修志體裁之善】

會稽章學誠乾隆中進士以績學能文負重名余曾見其所修永清縣志思精體大深得史裁如職官選舉有表年經事緯先後不紊又有士族表以澄流品

而勸睦姻與地水道有圖開方計里形勢瞭如又有建置圖但詳制度而略景物至於列女傳尤極匠心慘淡爲之但有一節可書片言爲則無不描摹警欸刻畫儀容欲慰飲冰茹蘗之貞特改列名注略之陋若夫闕訪有傳防猥濫也卽以待參稽前志有傳明淵源也卽以維廢墜其體裁皆足爲後來修志家取法各序因志例而推論史例更有發前人所未發者劉子元史通一編獨擅千古斯人可謂繼聲矣惜是書南方甚不易覩故追憶其梗概識之玉君亮生言其所修和州志體例較此又變而極精善蓋志家固有因地制宜之道非可以一格拘也

【綠珠傳附田六出事】

曩見舒鐵雲丈瓶水齋集中有詠田六尺一首是和宋霽若觀察作並錄原序云晉愍懷太子妃王進賢遭石勒亂掠渡孟津勒逼之怒罵不辱投水死田六尺妃

之婢也曰大既如此小亦宜然亦赴水死按此婢貞烈常附太子妃傳後而晉書遺之未載原序亦未著所本何書近見胡氏琳琅秘室叢書所刻綠珠傳附記此事云比之於古則有曰六出六出者王進賢侍兒云云綠珠傳馬氏經籍攷謂宋史官樂史撰方知宋公所詠本此此事應在十八家晉史中宋初或尚有傳本故樂子正見而引之其名六出意在取喻雪花不知宋序何以改作六尺蓋此傳向無刻本傳鈔容有異同卽如六出不著其姓頗疑曰字本是田字因失中豎而誤耳但攷晉書妃本傳祇稱妃字惠風此傳云進賢或是其名又本傳稱劉曜陷洛陽以惠風賜其將喬屬屬將妻之惠風拔劍距屬遂被害此傳則以爲遭石勒投水死其事各異豈石勒先破王衍妃本已離婚歸王氏隨父出走而被掠晉書乃誤勒爲曜歟存此亦足備讀史者參攷

虞山妖亂志撰人

虞山妖亂志三卷。紀奸民張漢儒、許錢謙、益瞿式耜二人事也。卷首借翁太常憲辭家內亂事作緣起。中間復夾敘錢裔肅、朱國弼、鄭鄴三人事。端緒繁而能晰。章法井然。

錢謙益傳後附記有攷及馮舒海虞妖亂志之語。應卽是此一書。按舒字已蒼。常熟人。詩人班之兄。府志於其父復京附傳中稱舒幼承家學。肆力經史百家。則其能文可知。此志中事舒亦牽涉。是其所撰當可信。或疑舒在順治初被人搆於邑令瞿四達。陷獄死。府志亦載其事。而此志總論云。此時先後幾四十年。或得之親炙。或傳諸親友。計錢瞿之事。在崇禎十年。距舒之死祇數年。與四十年之語不符。是以府志藝文門。但載舒他書。而不列此書名目。則又似非出舒手著。余謂詳釋總論所云。先後幾四十年者。應從翁氏家亂初萌說起。尙在萬曆丙辰。太常歿前數載。順數至順治初。正近四十年之數。平時得聞翁氏遺事。故云傳諸親友。錢瞿事起。以素交力爲排解。且相從入都下獄。賴錢瞿揭辨而免。得之親炙亦不謬。舒本善屬文。故敘次大有章法。然則此志爲舒所撰。又何疑乎。

續從友人借得已蒼所著默庵遺稿。卷首載邑志文苑傳。稱已蒼著述中有海虞妖亂志二卷。是此志確爲馮撰。惟傳文訛三卷爲二耳。遺稿內北征集自序云。丁丑年。余邑鏡侍郎瞿給事。爲奸民所誣。當軸者持之。奉旨至京。究質。余以知交。亦牽連及焉。兩公以先春行。余以孟冬從。而後抵燕。入錦衣獄。移刑部。兩奉旨。得免議歸。其抵家則戊寅之五月也。所敘述皆與此志合。其詳悉頗末。而筆爲遺聞宜矣。惟書名虞山。應改海虞。以從其舊。至郡志藝文不載此書。或以妖亂字爲嫌削之歟。震澤吳曉銓茂才有此志。跋語併記于此云。初學集有丁丑獄記一篇。辭多支飾。不足盡信。至以狡詐之周應璧。比于陸續。貫高。其誣甚矣。志稱應璧杖時。吳孟明賄役。令輕其杖。未知何故。疑亦牧翁所爲。以報其投揭緩獄之恩也。撫寧三疏。實應璧代作。而志謂其不識字。又曰作詩諷撫寧。未免自相矛盾耳。是書筆法峭健。頗似龍門。惟卷末總收獨遺顧象泰。殆是案中人。後已蒼死者。僅牧翁與此人而已。

列朝詩聞集。香奩下有羽素蘭。列于薛素素楊苑之間。小傳稱其出自蘭綺。歸于戚施。風流放誕。卒以殺身。明詩綜妓女羽孺小傳云。孺字素蘭。一字靜和。常熟人。生不識姓。善音律。推律得羽聲。遂爲氏。後爲人所殺。有詩集。及觀此志。乃悟此人卽志中翁氏女。縞安頗有詩名。二家欲采之。而惡其淫蕩。難儕閨閣。故竟列之妓女中。而隱約言其家世名氏。俟後人參攷得之。揆厥生平。亦安得議秉筆者之刻薄哉。又此志謂撫寧侯朱國弼者。故靖難功臣苗裔也。按明史功臣世表。撫寧伯朱謙。景泰元年九月封。天順元年追封侯。子孫世襲。謙本傳稱其由禦寇功得封。國弼爲其六世孫。志蓋誤以爲朱能之後耳。國弼崇禎十一年正月削爵。世表雖未紀其故。以此志核之。知卽因劾烏程得譴也。

【匡謬正俗誤文】

劉勰字彥和。後爲僧。名慧地。見南史。而顏師古匡謬正俗。乃有劉軌思文心雕龍之語。未詳所出。或疑勰先會以軌思爲字。後改彥和。而史文失記。師古必得先世遺聞。尙稱其舊字。余按劉軌思見北齊書儒林傳。祇稱其善說詩。別無著作。北史亦同。且軌思是名非字。別是一人。此當由師古誤記而筆之書。非彥和舊字也。

【夢溪筆談記鴈蕩山】

夢溪筆談云。温州鴈蕩山。自古圖牒未嘗有言者。故謝靈運爲太守。未經游歷。祥符中。因昭應宮探木。深入窮山。此境始露於外。容齋三筆曾引其說。或舉西域書。阿羅漢諾矩羅居震旦東南大海際。鴈蕩。又貫休有鴈蕩經行雲漢漢。龍湫宴坐雨濛濛之句。此山有經行峽。宴坐峯。皆以貫休詩得名。則非開自北宋可知。余近觀潘稼堂遊鴈蕩山記。言石梁寺南出過謝公嶺。舊有落屐亭。云康樂至此而返。此或尙是後人傳會而名。不足爲謝公會遊確證。至其所記南碧簪洞。題名三四十行。最古者有開元二年。太守夏啓伯到山建寺云云。則更在貫休之前遠甚。稼堂謂後人都不省錄。輒欲作志之疏。獨不見沈洪二公。素稱博雅者尙爾乎。

【玉照新志誤文】

王明清玉照新志。四庫館本六卷。與錢遵王讀書敏求記所載五卷不合。胡君心耘見影鈔至正庚寅西河野民王貴和甫藏本。亦作五卷。而無闕佚。知館本尚沿陳眉公秘笈刻

本之誤也。至提要稱新志載王堯臣諫取燕雲疏全文。足資參證。考王文安沒於仁宗朝。而伐燕雲是徽宗朝事。前後相懸。今據影元鈔本云。至和元年。燕雲之伐。與處厚之姪孫堯臣。以布衣詣京師。扣閣上書。力陳不可。證以東都事略安惇傳。政和間大臣議恢復燕雲故地。惇有妹堯臣。上書論宣寺專命。交結權臣。共倡北伐之議。云云。按處厚為安惇之字。宋人避諱。故以字稱。始知王堯臣為安堯臣之訛。當亦由秘笈本之妄改。惟東都事略作妹。而新志作姪孫。未知孰是。嘉慶間。昭文張海鵬得明人秦酉巖藏本。考入學津討原。雖亦作五卷。而諫伐燕雲疏。仍作王堯臣。此是張氏付刻時誤從館本耳。

【歐洪陳三家書皆不明香山九老事】

香山九老。古今豔稱。其八人姓名。據新唐書為胡杲吉皎（原注一作皎）鄭據劉真盧真張渾狄兼謨盧貞本朝汪氏

輯香山集補遺。載七老會詩。首列刑部尚書致仕太原白居易。（原注年七十四）繼以前懷州司馬安定胡杲（原注年八十九）衛尉卿致仕馮翊吉皎（原注年八十八）前磁州刺史廣平劉真（原注年八十七）前右龍武軍長史滎陽鄭據（原注年八十五）前侍御史內供奉范陽盧真（原注年八十三）前永州刺史清河張渾（原注年七十七）序略云。六賢皆多年壽。余亦次焉。會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於履道宅同宴。罷賦詩。道秘書監狄兼謨。河南尹盧貞。以年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其後復有九老圖詩序云。其年夏。又有二老貌絕倫。亦來斯會。附於圖右。與前七老題為九老圖。仍以一絕贈之。二老者洛中遺老李元爽（原注年一百三十六）歸洛僧如滿（原注年九十五）新書乃遺此二人。而以狄兼謨盧貞與九老之列。紀載未免失實矣。（舊唐書本傳不載此事）然洪邁容齋四筆。歷數九老為胡杲年八十九。吉皎年八十六。鄭據年八十四。劉嘉盧正（宋人諱貞作正）

皆八十二。張渾白居易皆七十四。年齒小異。其次亦祇舉狄兼謨盧正二人。以足九老之數。且以劉真作劉嘉。既與新書白集不合。又以兩虛貞疑爲文字或誤。亦與新書白集略殊。余再考之。陳振孫所撰香山年譜。則劉真名仍無異。知爲容齋之訛。兩虛貞實同姓名。可釋容齋之惑。第亦以狄監盧尹與於九老。而不及李元爽。如滿似歐陽洪陳三家。皆僅見七老會詩序。而未見九老圖詩序者。殊可怪也。惟宋人耆英會中張問有句云。復得兼謨爲重客。原注司馬光年未七十。恐遺元爽在編民。此於香山七老九老事深悉原委。而其前李昉宋琪等在京師。思繼樂天故事。舉九老會。有僧贊寧與焉。蓋亦仿洛僧如滿之例云。（容齋四筆又有至道九老一條。謂昉等會中兩宰相乃著一僧唐世及元豐者。英所無據。其言是真。未知九老圖詩序中如滿事矣。）

【困學紀聞引葉遵姓誤】

新唐書藝文志詩。有葉遵注二十卷。號葉詩禮。亦有葉遵注十二卷。舊唐書經籍志亦載之。困學紀聞禮記類。引元行沖釋疑曰。鄭學有孫炎。雖扶鄭義。乃易

前編。條例支分。箴石間起。馬仙增革。向隸百篇。葉遵刪修。僅全十二。閻潛邱箋以葉遵爲劉宋時人。說者謂葉姓文獻。見於載籍者。此爲最古。當時號爲葉詩。幾與毛韓之傳並推。惜二書今皆不傳耳。然遵之姓。唐志與元氏釋疑。雖皆作葉。隋書經籍志。則作詩有葉遵。宋人而陸德明經典釋文。攸錄。亦作葉遵。注禮記二十卷。字長儒。燕人。宋奉朝請故。厚齋姓氏急就篇。於端士抱藝懷器。葉句注。卽引隋志。謂葉氏有業遵。而其前於祖黃宗文支葉盛句下。但注吳有都尉葉雄。唐葉法靜善孝。辯靜能闕葉翹。宋葉清臣夢得。顯衡適濤謙亨。而不及遵姓氏。急就篇與困學紀聞。爲王氏一人所箸。不應有歧異。然則兩唐志之作葉遵。蓋皆形誤。今本紀聞所引釋疑。亦沿唐志之誤。而未及改正。未可卽據爲葉氏之典也。至葉氏得姓。實從楚葉公沈諸梁。食采於葉。其音爲攝。而厚齋云。今如字。知葉姓讀如木葉之葉。自宋以來已然矣。

【池北偶談舊本有不得已條】

不得已一書。爲康熙初歙人楊光先力攻西洋人湯若望而作。書凡二

卷舊有刻本。今已罕傳。藏書家間有鈔本。余嘗見一帙。尚係舊鈔。後有錢宮詹爲黃蕘圃題跋。及蕘圃自識得書數語。而其前一頁。先附錄池北偶談一則。下注不得已三字。後有論曰一段。自名爲元。是阮文達公語。余閱今世所行漁洋池北偶談。乃重刻本。無此不得已一條。此編所錄。應尙從原刻采入。今原刻偶談絕少。其重刻之無此條者。當如錢跋所述。歐邏巴人深惡光先之書。亦路使重刻。偶談者刪去。以滅其跡耳。嘉慶初。文達撰疇人傳。采偶談此條。作光先傳文。加以論詞。刻第三十六卷。藏此編不得已者。又從疇人傳錄此傳於卷首。故併文達之論錄之也。傳略云。楊光先字長公。徽州歙縣人也。恩廕新安衛官生。以西人耶穌會。非中土聖人之教。且蕩若望算造時憲書。面不當用上傳依西洋新法五字。於順治十七年。具呈禮科不准。又於康熙三年。狀告禮部。奉旨下部會吏部同審。湯若望等由是罷黜。四年。特授欽天監右監副。旋授監正。光先以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數。叩閭辭職。疏凡五上。不准。韓前後所上書狀論疏。爲上下卷。名曰不得已。中載其日食天象驗篇。茲不具錄。末云。光先在監三年。謂戊申歲當閏十二月。尋覺其非。自行檢舉。時來年時憲書已頒行。乃下詔停止閏月。尋事敗。論大辟。論曰。錢少詹大昕曰。吾友戴東原。嘗言歐邏巴人以重價購不得已而焚燬之。蓋深惡之也。光先於步天之學。本不甚深。其不旋踵而敗宜哉。然摘謬十論。譏西法一月有三節氣之新移。寅宮箕三度入丑宮之新則。固明於推步者所不能廢也。元所藏不得已卷末。有雜記數條。不署撰人名氏。中一條云。歙人言光先南歸。至山東暴卒。蓋爲西人毒死。而池北偶談則稱論大辟。其實光先蓋論大辟。免死歸卒者也。余按明史溫體仁傳。光先時以布衣上章劾之。至輿榷待命。始知其少年已氣節旣旣如此。乃越三十年。時移世易。而慙直之性不渝。可謂豪傑之士。其書雖爲西人計燬。然迄今仍有傳本。而姓氏亦稱道弗衰。蓋其精誠固結。自有不可磨滅者在耳。不得已上卷後附王泰徵爲光先撰始信錄序。言光先劾溫相時。曾廷仗遣成野史數家成書之。又言癸未冬。裂皇御經筵。求文武材襄城伯李國楨。以光先對上曰。是昇櫬之楊光先乎。遂懸大將軍印以待之。襄城遣人迎未至。而明已亡。按此二事。明史皆未見。

【漁洋詩話四王子圖誤】

漁洋詩話稱方壽山文居金陵。少多才華。晚學白樂天。好作俚淺語。以己壬子生。屬畫師作四壬子圖。中爲陶淵明。次杜子美。次白樂天。皆高坐而已。僂僂於前。呈其詩卷。余爲題罷。戲語座客云云。按此圖殊誤。淵明生於晉哀帝興寧三年乙丑。並非壬子。不知壽山何以改爲壬子生。而漁洋亦不察而題之。且樓攻媿跋坡書三笑圖贊。辨慧遠陶淵明陸修靜三人生卒之年。云淵明生於晉興寧之乙丑。漁洋已載之。居易錄乃爲方君題圖。絕不記憶。未免疏略。豈是時尚未親樓跋歟。居易錄又載魯訥杜詩年譜。謂杜生於先天元年壬子。蓋沿呂汲公之舊。趙子櫟杜年譜。則謂汲公之譜。有一歲之差。謂生於開元元年癸丑。獨錢虞山遵呂說。是少陵之壬子。亦尙有異議。惟樂天之生。差可定爲大歷七年壬子無疑耳。

【庚子消夏記年誤】

陶南村弔王叔明詩序。乙丑九月初十日卒。時洪武十八年也。明史本傳謂蒙坐。胡惟庸私第觀畫事被逮。死獄中。惟庸誅在十三年。觀畫事或至十八年而始發。特未著卒年幾何。大約不過七十以外耳。乃孫退谷庚子消夏記。謂見叔明小輻山水自題至正六年九月望。時年七十有五。若然則當生元世祖至元九年壬申。下至洪武十八年乙丑卒。計年已一百十四矣。此必無之事。疑是退谷錯記。不則此畫係贋本謬書。

【湛園札記記事誤】

姜西溟湛園札記。考訂精核。爲國初人說部之佳者。然亦有顯然疏舛處。如四庫提要所舉諸條外。尙有一條云。吳仲圭將卒。自題其墓曰。花光和尙之墓。後楊璉真伽徧發人塚。見仲圭之表。疑爲僧墓不發。考楊髡發塚事。在元世祖至元年間。元史具載之。仲圭之卒。則在順帝至正十四年。相去已七十餘歲矣。且其自題石碣曰。梅花和尙之墓。非花光也。此是因花光善畫梅花而誤。第發塚事倒置不倫。西溟何以失檢如此。

【柳南隨筆續筆有應訂正處】

常熟王東澂應奎。著柳南隨筆續筆二書。於近代說部雜家中頗爲有

名。然外駁亦時有之。如隨筆記二礎雲麾碑。而以知苑平縣李蔭爲陳蔭。不知列朝詩傳及碑後吳京兆跋語。均載李令鞏碑事可考也。駁五車韻瑞。而以士昏禮日入三商爲三商。不知賈疏商謂商量。是刻漏之名。故釋文無音也。此條孫頤谷侍御讀書勝錄已言之。譏王新城弔龐士元詩。以落鳳坡爲題。不知落鳳坡見習鑿齒襄陽記。非小說演義裝點之詞也。謂董玄宰亡於崇禎三年。年八十有一。此於其生卒之年皆誤。不知董實生於乙卯。而亦非卒於庚午也。而最穢褻者。莫如錢某少年攻房術一條。此固不足置辨者。續筆則引何元朗叢說。姚明山詆文衡山語。是未見姜西溟集中爲明山辨誣之文也。論彭祖八字爲壬子癸亥壬子癸亥。是未思壬子年必無癸亥月。壬子日必無癸亥時也。紀鄭成功事。而云後投順本朝。是未聞成功得招撫之詔。但上表而不肯薙髮。後仍竊踞臺澎。沿海肆擾。至其孫克塽始滅。其投順非實事也。而最荒謬者。莫如龍種一條。其言曰。王梅溪嘗讀書温州江心寺。寺中住持真慙了禪師。知其爲龍種。是時寺前埂子山門。屢築不就。將成。卽有龍攪。波濤潰之。一日梅溪大醉。禪師進曰。公能捨山門一塊土。必中狀元無疑。就之乞書券。梅溪醉中戲書與之。後禪師坐山門乘涼。有老人攜一童子來索地。出券示之。泣而去。至今寺中寶藏其券焉。寺去桑門三里。桑門温州城門也。梅溪往來。常與妓錢玉蓮善。約富貴納之。登第後。三年不還鄉。玉蓮爲人逼嫁。自沈於桑門江口。蜀人破堂和尚。爲錢先生湘靈述之如此。今其事備載湘靈集中。破堂蓋久居江心寺者。按梅溪爲南宋一代正人。史稱其自幼至孝。居恆每以古賢自勵。扁其室曰不欺。雖晦翁南軒亦敬畏之。安得有醉中戲券。及狎妓負約之事哉。况龍種之說。尤屬怪誕。此必寺僧欲借古名人爲引重。乃造此不經之語以聳聽。不知適所以誣賢實者。較刑敘記爲更甚矣。湘靈無識而傳其說。何東淑亦爲所愚乎。余故特爲辨之。

〔灤陽續錄誤收金人詩爲近人詩〕

紀文達公灤陽續錄。載其座師介野園宗伯。丁丑年所作恩榮宴詩曰。鸚鵡新班宴御園。摧頽老鶴也乘軒。龍津橋上黃金榜。

四見門生作狀元。文達自言鸚鵡新班。不知出典。當時擬問公。竟因循忘之。郭頻伽明經靈芬館詩話。謂元遺山探花詞五首。中有句云。殿前鸚鵡喚新班。是此公所本。然去一喚字。於理未協。此以喚字屬鸚鵡。故謂去之未協。余偶閱中州集第八卷。即載前詩。是金吏部尚書張大節所作。題爲同新進士呂子成輩宴集狀元樓。詩中所異者。御園爲杏園。擢類爲不妨。四見爲三見。作狀元爲是狀元耳。介公殆見此詩事類類已。偶書之而略改數字。見者誤謂介作歟。至鸚鵡新班。當是金源故事。尙須博考。頻伽亦以此詩爲介公作。故謂遺山句是其所本。若就金人而言。據中州集小傳。張大節於明昌初已請老。計在遺山之前數十年。應是遺山詩本之張句。喚字之可去與否。亦難以臆定也。考元初王鶚汝南遺事總論注。呂子成名造承安二年詞賦。狀元核之遺山年譜。是年才八歲耳。○雷甘谿浚曰。元遺山探花詞。蔡襄蒼龍啓九關殿前鸚鵡喚新班。似只是鸚鵡喚人意。並無所本。喚字自不可去。鸚鵡新班當別有出二語各不相涉。

〔養新錄丹元子考證〕

錢辛楣宮詹養新錄。有丹子步天歌一條云。不著撰人姓名。相傳以爲唐王希明所撰。鄭樵以爲丹元子。隋之隱者。與希明各是一人。然歌詞淺陋。不似隋人文字。隋書經籍志亦無此書。其非隋人甚明。使丹元果隋人。則唐初李淳風修隋志。何不一述其說乎。錢氏所疑固是。而惜無確證。以破漁仲臆說。余讀東坡集。有次丹元姚先生韻二首。又次秦少游韻。贈姚安世七律。所言皆神仙事。查注云。姚安世疑即姚丹元。又有丹元子示詩。飄飄然有謫仙風氣。吳傳正繼作復次其韻。又次韻王定國書。丹元子寧極齋等詩。又吾家石林老人避暑錄話。曾紀丹元生平本末。蓋放浪奇譎之士。以神仙之說。游於公卿間者。步天歌當即其所作。亦大言欺世之爲。宜其詞之淺陋不文矣。余喜無意中得此可作養新錄注脚。故記之。東坡寧極齋詩有云。願挂神虎冠。往卜飲馬鄰。王注引趙次公云。蘇州有飲馬橋。丹元子蓋蘇州人也。此又可補吳中舊事。并附存焉。

【續書脛錄誤校史記非虎爲誤】

孫氏讀書脛錄云。嘗以李善文選法。校正今本史記之誤。如齊太公

罷。余考葉大慶攷古質疑。嘗辨此字。謂六韜及史記。本作非龍非虺。非虎非熊。無熊字。其改虎作熊。始於後漢崔駰傳注云。西伯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虺。非熊非熊。而李翰蒙求之。呂望非熊。杜詩之田獵。舊非熊。熊熊載呂望。白氏六帖。熊部獵部。卜部之非熊。皆本於此。蓋虎字。乃唐高祖諱。按虎乃太祖景皇帝諱高祖之祖也。葉氏誤。所以章懷注東漢書。雖引史記之文。特改非熊之字。杜甫李翰白居易皆唐人。故相傳皆作非熊耳。〔嘗蒙求者。困學紀聞諸書。皆作李翰石晉時人。葉氏以爲唐人。與陳振孫書錄解題合。明顧起綸序蒙求以爲即昌黎云。作張巡傳者。近時常熟黃廷鑑書蒙求後亦從其說。〕葉氏在宋時。所見史記本作虎字。則孫氏糾爲今本之誤者。謬矣。惟葉氏既稱避諱改字。而所指李善注文選。於賓戲則引史記曰。所獲非龍非虎。非熊非熊。於非有先生論。則引六韜曰。非熊非熊。非虎非狼。不獨與史記六韜原文參錯不合。卽論善亦唐人。何以作注獨不避虎字。且選注引虎字。不一而足。攷古質疑。亦未能一一辨及也。至孫氏原注。謂崔駰傳注。與賓戲注同。實則兩注所引之文各異。已見前葉氏所辨。孫氏又謂東京賦儀姬伯之渭陽。失熊熊而獲人。注皆作虎。與今本史記同。據此。益見李善作選注時。所見史記亦作虎字。不作熊字。於其自謂今本爲誤者。豈非自相矛盾乎。

【思辨錄輯要有舊本】

陸椽亭先生所著思辨錄。世謂其原書卷帙甚鉅。未及刊行。今所傳者。惟儀封張清恪公輯要刻本。卽四庫館所收錄者也。余嘗借得雲間姜小枚泉。依舊刻塗校

本。始知此書在國初。已曾分類刊板。其時卽名輯要。每卷前題同學友人江士詔虞九氏陳瑚言夏氏同輯。門人許焜毛師柱較。〔注謝城曰。楨曰。明季人避諱。故校字改作較。〕男陸允純允正訂。卷首有張龍鱗序文。作於順治戊戌。督學江南時。言原書四十餘卷。選輯僅十之三四。次列江士詔。〔藥園〕陳采盛敬。〔寒谿〕陳瑚。〔確庵〕歸莊。

（元恭）汪且復（錢唐居諸贖叟）原序六篇。高世泰（無錫人）說一篇。其目分小學。大學。立志。居敬。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類。爲前集。天道。人道。諸儒異學。經子。史籍。六類。爲後集。目錄前有發凡。每類目前復有小序。後又附書文詩歌雜說三類。爲毛師柱增輯。此舊刻大較也。清恪公之重刻書中。頗有節刪處。各條標目俱省。原增書文等三類亦裁去。其前十四類。則皆仍其舊。惟不分前後集。而合併爲一。惜小枚所校止於前集。而後集闕如。故書文三類。張刻或竟全刪。或即采入經子史籍類中。而僅刪其目。俱不可考矣。乾隆中。四庫館徵書。此舊刻本未經進奉。蓋爾時已難得。余雖僅見小枚校本。亦止半部。後之讀者。得余所記序目。尙可考見舊本崖略焉。龔廉仲廷煌。續從陸清獻公三魚堂集。搜得思辨錄序一篇。此又舊刻所無。小枚亦未及見者也。（近時王亮生爲沈鼎甫侍郎重刊此書。一依張刻之舊。僅刪重刊數條。從余校本內借鈔諸公原序。亦未全刻）

〔无闕子錄遜翁苦口〕

遜翁苦口一書。節錄朱子語類。示人修身爲學之道。頗爲簡要。遜翁者。朱子晚年自號也。訓門人謂只是覺得如此苦口。都無一分相啓發處。此書故以此名見。卷首小引錄者爲无闕子。不著姓字。程稟初語余。无闕子實卽其師。顧澗菴先生。澗翁生平論學。好以氣陵人。晚年有得。輯爲此書。切中今學者隱微痼疾。自慮因此益犯衆怒。故匿其名。陽城張古餘觀察敦仁。曾爲刊行。跋語謂不知誰氏所錄。亦爲諱之。余謂古人以格言訓世者多矣。未聞因此致仇。况祇輯儒先語錄乎。澗翁之意。當是以朱子語類甚繁。而僅僅摘錄一帙。恐以望漏貽譏。故不欲自顯。此正其謙衷。而非爲避怨起見。然實亦無庸諱也。

〔文選李善五臣同異〕

文選李善五臣同異一卷。凡四十一葉。不著作者名氏。附於淳熙辛丑。尤文簡所刻文選後。應卽是文簡所爲。其所列異同。不知是用五臣集注原書對校。抑從當年六臣本鈔出。昔胡中丞重刻淳熙本文選時。借所得祖本。適少此同異一卷。故未及附刻。而撰放異時。亦未獲用以參校也。（勞平甫權曰五臣集注三十卷。錢選王有北宋本見。敏求記不知今歸誰氏。胡氏作考異同時亦未見）

後有文簡後與袁詵友二跋。係文選之跋。誤訂於此。胡刻本伏。袁跋僅據陸勑。先校本附錄入攷異後。未尙闕二十餘字。又有一隸書袁跋。係同時刻昭明太子文集之跋。集今無傳本。袁跋轉因誤訂幸而得存。勞平甫曰。袁跋皆載大典本東堂集昭明集宋已失傳。尤袁所刻亦就藝文類聚初學記文苑英華樂府詩集弘明集諸書編輯而成。顧失收文選序。又琴川志載一文。忘其目。爲從來所未見。見者向有校本。頗詳爲朱述之。司馬借去。今不可復問矣。此本文選後有同異者。聞是吳中陸氏舊物。今歸海虞楊氏。余於陸氏初出時。幸先影鈔同異一卷藏焉。

【文選注引墨子器聽之法】

文選潘岳馬汧齊誅序云。凶醜駭而疑懼。乃闕（掘）地而攻。子命穴。澆

子曰。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於城內掘井以薄城。幕壘內井。使聽耳者伏壘而聽。審知穴處。鑿內迎之。按此與太平御覽所引略同。而與墨子本文微異。墨子此文在備城門篇。余嘗見顧澗寰校畢氏刻本。謂係備穴篇脫文。錯入細審良是。今接備穴篇開端云。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古文有善攻者。穴土而入。縛柱施火。以壞吾城。城壞或中人（以下顧校又在備城門篇）爲之奈何。子墨子曰。問穴土之守耶。備穴者。城內爲高樓以謹（以下又夾雜備城門篇文十餘行）夫姦之所生也。不可不審也。候望適人。適人爲變。築垣聚土。非常者。若彭有水。濁非常者。此穴土也。急進城內。內亦土直之。（內亦二字畢校本作穴丌）穿井城內。五步一井。傳城足。高地丈五尺。地得泉三尺而止。令陶者爲器。容四十斗以上。固順之。以薄輅革。置井中。使聽耳者伏壘而聽之。審知穴之所在。鑿內迎之。又通典守拒法云。地聽於城內。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以新壘用薄皮裹口如鼓。使聽耳者於井中託壘而聽。則去城五百步內。悉知之。審知穴處。助鑿迎之云云。卽其法也。觀此知墨子備穴篇文。卽後世防禦地雷之法。所自防。墨子發其端。馬敦數百年後用之。已得濟。亦見載籍之有益也。時古未有火藥。亦掘地者。但縛柱施火。壞城。又或潛通地道入城。故禦之者。亦祇備大麥柴桿。納所穿處。焚而薰之。而潛伏地道之敵兵。皆不得出而斃。若今之地雷。則掘不須穿。使敵

不覺。但實火藥其中。而外蒸藥線。則藥發地裂。城垣倒塌。兵即乘倒口衝入。防禦者如聽知地道在何處。須預儲水土二物。或迎而鑿通。於納藥塞處。亟灌以渠水。使藥不能熟。或未及鑿通。於地裂城塌時。率壘以糞土。使兵不得進。蓋攻者禦者之爲用。因時制宜。視古皆稍異。而其初掘井鑿聽之法。則與墨子所言無殊也。聞近時江忠愍公助守南昌時。亦常用此法。屢敗賊兵。故城得以保。後廬州之陷。則下層地雷從壞處再發。公雖善堵。此失實。出意外。然則守城者。亦豈可知其一不知其二乎。又乾隆時人李心衡金川瑣記（南匯吳氏叢書藝海珠塵內會刻之）內有聽聽一條。謂掘地置聽。深夜伏聽。可得數里內軍馬行動之聲。蓋當日軍中亦有知此法者。特未知其出於墨子耳。

【庾子山集哀江南賦注】

哀江南賦。楚老相逢。泣將何及。倪璠注引漢書兩龔事。謂信本楚人。爲魏周所逼。何異王莽時。故引此事。深慚楚龔。傷其身事二姓。絕紀唐矣。四庫全書攷證糾之曰。案漢書兩龔傳論云。郭欽蔣詡。好遜不污。絕紀唐矣。師古注言欽詡不污其節。殊於紀遂及兩唐。此乃以身事二姓爲絕紀唐說。余謂此語於賦中詞意不相屬。本可無庸引及。倪氏牽引入注。殊嫌迂曲。後見嶠山二徐（樹穀炯）所輯哀江南賦注刻本。此句下引吳氏兆宣注云。列子燕人。生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同行者誑之。指舍曰。此君先人之廬。乃潛然而泣。此與子山作賦情事稍合。蓋自傷其老。而未必得歸本國之意。較之倪注爲勝。

【太白文經俗刻刪改】

康熙末年。吳門繆日莒武子。重刊李翰林集三十卷。自題云。得峴山徐氏所藏臨川晏處善本。重加校正梓之。余曾就俗刻古文總集中。太白文二篇勘閱。與韓荊州書內。一至於此。繆本此下有耶字。聲價十倍。繆本價字作譽。君侯不以富貴而騷人。繆本君侯上有願字。三千之中。繆本之字作賓。皆王公大人。繆本王公上無皆字。推赤心於諸賢之腹中。繆本無之字。請給紙筆。繆本作請給以紙墨。以上諸字。繆本皆勝於俗刻。惟昔王子師爲豫州。繆本作豫章。考之後漢書王允本傳。實是豫州。所稱辟荀爽

孔融事。太白卽用本傳文。是繆本誤而俗刻不誤也。春夜宴桃李園序。繆本集首目錄。作春宴桃花園序。卷首子曰及文前標目並同。序中亦云會桃花之芳園。前後四處皆作桃花。不作桃李。自非譌書亦非臆改。唐文粹選此序亦作桃花。又序首萬物之逆旅。百代之過客。二語。繆本下皆有也字。繁脚末句。作割依金谷酒斗數。以上諸字。亦皆繆本勝於俗刻也。太白此二文。久膾炙人口。而俱經俗本刪改。幸繆刻略存其真。其餘傳誦諸詩。當亦有異文。尙未暇徧校。繆本總目附考異一卷。下注嗣出所考。必有可觀。第今未見流傳。嗣出或虛語耳。

〔溫飛卿詩顧注之疏〕

溫飛卿集贈李將軍詩。又因明易號將軍。顧俠君箋注。引世說劉真長與殷深源談劉理如小屈曰惡卿不欲作將云云。此於明易並無關涉。余按漢書儒林傳。丁寬從田何受易。景帝時寬爲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易說三萬言。溫詩明用此事。且非僻典。何乃舍此而泛援世說耶。雷甘谿浚曰顧俠君注韓詩崔侯文章苦捷敏。此明用漢書儒林傳高材捷敏。而顧引杜詩千首則捷敏。爲倒湊韻。昌黎豈倒裝湊韻者邪。且兩出處皆在漢書儒林傳。而顧皆不知亦奇。他如醉後獨知殷甲子乘舟。覓吏經與縣二句。注語。錢宮詹潛研堂文集中。曾言其躋誤。茲不再論。近見乾隆初吳人王孝詠所著嶺西雜述中。已糾其乘舟覓吏出處之失。注尙在錢氏之前。此注洵難稱善本也。

〔廬陵文王惕甫評本〕

嘗見王惕甫國博評點茅選本歐陽文。有一條云。文忠梅聖俞詩集序。未有其後十五年一段。是聖俞卒後所增。原非一篇文字。又一條云。世傳文忠兩娶薛簡肅公女。然觀公誌簡肅五女。兩適王氏。則王拱辰嘗再娶薛女。而非文忠事。又觀公誌廣平郡太君張氏墓曰。其一女歸於修。方知楊大雅之女。乃公元配。而薛則其繼配也。但余考文忠撰胥公墓誌云。公名元衡。長沙人。修年二十餘。以所爲文。見公於漢陽。公一見奇之。曰。子當有名於世。留修門下。偕至京師。因妻以女。此事蘇魏公譚訓亦載之。然則文忠元配。乃胥氏。楊大雅女。蓋已繼配。薛則其再繼矣。此事世人不甚深求。惟水東日記曾辨非再娶薛女。

余因惕翁言。故併其所見記之。

【畫塲集補遺】

宋張舜民畫塲集八卷。四庫館從永樂大典纂出。鮑氏知不足齋。曾刻之。叢書中。且為續搜得文一首。詩六首。附列補遺一卷。然就余所見。尚有遺者。吾家石林老人。巖下放言。載芸叟

謫居郴州時。送其大父。按族譜諱義叟。求宮祠歸吳中詩。云把還使節請祠真。便作江湖暫退身。憑軾幾州蒙惠愛。歸裝一味是清貧。相思欲控琴高鯉。卜宅須邀季子鄰。不是蒼章論再起。朝廷自重老成人。考鮑氏補遺。采巖下放言內。執扇五絕一首。與送行詩。同在一條。祇隔數行。乃采彼置此。不解何意。巖下放言舊誤作蒙齋筆談。經四庫提要辨明。改正鮑氏於嘉慶甲子刻此集。補遺執扇詩。下仍沿誤。注作蒙齋筆談。余又見能改齋漫錄。舉芸叟詩。夕陽半背無人臥。帶得寒鴉兩兩歸。二語及簡寂觀詩。偃松拂盡煎茶石。苦筍攪開禮斗壇。歸宗寺詩。淡齋苦筍千人供。清馨華香一谷傳。二聯。今集中不見。補遺亦未及。又容齋隨筆。載芸叟與石司理書。答孫子發書。雖非全文。然四庫館纂此集第六卷。列張守約墓銘。亦止中間一段。宜依此例。采二書殘文入補遺。計芸叟佚篇零句。宋人說部內。當尙有之。惜未暇徧搜耳。

續考宋文鑑所錄。張舜民詩文。惟打麥一首。已見四庫所輯畫塲集。其餘詩如縱步湘西間。赦有作兩頭織。織二首。文如謝賜資治通鑑表。謝練議大夫表。史說與石司理書。題鄒公詩帖。主父之事。祭張生文。祭王樞密文。集中皆未見。補遺亦無有。不知鮑氏當日何以竟未檢及也。以上諸詩文。宜與余前條所舉者。彙為一編。附列集後。作續補遺。與石司理書。况是全篇。勝於容齋隨筆所載矣。

【歸愚集誤文】

鈔本侍郎葛公歸愚集十卷。宋葛立方常之撰。據直齋書錄解題。載此集二十卷。此本乃後人掇拾重編。王漁洋居易錄已記之。云歸愚集十卷。詩四卷。樂府一卷。騷賦雜文一卷。外制兩卷。表啓二卷。此即今鈔本所從出也。勞君季言。用宋槧殘本對勘。始知所存。祇五至十三。凡九卷。而無樂府一卷。

毛氏精鈔宋人詞百種中有之。卽近時戴竹友刻入六十家者。或是傳鈔者取以附益耳。今鈔本卷七外制全闕。宋本爲第十卷。勞氏依宋本補足。復用舊鈔本校正。卷首刑部郎官何縯。除右司員外郎制。四庫簡明目錄。指爲誤收。北宋人作勞若謂何縯。當從舊鈔本作吳縯。考宋史高宗紀。紹興二十三年十月戊午。遣吳縯使金賀正旦。施鉅賀金主生辰。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十月戊午。監察御史施鉅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監察御史吳縯行尚書左司郎中。後五日。以鉅爲大金賀正旦使。縯爲賀生辰使。與宋史互異。此應是元人修史偶誤。而立方於紹興二十一年六月爲考功員外郎。見中興館閣錄。二十六年十月。亦以尚書左司郎中爲賀生辰使。見宋史。則同時實有吳縯其人。立方爲草制事所宜有。非誤收北宋人制語明矣。

【居易堂集用過房字】

今俗無子而以兄弟之子爲後。及以多子而出嗣兄弟之無子者。謂之過房。徐侯瑞五書。蓋葛嘗猶以爲問。而先生自明所用出處。則二字固史文所有。非俗語也。惟考石林燕語。元祐初。哲宗將納后。得狄謫女而庶出過房。則過房字宋時已見。并可施之女子。又朱子名臣言行錄前集。王沂公事第七條語同列。曰。曾無子。欲令弟子過房云云。所采爲龍川志。據此。則仁宗時已有過房之語。可以補侯齋先生所未及。未知宋以前史傳更有用者否。

【史載之方題跋】

胡心耘嘗爲余影鈔宋刻史載之方書。凡二卷。上卷之末。原附跋語。其文不全。蓋從汪闌原士鏡家藏本傳錄。汪氏則得之黃氏士禮。居聞書後有黃彝翁手題四跋。心耘未及同鈔。余嘗以詢同叔茂才壽鳳。因獲見彝翁諸跋。始知此書之源流事實。既長本書。跋尾並記於此。

第一跋云。向聞白隄錢聽默言。北宋時有名醫治蔡京腸祕之症。只用紫苑一味。其病遂愈。由是知名。其人蓋史載之也。後余友顧千里游杭州。遇石家殿久能。出各種古書相質。歸爲余言。中有史載之方二卷。真北宋精槧。

余心向往之久矣。客歲錢唐何夢華從嚴氏買得。今夏轉歸於余。檢其方。果有大府祕一門用紫苑者。始信錢丈之言不謬。特未知見效之說。出何書耳。至於板刻之爲北宋。確然可信。其避諱若吳字。尤他刻所罕。此書各家書目未收。惟宋史新編云。史職之方。以形近而譌。余出白金三十兩。易得重加裝潢。上下卷通計一百單七翻。余之惜書。其真倭宋耶。誠不失爲書魔云爾。嘉慶丙寅立冬後一日。堯翁黃丕烈識於百宋一廬。

第二跋云。朱師古眉州人。年三十時。得異疾。不能食。聞葷腥氣輒嘔。惟用一鑊旋。煮湯沃淡飯數匕食之。每用鑊。亦須滌十餘次。不然。更覺腥穢不可近也。食已。鼻中必滴血一點。懨懨瘦削。醫莫能愈。乃趨郡謁史載之。史曰。俗醫不讀醫經。而妄欲療人。君之疾在素問中經。其名曰食掛。凡人肺六葉。舒張如蓋。下覆於脾。則子母氣和。飲食甘美。一或有戾。則肺不能舒。脾爲之蔽。故不嗜食。素問曰。肺葉焦熱。名曰食掛。吳曉銓劄錄曰。素問無此二語。余藏有明刊覆宋本亦無之。疑史君杜撰也。蓋食不下脾。痰而成疾耳。遂製藥服之。三日覺肉香。啖之無所苦。自此嗜食。宿恙頓除。此見宋稗類鈔卷七方伎門書。友胡立萃檢及告余錄之。以備參考。

第三跋云。蔡元長苦大腸祕固。醫不能通。蓋元長不肯服大黃等藥故也。時史載之未知名。往謁之。聞者齟齬久之。乃得見。已診脈。史欲示奇。曰。請求二十錢。元長曰。何爲。曰。欲市紫苑耳。遂市紫苑。末之以進。須臾遂通。元長大驚。問其說。曰。大腸肺之傳送。今之祕。無他。以肺氣濁耳。紫苑清肺氣。此所以通也。此古今所未聞。不知用何湯下耳。右北窗彙錄錄卷上一則。可爲錢丈之言左證矣。嘉慶丁卯正月二十有九日。書後復翁黃丕烈。

第四跋云。檢及直齋書錄解題。有云。指南方二卷。蜀人史堪載之。撰凡三十一門。各有論。未識卽此方否。然茲方爲二卷。雖不名指南。卷數卻合。向不知其何人。今解題云。蜀人證諸宋稗類鈔。朱師古眉州人。乃趨郡謁史載之。則其所居之郡可知。向不知其何名。今解題云。史堪。則載之乃以字行者也。聊著之以見讀書有得。觸類旁通。其樂何如耶。己巳四月復翁識。以上諸跋間刪節其冗字。閒句於原文。一無增改。

考阮文達公研經室外集所撰四庫未收書提要論此書有傳本甚希。聞發醫理各推其因證主治之法。精核無遺。較之空談者有別云云。余意阮氏鈔藏此書。應尚在未歸黃氏之前。或是數久。能何夢華鈔贈。觀文達提要中。但舉宋史新編及北窗彙編錄所紀。而不及書錄解題蜀人名藪之說。知其未見蔡翁諸跋也。汪氏宋本書近年亦大半不脛而走。聞史載之方刊本尚在架上。書估言其堅持黃跋白金三十兩之數。故真賞難其人耳。(庚申變後汪氏永藏未售者。不暇搗出。盡被人攫去。史載之方流至蕩口。爲趙某以洋餅二易得。)

附存胡心耘讀書校語十二條

心耘名珽。浙江仁和人。太常寺博士。僑居吳下。好收宋元舊本書。手自校勘。有得卽記。數年來與余爲賞奇析疑之交。庚申冬。避亂滬城。辛酉四月。歿於旅舍。年四十。所記校語。已失於吳門。追憶僅存十餘條。病中屬余藏之。謹錄於此。以慰亡友。所著有石林燕語集。辨嬾真子錄。集證二書。皆未刻。蒐采詳贍。可傳之作也。

四庫全書(史部正史類)史記提要云。其書自晉唐以來。傳本無大異。同惟唐開元二十三年。勅升史記老子列傳於伯夷列傳上。錢曾讀書敏求記云。尙有宋刻。今未知見。珽按明嘉靖四年。莆田柯維熊校本。(金台汪諒刻)同時震澤王氏亦有翻宋本。皆以老子列傳居首。館臣豈未之見耶。

四庫全書(史部傳記類)名臣言行錄提要前集十卷。後集十四卷。並朱子撰編中。所錄如趙普之陰險。王安石之堅僻。呂惠卿之奸詐。與韓范諸人並列。莫詳其旨。劉安世氣節凜然。爭光日月。盡言集元城語錄。今日尙傳。當日不容不見。乃不登一字。終非後人所能喻云云。又(子部雜家類)元城語錄提要云。董復亨繁露園集。有是書序曰。朱文公名臣言行錄不載先生。殊不可解。及閱宋史。然後知文公所以不錄先生者。大都有三。蓋先生嘗上疏論程正叔。且與蘇文忠交好。又好談禪。文公左袒正叔。不與文忠。至禪則又心薄力拒者。以故不錄其說。不爲無因。是亦識微之論。珽按劉安世傳見名臣言行錄後集第十二卷提要。蓋沿董說之誤耳。(汪謝城曰

積曰紀文達誤謂名臣言行錄無劉安世提要中凡三四見紀經世文編內有一文駁之甚快較此尤詳)

四庫全書(子部類書類一)實寶錄提要實寶錄十四卷宋馬永易撰永易字明叟揚州人徽宗時嘗官池州石埭尉其事跡無可考見惟文獻通考宋史藝文志載所著有唐職林元和朋黨錄壽春雜誌諸書蓋亦博洽之士也是書見於晁公武讀書志者稱異號錄陳振孫書錄解題作實寶錄琿按永易當作永錫書錄解題五(雜史類)元和錄三卷池州石埭尉維揚馬永錫明叟撰(劉辰孫禧延曰據永錫名則其字或本係明叟訛朋爲明也)永錫嘗著唐職林實寶錄等書崇觀政和間人也館閣書目以永錫爲唐人大誤考名臣碑傳琿琿之集有晏殊撰馬忠肅公亮墓誌銘曾孫永錫爲祕書省正字(吳曉鉦劍森曰晏元獻不應至徽宗初年尚在且永錫官秋亦不符疑別一人)

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二)愛日齋叢抄提要案愛日齋叢抄散見永樂大典者共一百四十三條俱不題撰人姓氏考諸家書目亦多未著錄惟陶宗儀說郛第十七卷內載有此書二十二條題爲宋葉某所撰而不著其名觀其論先儒從祀一條有咸淳年號知爲宋末人所作也琿按明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載此書題曰葉寬撰(廷瑄按葉寬更有筆衡一書吳曉鉦劍森曰千頃堂書目題撰人多附會不足盡信或因寬撰筆衡遂借葉姓而嫁其名耳)

宋史陳堯咨傳子述古李氏長編云陳述古堯佐子也夢溪筆談二十五云述古陳文忠堯叟長子琿按三書互異東都事略陳堯叟堯佐堯咨傳皆無述古名惟歐陽公文集二十卷陳文惠公堯佐神道碑子男十八長曰述古則宋史筆談並誤也

范鎮東齋記事(一)太平興國六年司天言五福太一自甲申年入黃室巽宮在吳分仍於京城東南蘇村作東太一宮琿按中吳紀聞(一)太平興國六年蘇州建太一宮李氏長編太平興國八年五月司天春官正

襄城楚芝蘭。請於京城東南蘇村。徙建太一宮。詔從之。是太一宮初建。乃在蘇州。後改爲天慶觀。今爲玄妙觀。尙有以宮巷稱者。魏泰東軒筆錄云。蘇村在京城西南。亦誤。

舊聞證誤（一）引畫樓錄云。太祖召郭無爲於崇政殿說書。李心傳辨云。按國史仁宗用孫宣公之請。以賈文元等四人爲崇政殿說書。崇政殿說書自此始。抱腹山人郭無爲。乃太原宰相也。崇政在太祖時。爲講武殿。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五月始改。珽按此說殊誤。李叢長編。乾德二年十月。改廣德殿爲崇政殿。太平興國八年四月。改講武殿爲崇政殿。又按揮塵前錄（一）王明清五世祖拾遺。開寶八年。以近臣薦。自布衣名對。講易於崇政殿。然後命官。崇政殿說書之名。肇建於此。然則太祖時崇政殿說書。不獨郭無爲。心傳素稱該博。但知其一。不載其二。何也。

瓊牖閒評卷二云。漢書爰盎本傳字絲。而敍傳乃云子絲慷慨。疑本傳脫子字。珽按敍傳以四言爲句。故加子字以成文。加史記項羽本紀稱字羽。而自敍亦作子羽。是其例也。（雷甘谿浚曰。漢書子絲慷慨句下有顏注云。爰盎字絲。加子者以偶句耳。是新翁所言師古已言之。而瓊牖閒評云云。似未見此注者何也。）

又卷四云。匡謬正俗解果字云。果然飽貌。夫果然乃獸名。黃太史帖云。腹猶果然。以腹大故耳。然不可止云飽貌也。珽按腹猶果然。出莊子逍遙遊篇。陸德明音義云。果然徐如字。又苦火反。衆家皆云飽貌。

又卷五引古詩云。日暮倚修竹。佳人殊未來。所謂佳人。乃賢人也。今畫工竟作一婦人。彼縱不知詩。豈無一人以曉之耶。珽按日暮倚修竹。乃杜甫佳人詩。何嘗非詠婦人。耶。佳人殊未來。乃江淹擬休上人怨別詩。合爲一篇大謬。（延瑄接江詩上句日暮碧雲合。袁氏誤憶下三字耳。杜詩亦是託喻。非真詠佳人也。）

宋王日休龍舒淨土文云。京師有諳老者。四十年坐禪精進。惟不修淨土。坐化後。襖中燒出舍利。託生一大富貴家。生多憂苦云云。明蓮池大師國朝思齊大師。皆承其說。並不知大富貴者爲誰。珽按瓊牖閒評卷八云。余自

幼聞欽宗乃喆和尚後身。獨未知何所據耳。近觀國史後補。見惠恭王皇后初懷妊。夢宣德正門大啓。有兩紅旗各書一吉字以入。是生欽宗。兩吉字乃喆字也。則知欽宗乃喆和尚後身無疑。夫喆和尚徽宗朝人也。既死。米元章爲書行業碑。余嘗見之云云。王日休不載其事。或當時有所諱耳。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七)揮塵錄。本朝狀元登庸者。呂文穆。李文定。王文正。宋元憲。故詩人有云。皇朝四十三龍首。身到黃扉止四人。後數十年。李士美。何文縝。亦以廷魁正鼎席。案李士美者。邦彥也。何文縝者。稟也。馬貴與選舉考。載宋朝省元狀元之名。李邦彥不與焉。此兩書皆不應有誤。姑書以俟考。(原注宋史李邦彥上舍及第) 琿按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九)建隆以來。狀元大拜者七人。呂文穆。蒙正。王文正。曾。李文定。迪。宋元憲。庠。何開府。稟。梁文靖。克家。趙銀青。汝愚。是也。亦無李邦彥之名。揮塵錄實誤。

【石林春秋三書】

我家遠祖宋左丞石林先生。邃於經學。而春秋尤深。觀建康集中。答王從一教授二書可見。所著春秋傳。春秋識。春秋考。三書皆極精核。惜識考二書舊本已佚。今惟四庫館從永樂大典纂出之本存焉。春秋傳二十卷。猶是原書。納蘭成德通志堂經解。刻有全帙。而第四卷中亦闕二葉。無可蒐補。傳中論僖公二十有八年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經文有闕。推闡極精。今全載其文於此。可爲研經之助。且一櫛之嘗。卽堪知全鼎矣。

傳曰。侵而不服。然後入之。數其罪而執其君。伯討也。故以侯執。不歸之京師。而畀宋人。則伯討歟。闕文也。是當日畀宋人田。不言田。經成而亡之也。曹衛嘗侵諸侯之田矣。晉侯圖霸。欲怒楚而求戰。先軫乃爲之謀。使執曹君而歸諸侯之田。晉侯於是侵曹。數其不用億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奪所侵地以還諸侯。宋與得焉。畀之爲言與也。不曰與曰畀。與者。我物而歸之彼。畀者。彼物而受之我。猶曰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云爾。葉子曰。吾何以知畀宋人田爲闕文歟。楚之圍宋。在二十七年之冬。宋公孫齒如晉告急。是時宋公蓋在圍也。及諸侯盟於宋。蓋卽

宋之城外以爲會。宋公不與焉。明年三月。晉侯入曹。執驪伯。宋圍猶未解。故再見宋使。門者。嚴如晉師告急。左氏載先軫始謀。言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旣而公說。復言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此其終事也。楚子開。果命子玉去宋。宋公於是始釋圍得歸。而從晉城濮之戰。始見宋師。則方執曹伯。畀之者誰乎。晉侯有疾。侯黜貨。晉史歸曹伯。則曹伯之歸。蓋自晉不自宋也。是其畀之者田而已。穀梁固不見其事。左氏見之而不能辨。蓋不知侯執之爲伯討也。公羊雖知之而不悟。其與京師楚同文。亦求之經者不審爾。

〔建康雋足本〕

石林居士建康集。石林公鎮建康時所著。據直齋書錄解題。紀公總集一百卷。年譜一卷。建康集十卷。今所傳祇此集八卷。余嘗求宋本。三十年不能得。僅得舊鈔嘉泰癸亥刻本。後有

孫籙跋。爲雍正庚戌冬。二十二世孫。分湖啓祥鈔藏。第三卷內闕文七篇。其目爲書唐李弼告後。此文尙存。首二行四十字。書唐李氏告後。蘇秦論。范增論。續養生論上中下。嗣從寶山李穆卿鈞載。杭州汪小米遠孫二家。借得舊鈔本。校勘一過。其闕篇並同。遂以爲世間不復有足本。即鳩賞族人。重刊印行。已數載矣。旣而顧湘舟上舍沅語。余嘉興令朱君述口緒。嘗見余刻本。而惜其不全。自言家有舊鈔足本。許以借錄補完。因即託湘舟鈔得全書。則所闕七文具在。十餘年思之不見者。一旦忽成全璧。不禁狂喜。如獲瓊寶。嘗論今之藏書家。篋中不乏祕籍。願自詡獨得。匿不示人。坐使古書善本。不獲廣傳於世。大失古人付託之意。亦孤學者企望之心。此其病與不知書者等。其咎則較不愛書者爲甚。今朱君以金陵名彥。作宰浙西。酷嗜收書。縹緗日富。與余無一日之雅。乃慨然樂成人美。不靳祕本。以付鈔胥。而顧君於遊蹤所至。肯以一甌爲作。襄修。俾志切誦先者。得彌抱殘守缺之憾。此其意量。不皆過人。遠甚耶。惟朱氏足本。後無孫籙一跋。蓋其傳鈔祖本。或尙在嘉泰本之前。固宜無之也。

七篇之佚。始於何代。今莫可考。至其卷帙。據書錄解題。載是集爲十卷。與籙跋及今本皆不符。論者因疑八卷之外。尙有二卷。佚去後。人追改籙跋。以僞稱完帙。其說亦未始無見。按書錄解題。謂公莅官。各爲一集。考公之鎮建康。

爲紹興元年九月至二年閏四月八年六月。至十二年十二月。前後凡兩度。今建康集中詩文。按諸時事。皆爲後鎮時作。後既有集。則前雖爲時未久。亦必有集。以余所見。景德建康志中。褒忠廟記。名臣言行錄。續集中。改葬楊忠襄公祭文。皆屬前鎮時事。廟記篇尾。結銜有行宮留守字。爲後鎮時官。余疑文作於前書。丹立石在後。故如此寫。刻祭文首尾不全。但有中間二段。○勞季言格曰。褒忠廟記。結銜以建康志考之。知立石在范文穆出鎮時。相距已三十餘年。葉銜係屬追題。故與歷官年紀不合。而是集第四卷。有掩骼記一篇。核其年月。此文亦應作於前鎮時。然則當時應是前後兩集合編。前集不知何時散失。僅僅留此廟記祭文及掩骼記三篇。流傳於世。尙有形跡可稽。而陳氏著書錄解題時。固猶及見兩集合編。故十卷之數。自非虛語也。舊本所闕七篇。是否與前集同時而佚。亦難懸揣。茲既幸而獲全。仍依昔年刊本。並采廟記祭文爲是。集補遺。猶可想見十卷之舊。又竊跋有併授年譜之語。故昔會據景德志中年表。韓公兩鎮紀年略一卷。附於集後。近來獲觀石林奏議及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三朝北盟會編等書。擬更參訂增修。或可稍加詳覈。宋本雖不可見。後之讀者。於此或亦可得其大略耳。

卷一（再承韻）基廢猶傳鳳覽輝。基字諸本皆同。不知所指何基。按前題爲次韻馬參議同遊蔣山。此句應指鳳皇臺字形誤傳。鈔改作基耳。

卷三（程致道集序）亦不敢秋毫加疵病。疵字諸本所無。據孫氏澗如舊藏影鈔宋本北山小集序文。補按後漢書黃憲傳論去疵。容章懷注。疵與疵。古字通。此必淺人不解而去之。

卷四（祭韓運使文）宣和丁亥。從我許下二十二年。如閱晝夜。宣和丁亥。諸本皆同。應作政和丁酉。按宋史公本傳。政和五年乙未。起知蔡州。移帥穎昌。則七年丁酉。正當在許下。時下距紹興八年戊午。亦合廿二年之數。卷八（忠烈廟碑）當元祐八年。載之祀典。又三十九年。當紹興元年。元祐八年癸酉。至紹興元年辛亥。應作三十九年。諸本皆誤作二十。

卷八（夫人慕容氏誌銘）令聞肆揚。銘詞此句下諸本皆作方孔四。下接禱姑然香。惟宋氏述之所藏舊抄足本。此句下作蘋藻聿修。蕭茶齋莊。爲父割股。禱姑然香。銘詞之式。每行三句。低誌文兩字。每句中懸二字。亦與諸本異。

【建康集寄陳子高詩】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紹興七年。命呂祉節制淮西軍馬。辟陳克子高爲參謀。子高欣然應其辟。葉夢得曰。呂安老非馭將之才。子高詩入。非國士也。勸止之。不從。

夢得贈以詩曰。解談孫破虜。那厭庾征西。克留其家。以單騎從軍。後鄜瓊之變。終於不免。按石林公再鎮建康。在淮西變後一年。今建康集中。有陳子高移官浙中戲寄之作。又有與陳子高夜話之作。解談一聯。即在戲寄之內。其詩云。幕府陳琳老。官身戀故谿。解談孫破虜。那厭庾征西。未擬煩刀筆。聊應謝鼓鞀。登臨如得句。小字與親題。子高臨海人。故移官浙東。爲戀故谿。次聯正指其語。淮西軍中事。後半言外。有從軍歸後倦游自放之意。其非初辟參謀時贈行顯然。蓋當時勸止之語。則有之。會編詩實誤引。故李心傳見炎以來繫年要錄。亦載此語。且較詳。而不及詩。其後紀呂祉同被難之人甚明。並無陳克在內。會編終於不免之說。恐誤。余故即以建康集詩正之。

【石林公年齒】

景定建康志中年表。載公兩次爲帥時。建白數事。頗有史傳所未詳者。依年分隸。先後愴然。故余往年編緝兩鎮紀年略。實以志表爲藍本。惟公之年齒。宋史本傳不載。但云紹興十八

年卒。國朝鄭元慶湖錄錢大昕疑年錄。俱定爲七十二。蓋以三十一掌外制。（語見書錄解題）約計在大觀元年。知其生熙寧十年丁巳。又避暑錄話。著於紹興五年乙卯書中。有云吾明年六十歲。亦與生於丁巳相符。即據之以定兩鎮時年齒。至公之卒。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云。紹興十有八年八月丙戌朔丁亥。添差兩浙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崇慶軍節度使致仕葉夢得薨於湖州。贈檢校少保。丁亥爲八月二日也。（崇慶一作崇信）

【石林奏議宋本】

石林奏議十五卷。直需書錄解題載之。勝國時。吾家棗竹堂陳氏世善堂。俱有藏本。後其

書漸湮。諸大家藏書目均未著錄。乾隆中四庫館開。未經採進。世間傳本之少可知。近時顯澗發千里（原名廣圻）爲黃蘗圃。不烈撰百宋一廬賦。葉翁注中紀其行數字數。以及跋款。按宋本每半葉十行。行二十五字。百宋一廬賦注誤記每行二十字。且言汲古閣祕本。有影宋鈔本。此較勝之。惟惜紙板有剝落處。賦語所謂砥石林之奏議。鬱剝落而生芒也。黃氏宋本書後歸三十五峯園汪氏。余昔校刊建康集時。附輯紀年略一卷。每以未見公奏議爲歎。未幾汪氏藏書亦散。此書爲吾族人某所得。曾假讀一過。惜不及採入紀年略矣。按文獻通考載公志。魏集自序。稱以家藏表稿。序次爲十卷。是公在日已有手定之本。此十五卷者。爲第三子模所編錄。當在福州歸老以後。或卽因志魏集增輯而成。而姪孫筭於開禧二年丙寅。鏡木台州。卷尾殘跋。尙可考見。雖南渡以前。僅載應天尹奏修城利害一狀於卷首。其餘如宋史本傳。在徽宗朝建言諸疏。概未一見。然自建炎紹興以後。出入中外二十年間。偉略英謨。已燦然具備於是集。且有足補史事之遺者。洵爲考古者不可少之書。匪獨後裔所當寶弄也。族人鈔此數年。欲重梓而無力。近聞胡君心耘。搜羅秘籍。遂介余以歸之。胡君欣然影鈔數本。流布四方。而以原本精裝什襲。蓋自開禧鏡版至今。閱七百餘年。幾至湮沒。而復傳於世。亦公之精神蘊結。默爲呵護其間。公自序所云。留以遺子孫。或有感勵奮發。少能自見者。凡在裔姓。讀此尙毋忘公詒厥之心哉。

【石林家訓】

北齊有顏氏家訓七卷。尙已。宋時吾祖石林公。仿其意爲家訓一卷。陳氏書錄解題子部雜家類載之。知當時業已流傳。然自來未見。專刻惟元末陶宗儀說郛有刊本。而說郛舊本。在今亦不易得。故石林家訓。但有傳鈔之本。數年前。族人將以舊藏一帙付刊。屬爲校定。按書中所載十二條。皆最其後人以修身力學盡忠保孝讀書慎言之道。時舉其身所閱歷者示之前。八條各有標題。後則總題曰。又家訓後四條。蓋此書舊有十九條。此本已有闕佚。經後人鈔撮補綴爲之。故編題不甚合體裁也。卷首一條爲自序。卷末一條是跋語。皆與全書相屬。跋語論士大夫作小說云云。與避暑錄話中一條全文無異。惟末多汝等當謹守。勿以我爲泛言。

也二語。觀自序云。今五十五年矣。去年自浙東歸。考公生於熙寧十年丁巳。五十五乃紹興元年辛亥。正在避亂縉雲歸後。故書中有避難縉雲。以樂自况一條。避暑錄話則著於紹興五年乙卯居卞山時。是錄話復寫此書跋語。非此書跋語。勦取錄話之文也。又自序內有棟程模楫樞五人已長。縉繪綬絲綽亦能成立等語。考旌譜載公止五子。出處名位並不詳。(五子中雖不盡可考。如棟曾任秀州通判。見紫微集程通判臨安府。見咸淳臨安志。秩官通判。北應題名。又周必大省齋文稿有回永州守葉程啓。又泛舟遊山錄。稱程永州太守。模字叔範。見王質雪山集。以右宣義郎充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司書寫機宜文字。見建康集守馬家渡。禦金人之功。載史公本傳。而吳郡志提舉兩浙西路鹽茶題名。有右朝散大夫葉模。乾道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到任。淳熙元年三月十一日召赴行在。又重修毗陵志。葉模。乾道九年九月。右朝散大夫。浙西提舉兼權常州十一月免。此外南宋載籍中。或尙可蒐討一二。至縉繪等五子。其名絕不見。昔觀湖錄。稱石林有十子。常疑其誤。今讀家訓。知鄭氏語固有徵。此書出而族譜之荒略。庶幾可正乎。(公父諱助。字天祐。見米芾畫史。進士陸州建德尉。見洪邁夷堅志。達州司理。又云官上饒及潁州。倅見避暑錄話。母晁氏。新城令晁君誠端友之女。无咎補之之女。兄弟見石詩話。年十九歸。葉元豐四年八月二十六日。暴疾卒。年三十元祐八年葬吳縣之靈巖鄉寶華山。北男蘊卽石林公初名。見晁補之雞肋集。晁夫人墓誌銘。贈鎮國夫人繼母姓。未詳。樂國太夫人。見口口口口再鏡建康時尙在集內。詩及劄子。可攷配周氏。周仁熟種之女。周輝清波雜志。稱公爲從姑之夫。集內祭周大夫文云。文安手足同產五人。此當是周夫人昆弟。文安必夫人封郡邑。名此皆可補族譜所闕。故並記之。又公之諸孫。如籌。鑿節。筍。籜。篔。簹。及姪孫。箋。名。位。皆。顯。備。見。宋。人。書。中。可。考。而。譜。不。一。載。又。有。鐵。者。嘉。定。赤。城。志。本。朝。牧。守。葉。鐵。嘗。川。人。前。守。龔。之。從。弟。英。敏。無。留。事。能。治。財。賦。會。稽。續。志。提。舉。題。名。景。定。建。康。志。官。守。志。亦。具。紀。其。職。任。此。似。亦。公。之。孫。輩。而。譜。竟。失。載。其。名。更。可。詫。矣。)

【石林燕語】

石林公所著筆記四種。玉潤雜書十卷。久佚。明時僅存說郛所刊一卷。餘三種幸存。至今石林

燕語十卷。書成最先。所紀朝章國故。官制科目。當時已重其書。後人亦多引用。閒有記憶失真。考據不詳處。是以宋時卽有汪應辰作辨。宇文紹奕作考異。糾之。其後汪辨不甚傳。僅儒學警悟（大學俞鼎孫同上舍兄經編）閒引數條。與宇文考異。並散見永樂大典中。乾隆年。四庫館臣蒐采考異。各附人燕語本條之下。而汪辨寥寥無幾。竟無可哀集矣。至燕語板本。今所傳商氏稗海。收刊者脫誤錯簡。不堪卒讀。余昔從友人借閱一本。差較完。爲正德初御史楊武所刊。卽提要所稱前明大字本者。書中硃筆批校。出自何學士焯。又有近時沈廣文欽韓補校數條。因未見宇文氏考異。未敢遽以爲定本也。仁和胡君心耘。前年從文瀾閣鈔得燕語一編。以考異所訂。尙有未盡知余嘗從事此書。謬以校役。并屬於前賢論說之足資參考者。悉爲附錄。心耘續得楊氏商氏初刻未經修改本。互勘字句。異同。復假仁和勞季言司訓所藏沈埴爲吏部叔姪。纂修四庫書時。底本覆勘一周。考證益密。又於京師僧陸修撰增祥。指清祕堂親檢永樂大典。鈔得汪應辰辨目。於是詳考史鑑諸書。參互訂證。其實別編總目。計原辨。考異。外。補其已佚。增其未糾。各若干條。分綴燕語本條之下。與考異相輔而行。蓋此書自經館臣纂校。已視舊刻改觀。茲復遇胡君細意鈔書。得臻盡善。洵爲藝林快事矣。而余亦得藉手以誦先芬。以酬夙願。又何其幸歟。

卷一（第三條）漢凡王宮皆曰禁中。說郛引辨云。旣云凡王宮。則是諸王矣。伏儼引蔡邕說。省中本爲禁中。門閣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亦爲禁中。避王后父名。故曰省中。不聞諸王皆曰禁中也。漢制度帝之下書。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勅。此云天子之命。通稱詔書。非也。唐永徽中。命弘文館學士一人。日待制于武德西門。則待制之名。非始于肅代以後也。明皇置翰林院。延文章之士。至術數之士。皆處之。謂之待詔。卽待詔之名。初不改也。按此條疑是汪應辰辨故存之。

又（第七條）東華門直北諺門。夢溪筆談云。歷代宮室中有諺門。蓋取張衡東京賦。諺門曲榭也。說者謂冰室門。按字訓諺別也。東京賦但言別門耳。故以對曲榭。非有定處也。玉海諺門。始標額於熙寧十年。

又(第廿二條)治本中議漢王稱號。五代史書。追尊皇伯宗儒爲宋州刺史。按五代史晉家人傳。出帝天福八年。追封皇伯敬儒爲宋王。原文引史字誤。何校依史改正。

又(第廿八條)國朝經筵講官坐立。今講讀官初入。皆坐賜茶。唯當講官起就案立。按當講官。文獻通考引作當講時。何校以當講爲句。官起上增一講字。

卷二(第十條)古者天子之居總言宮。秦始稱殿。野客叢書云。黃帝有合宮。堯有貳宮。湯有鑑宮。周有高宮。楚有蘭臺宮。韓有鴻臺宮。齊有雪宮。列子有化人宮。神異經有天遙宮。古之言宮者如此。宋玉賦謂高殿以廣意。商君謂天子之殿。戰國策謂蒼鷹擊於殿上。說苑謂齊有飛鳥下止殿前。莊子謂入殿門不趨。奉劍於殿下。史記毛遂定從於殿上。優孟入殿門。古之言殿者又如此。則知宮殿之稱。其來久矣。非但始於秦始皇也。但殿未聞專名某殿而已。此二字者上下通用。不拘至尊。如儒有一畝之宮。象往入舜宮。霍光第中鵝鳴殿前。黃霸居丞相府。舉孝子先上殿是也。藝文類聚謂蕭何曹參韓信皆有殿。又考古質疑。及說郛所引汪辨更詳。文繁不錄。然考東京賦九龍之內。實曰嘉德。薛綜注九龍本周時殿名也。嘉德殿名。在九龍門內。則叢書謂未聞專名某殿。亦不盡然。

又(第十八條)神宗御製韓魏公神道碑。說郛引汪辨云。熙寧三年十二月。王禹玉參知政事。八年六月。韓魏公薨。此云禹玉爲學士。非也。又按攻媿先生文集跋。王岐公端午帖子華陽集一百卷。岐公著述殆不止此。嘗問公之孫大監云。不惟有所遺逸。如資治通鑑序。韓魏公神道碑。皆曰御製。不敢編入家集中云云。則此碑實禹玉所撰矣。

卷四(第三條)國朝兩制。皆避宰相執政官親。劉原甫王文定之甥。據避暑錄話載原甫廷試事云。王文安公其舅也。宋史劉敞傳。則云王堯臣其內兄也。乃知燕語文定是文安之誤。又燕語卷八載廷試事。亦云原父內

兄與卷四及錄話甥舅之稱不合。後見勞季言爲胡心耘補校燕語云。攷歐陽公居士集。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贈右僕射文安王公墓誌銘。祖諱礪。某官。又劉敞公是集。先考益州府君。行狀。夫人臨沂縣君王氏也。屯田郎中。贈尚書右僕射礪女。心耘又据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嘉祐元年閏二月。知制誥劉敞。知揚州。敞王堯臣姑子。堯臣執政避親也。則文安原甫。正是內外兄弟。非甥舅也。余謂爾雅釋親姑之子爲甥。原甫爲文安之姪子。燕語當是用爾雅之文。惟避暑錄話舅字實誤。豈得如謂我舅者。我謂之甥乎。

又（第十三條）臣僚上殿劄子。末言取進止。進止。猶言進退也。唐日翰清望官兩員於禁中。以待召對。故有進止之辭。今乃以爲可否取決之辭。說郛引汪辨云。高宗永淳元年。郭待舉岑長倩郭正一魏玄同與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又乾封以後。召學士元萬頃范履冰等於北門候進止。時號爲北門學士。又肅宗卽位。明皇令四海軍國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唐人士疏初云。奉進止。或云某人奉宣進止。未云伏候進止之類。則進止正是可否取決之辭。非專爲待對官說也。又雲谷雜記引隋裴蘊傳云。大小之獄。皆詔付蘊。憲部大理。莫敢與奪。必要承進止。然後決斷。所謂進止者。候臚之可否也。當是時。不特用於奏御。雖臣下亦通用之。

卷六（第三條）馬齒。馬數歲者以齒。唐人多謂隴右人爲張萬歲。諱考異引曲禮周禮春秋傳辨其非自唐始。余按塵史引戰國策曰。夫驥之齒至矣。由是知自古言馬歲必以齒。又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楚爲掩軫車籍馬。注謂疏其毛色歲齒。以備軍用。顏延年猪白馬賦。齒歷雖衰。而藝美不忒。此皆足補考異所未及。

卷七（第十五條）盧多遜言乾德年號。乾德年號事。宋人說部中屢見。皆不歸一。楊文公談苑。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志。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六字。令諸儒參驗。乃輔公祐反江東時年號。後太祖受命。國號宋。改元乾德。豈非威靈將及。而符讖先著也。歐陽公歸田錄。太祖建隆六年。改元。語宰相勿用前世舊號。後見內人鏡背乾德之號。以問學士陶穀。穀曰。此僞蜀時年號耳。太祖由是益重儒士。而歎宰相寡聞也。以上二條。吳曾能政齋漫錄。

並引之。(今稍節字句)陳鵠著舊續聞。亦紀秦淮石刻事。又引劉賈父詩話。陶穀資儀辨蜀宮人鏡背乾德年號事。言二公尚不知公祐已有此號云云。今燕語又以辨蜀時年號者。屬之盧多遜。余謂南唐事稍遠。太祖或不及聞。若陶穀等辨蜀鏡事在前。則不應更待盧言。若盧語在前。亦不須更因鏡字問穀二者。必有一爲傳聞之訛也。至秦淮石刻。猶屬不經。唐書輔公祐以武德六年八月反。國號宋。建元天明。次年三月即滅。安得改元乾德。且有四年乎。

卷八(第十四條)唐以前書籍皆寫本。宋景文用監本。手校西漢一部。末題用十三本校。何校云。宋公用十三本校者。不知後歸何人。南宋麻沙黃氏刊本。附古注之後。者頗疑妄人竄入己語。如揚子雲傳法言諸序。多引溫公云。何景文名輩在先。不應獨稱其爵於時。溫公所注法言。恐并未及刊行也。余按南宋建安書坊劉之問本。漢書(之問明刻或作之同。或作之問。今從南宋刊本)顏氏敘例後。附列余靖宋祁原校所采姓名書目。內載景文所用爲十五家。其目則十六。蓋江南本與舍人院本實一本也。此云十三本。恐是十五之訛。

卷九(第一條)北京兼領河北路安撫使。自賈文元始。按汪辨此條有目無文。心耘曾囑季言補辨。在日未及收入燕語集辨中。爲附記於此云。挺接長編(百五十六)慶歷五年七月戊子。知大名府程琳。兼河北安撫使。又(百五十八)六年二月癸丑。資政殿大學士工部尚書知大名府程琳。爲武昌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宣徽南院使。河陽三城節度使。判并州夏竦。加同平章事。判大名府河北安撫使。又(百六十一)七年三月乙未。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夏竦。依前官充樞密使。工部侍郎平章事賈昌朝。罷爲武勝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河北安撫使。(墓誌銘同)是仁宗始置以命程文簡。中更夏文莊一任。而後賈文元繼之。非特以命文元也。

又(第九條)狄武襄狀貌奇偉。神宗初即位。有意二邊。一日忽內出御製祭文。遣使祭其墓。欲以感勵將士。

或云滕元發之辭也。余按清波雜志。熙寧改元。狄青子諤人對。上問青征南有遺書否。乃上平蠻記。及歸仁鋪戰陣二圖。上乃自爲文。遣使卽其第祭之。其文具載實錄。又按神宗御製祭狄青文。今見能改齋漫錄。

卷十(第十五條)陳烈行怪多偽。按東都事略卓行傳。陳烈嘉祐中。以近臣荐授州學教授。烈方辭避。而福

建提刑王陶奏烈以妻氏疾病瘦醜。遣歸其家。十年不視。烈貪詐人也。已行之命。願賜削奪諫官。司馬光言。臣素不識烈。不知其人果如何。惟見國家常患士人不修名檢。故舉烈以獎厲風俗。若烈平生操守出於誠實。雖有迂闊之行。不合於中道。猶爲守節之士。亦當保而全之。願委官覆實以明。至公。宋史隱逸傳中云。陶說遂不行。此云妻訟不睦。置獄劾治。後竟坐罪。皆誤。

【胡心耘輯宇文紹奕事實】

心耘既成石林燕語集辨。因汪氏應辰燕語辨久佚。惟宇文氏攷異。實爲碩果僅存。愛其糾訂詳明。大有裨益。汪辨則從永樂大典第一萬四千八

百卷。悟字韻中。鈔得其原目二百二條矣。爰復從羣籍內。搜得紹奕生平事實數條。錄以示余。昔館臣於燕語提要注中。稱紹奕始末無考。今心耘蒐采詳贍。可謂得未曾有。亟爲存之。以備考古之助。觀應辰著劄。稱許紹奕。傾賞溢乎情詞。可想見其相契莫逆。然則考異之作。殆因玉山先於燕語著辨。遂亦撰此爲繼聲歟。

宋史藝文志地理類。宇文紹奕臨邛志二十卷。又補遺十卷。按方回釋臨邛記。方物戲作詩序云。甲申七月

十九日。偶讀宇文紹奕臨邛記所書方物雅名奇字序。因取經史爾雅。草字書諸雜小說爲釋。訓凡三日。乃已見桐江續集八。

汪應辰著蜀中人才。劄子左承議郎通判劍州宇文紹奕。好古博雅。敏于吏事。頃四川總領所獨除劍州和糴以寬民力。實自紹奕發之。旣而民間缺食。紹奕親至外縣。徧行山谷。隨事措置。皆有條理。見文定集六。

崔敦詩宇文紹奕。敍官國家黜幽甄。敍有法。未嘗以一售棄材也。爾向坐簡劾。旣閱歲年。應于常科。遠爾舊物。

盡思所以報此哉。見佚存叢書第四卷。崔舍人西垣類稿一。

淳熙二年春。邛州蒲江縣上乘院僧治基。增築大殿。闢地凡仞。得古竈焉。其封石刻作兩闕狀。中有文二十九字云。永嘉元年二月十三日。蜀郡臨邛漢安鄉安定里公乘校官掾王幽字珍儒。臨邛太守宇文紹奕字袁臣。好古博雅士也。聞之。亟命蓋致郡齋。竈之壁。以余大公勳齋先生子堅。平生留意篆隸碑刻。俾原而釋之。勳齋爲考訂而跋之。見學齋估畢三。老學庵記六。邛州天慶觀有希夷詩石刻。是日迫赴太守宇文袁臣約飯不能盡記。後卒不暇再到。至今以爲恨。

元費著氏族譜。宇文氏廣都院曰。邦彥子閔中。閔中從孫紹奕。嘗爲吏部郎。典三州。卒。見全蜀藝文志五十四。陸游跋原隸故吏部郎宇文卷臣所著。卷臣爲郎數月。坐口語亟去。晚守臨邛廣漢。有能名。然亦以謗絀。遂卒於家。可哀也。見渭南文集二十八。劍南詩稿四十二。宇文袁臣吏部予在蜀日。與之遊。至厚契。閔死生二十年矣。庚申三月。忽夢相從。如平生。愴然有賦。英姿爽氣。字邛州。雖古人中。豈易求。六月。長途將暘死。一天風電起。龍秋。潘厚生鍾瑞曰。或有以其姦臣字卷臣疑由訛異者。按禮記一命卷卷。卽袁古字通。吳曉鐘劍森曰。桐江續集稱紹奕撰臨邛記。多用奇字。學齋估畢稱爲好古博雅士。或自書其字。有時作袁。有時作卷。故放翁亦兩歧載之耳。

【暑避錄話】

石林先生避暑錄話。朱刻久不可見。世傳惟商氏稗海毛氏津逮祕書兩本。近時又有張氏學津討原本。卽從毛刻翻雕。初無是正。故三本駁誤略相等。曩聞郡中某氏藏有二本。一爲孫潛夫依舊鈔善本。手校於稗海上。著一爲鈔本而未校者。孫氏所見舊鈔善本。不知爲前代何人手筆。是否原於宋槧。其所校稗海本。今已不可復觀。余會借得未校之本。帙尾有黃彞翁手跋。謂自序一篇。商毛二刻所無。孫氏依舊鈔本補入此本。似卽黃氏所錄。孫潛夫校本書中。駁誤抉摘良多。後又見惠定宇徵君校閱津逮本。徵君手跋雍

正六年六月十三日從守約居士命弁錄本校過一次是書蓋吳方山岫家藏也東吳惠棟又錄唐子畏舊跋云正德辛巳夏五月晉昌唐寅借俞子容家藏書於桃花隔之夢墨亭勸舉及瓜涇徐氏荷葉裝舊鈔本禾中項氏宛委堂舊藏陳仲醇手鈔本各有詳略互異之處因並乞借合前諸本對勘一過補正闕疑隨文注明前人書中辯論之語亦間附數則以資論列雖未必盡臻完善自謂比之各舊刻稍殊矣（毛氏自言得宋刻迴異坊本然所刊津逮本脫誤視稗海本無異惠徵君校出十餘處茲從各鈔本訂補尤多蓋毛氏所得實非宋本承訛襲謬貿然付梓跋語徒自誇耳）惟書錄解題文獻通考紀是書皆作二卷毛跋言宋刻卷數亦同而黃項二鈔本乃分四卷未知何據余校錄是本仍依商毛諸刻以上下分卷用存解題通考之舊云（按四庫總目避暑錄話提要云晁公武讀書志作十五卷與此本卷數多寡懸殊知讀書志為傳寫之譌考晁志實未載避暑錄話各類中於石林諸書概未收入提要十五卷之說見袁州本郡齋讀書志後趙希弁讀書附志中本係誤紀袁州本讀書志四卷後志二卷皆晁公武撰考異一卷附志二卷乃趙希弁撰西庫館所收即此本總目於避暑錄話卷數因此誤引後吳門汪氏所刻讀書志二十卷所謂衢本後無希弁附志者提要曾有不可復見之語實則尚在人間也）

卷上（飲中八仙歌條）惟焦遂名跡不見他書按困學紀聞飲中八仙其名氏皆見於唐史唯焦遂事跡僅見於甘澤謠翁元圻箋甘澤謠曰陶峴者彭澤之子孫遍遊煙水自製三舟一舟自載一舟致賓客一舟貯飲饌客有前進士孟彥深進士孟雲卿布衣焦遂（四庫總目小說類甘澤謠一卷唐袁郊撰）翁氏又引康熙字典口部吃字下引唐史拾遺曰焦遂口吃對客不出一言醉後則酬答如注射當時目為醉吃錄語蓋偶未考也又（盧鴻草堂圖條）子暮不知何人（又）成式終太常少卿則所謂大儀也子暮是盧知猷按新唐書盧簡辭傳兄子知猷字子暮蕭鄰鎮荆南劍南再辟掌書記又云朱致亂避難不出僖宗還京召拜工部侍郎史館修撰舊傳宰臣蕭鄰鎮江陵成都辟為兩府記室又云僖宗幸山南襄王偽署乃避地金州駕還徵拜工部侍郎與跋

正合。惟徵還時。僖宗尙在鳳翔。新傳稍誤耳。勞季言云。容齋四筆。十五。唐人好以他名標榜官稱。禮部尙書爲大儀太常少卿爲少常奉常。此大儀非成式。又太平廣記。三百五十一。南楚新聞成式咸通四年六月卒。亦不逮龍紀時。錄話本文有己酉歲重九日專謁大議語。按己酉爲昭宗龍紀元年。

又士大夫作小說修。世傳碧雲殿爲梅聖俞作。歷詆慶歷以來公卿隱過。雖范文正亦不免。清波雜誌論此云。石林蓋亦未免置疑。邵公濟亦引聖俞聞范文正公訃詩云。一出婁更郡人皆望酒壺。俗情雖可學。奏記向來無。貧賤嘗甘分。崇高皆解詼。雖然門館隔。泣與衆人殊。謂爲郡以酒悅人。樂奏記納詼。豈所以論文正者。以是又疑真出於聖俞也。其辨非聖俞作者。惟見文獻通考二百十二。然余按石林燕語嘗云。聖俞有靈鳥後賦。責文正不荐己而作。世頗以爲隘。據此則魏泰之以碧雲殿嫁名。有由來矣。

又鎮江招隱寺條。何山宣教寺何楷宅。宣教說鄂作宣化。毛本同。按何楷讀書之何山。在湖州。卽東坡所遊。與道場山相近。故坡翁詩有高人讀書夜達旦之句。平江之何山。實因何求何點葬此而名。非楷宅也。乾隆蘇州府志。何山下兼引避暑錄話。此語亦失考。

又歐文忠在滁州條。杜彬琵琶皮作絃。此詩旣出。彬頗病之。祈公改去姓名。又且所貴聲。爾安在以絃爲奇耶。孔平仲談苑。元祐五年。彬子焯在金陵。或問皮何以作絃。焯云。永叔詩詞之過也。琵琶誠好。乃國初老翁工造。世間只有四面。今尙收藏在家。但無皮絃事。爾能解齋漫錄辨此事。則謂馮道之子能彈琵琶。以皮爲絃。見陶岳五代史補。乃知皮絃古有其法。而杜彬得之。且文忠此詩下云。自從彬死世莫傳。玉練鎖聲入黃泉。則公作此詩時。彬已死。安得有祈公改去姓名之說。當是葉只據兩句爲此說。又偶忘馮氏舊事耳。按皮絃之事。旣據焯言無有理。自可信。足與錄話相證。至馮道子之皮絃。雖未可知。乃吳會卽謂杜得其法。未免臆斷矣。惟云文忠作詩時。彬實已死。祈公改之說爲虛。此則誠然。

卷下。(歐文忠爲舉子條)客隨州秋試。作左氏失之誣論。遂擢爲冠。勞季言云。歐公年譜云。坐賦逸官韻。黜。東軒筆錄亦云。以落官韻不收。此誤。

又(李公武尙公主條)初名犯神宗嫌名。加賜上字。勞季言云。東都事略舊制尙主者。升居諸父之列。真宗特於最名上益遵字。升爲崇矩子。犯神宗嫌名五字。疑是小注。則與事略合矣。

又(國朝宰相致事條)從容進退。享有高壽。其最著者。張鄧公八十六。甕廬閒評(八)張士遜年七十有八。

詩云。八十光陰有二年。烟蘿門戶喜開關。近來無奈山中相。頻寄書來許綴班。後四年而卒。乃八十二歲之讖。此

詩史所載也。而避暑錄話乃云。士遜致仕年八十六。恐誤。余按宋史本傳。士遜卒年八十六。亦誤。惟皇朝類苑(三十六)云。張退傳以八十二歲死。原注倦遊雜錄。此與袁文之說合。

又(明皇幸蜀圖條)李思訓畫。印印川曰。思訓之卒。據雲摩碑在開元中。不應及畫幸蜀圖。因疑畫出李昭

道手。余按文嘉嚴氏書畫記。有摹本李昭道明皇幸蜀圖。則印說有徵。錄話殆錯記耳。

又(東漢鄭均致仕條)漢致仕無祿。唐制亦然。而時有特給者。胡心耘云。野客叢書(十五)引云。僕謂漢

唐致仕者。亦皆有祿。據通典謂漢制。凡吏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三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不可謂漢致仕

無祿。又觀唐令諸職事官。年七十五品以上致仕者。各給半祿。又致仕官建中五年敕。所請半祿。料從救出。日於

本貫及寄居處州府支給。

又(吳越之俗條)故五六月之間。每雷起雲族。各刻本作族。黃鈔本作簇。按莊子(在宥十一)雲氣不待

族而雨。釋文司馬云。族條也。未聚而雨。言澤少。則作族是。(雷甘谿浚曰。說文無簇字。族即簇也。)

又(余在建康有李氏子條)其最上廣川郡公汾州刺史李暹。一告尤精好。按唐書宗室世系表(上)大鄴

王房廣川郡公義範子。乃靈州刺史襲廣川郡公暹。與余所得建康集佚文書唐李氏告後所序世次合。惟暹官

史表作靈州刺史。而告乃汾州或靈州。是其所結之官。故紀於史耶。

又（揚子雲謂嚴君平條）其稱李仲元。蓋與君平爲一等人。又（但惜其行事不著爾。按李仲元事。見常璩華陽國志。先賢士女總讚可考。璩自言所志得之陳壽。所爲者舊傳此書。北宋時有呂汲公大防刻本。石林公嘗見之。偶然失記耳。

【巖下放言】

巖下放言三卷。石林先生晚年。歸老下山後所著。據直齋書錄解題。載此書作一卷。然明初徐彙刻。書目未經梓行。（藝圃搜奇無刻本。潛研堂集中跋語云然）藏書家但有傳鈔本。故放言一書。世不多見。彙刻書目又載山陰祁氏淡生堂餘苑有巖下放言一卷。亦未見傳刻。適友人購有鈔本。借得錄之。伏讀四庫提要。言世所傳。鄭景望蒙齋筆談。其文全與葉是巖下放言同。但刪去數十條。暇日取稗海中蒙齋筆談校勘。始知筆談剽取此書。分作二卷。以此書之卷下。爲其上卷。卷中爲其下卷。全文不易。而獨置卷上不取。不解何意。疑商維濬所收者。本殘剩錯亂之帙。特以意分上下二卷。提要歷舉書中所言。證爲葉著。已無遁情。至引論語助我。避父。諱而作佐我。則益可指爲先生作書之確據。而館臣無由見葉氏族譜。宜提要未舉及此也。是書閱六百餘年。久爲嫁名。湮溺幾於湮沒。自遼書館更正。著錄昭垂。誠爲藝林幸事。余初借得漢陽宗人潤臣中翰名澧家藏舊鈔本。細校。續借友人處文衡山袁陶齋二鈔本。覆勘。間又參以說郛節采本。凡得補正數十處。拾遺三條。卽從說郛本采附卷後。知此書舊多闕佚。或尙不止此耳。

卷上（先事而戒謂之豫條）後事而戒謂之猶。又說文。豫本大象之名。物大卽處於小。而見者早。故有豫義。而豫之義不在豫文也。

按漢陽本此下有四十三字云。爾雅猶似鹿。（今爾雅作猶如麕）而善登木。避人。已去。猶疑而再登。則有猶

義。左氏謂猶爲可以已之辭。是矣。而猶之義不在猶文也。各鈔本皆無之。惟文本亦有。

又（人遇物應事條）曹孟德是何等氣宇人。與魯肅議借荊州。忽聞震雷。遂失匕箸於地。（漢陽本無箸字）按聞雷失匕箸。是先主事。見華陽國志。曹操未聞有此。且操安得有與魯肅議借荊州事乎。先主之驚。亦因操有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之言。已覺董承密謀耳。非與肅議借荊州時也。惟吳志魯肅傳。稱曹公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當由此事相涉而誤。則此條本文。與魯肅議借之上。應有脫文。然觀下文。直以議借爲孟德事。殊不可解。

又（西塞山前條）後觀張芸叟南行錄。始知在池州磁湖縣界。孫策破黃巾處也。按鄆行錄作慈湖夾。不載西塞事。宋池州無磁湖縣。據入蜀記。則蜀興國軍大冶縣。巾字漢陽本作射。黃射爲黃祖之子。事見三國志注卷中（正素處士條）張舉。勞季言云。據宋史隱逸傳。當作張舉。各本皆誤。

又（惠遠法師白蓮社條）會者合十八人。按所敘佛陀。陀羅。竺道生。慧持。慧叡。曇恆。道暲。道敬。曇誦。皆浮屠。劉遺民。雷次宗。周續之。宗炳。張野。張詮。皆居士。止十五人。併遠公亦僅十六人耳。考李冲元蓮社圖記。尚有惠永。曇順二人。始合十八之數。惟曇恆作曇常。道暲作道暲。恆爲廟諱。暲或形誤。者慧皆作惠。則字之通也。漢陽本。道生下有慧永。慧叡下有曇順。亦作十八人。與李記合。惟道暲作曇暲爲小異。至晁无咎雞肋集蓮社圖記。亦止十五人。與此本同。豈即此本所祖。而漢陽本乃依李記補入者乎。

卷下（前史載李廣條）世傳五藏圖。杜杞待制。治廣南賊歐希範所作也。按歐陽公廬陵集杜君墓志。言君破五峒。希範窮迫。走荔波。洞蒙趕率其衆降。君置酒大會。即坐中戮六百餘人。而釋其佺病脅從。與非因敗而降者百餘人。後三日。破荔波擒希範。至并戮而醢之。又言君喜術數之說。自推四十六當死。至其歲果然。東都事略杜杞傳。大略與歐誌同。惟荔波作荔枝耳。此條所言與二書頗異。未知孰是。惟宋史杞本傳。兼采廟上見希範。起

訴冤事。

【石林詩話】

陳直孫書錄解題文史類。石林詩話一卷。自來未見單行本。其收入業書者。左圭百川學海中始見之。分三卷。近代惟有津逮秘書刻本。仍依陳氏作一卷。毛晉跋謂曾經補遺正誤。乃書中脫文誤字。不可枚舉。即卷首署款一行。里籍既乖。名字亦倒。而不知勘改。其他更無論矣。往年東山族人欲重刊此書。以校讎相屬。余以舊刻善本不可得。因用鮑氏叢書校隨漢隱居詩話例。取胡仔茗溪漁隱叢話。魏慶之詩人玉屑二書。所引諸條相校。旁及何文煥歷代詩話。厲鶚宋詩紀事。最後乃得百川學海本。及塘栖勞氏影元鈔本。吾郡顧氏藝海樓舊鈔本。於是舊萃諸本。互資校勘。補闕訂訛。或文義相近。而字句稍殊。則釋優而從。其文義皆殊。則仍兼注以備參考。諸本中雖舛漏亦所難免。大段皆從宋刻出。視毛刻固已遠勝。此外又有單詞片語。散見他書。可證異同者。並收錄之。凡閱數月始畢事。瘡痍一洗。而此書始有完膚矣。惟卷數改從百川學海所編。左圭宋季人。其分卷當有所據。拾遺若干條。莫考元編次第。別附卷後。亦昔人舊例也。至詩話中間有語意小誤。曾經諸家指出。流覽所及。輒為采存。用資辨證。著書豈能百無一疏。正賴後賢之匡輔。况文章公器。為裔嗣者無可諱。亦無庸諱也。依次分條。既綴本書帙尾。茲於是編亦附載。世有讀者。定能諒之。詩話訂正處。指不勝屈。其補逸之大者。如卷中高麗國王記。夢絕句。考石林燕語。而知為七律。券下歐陽公知貢舉。同事考叢話。記事二書。而知范景仁王禹玉梅公儀外。尚有韓子華。然卷中魯國孔融文舉。離合體詩二十四句。似於文字。玫瑰隱曜。美玉韜光之下。脫去二句。遂祇存二十二句。今無從搜補矣。其一條全逸者。於吳郡志。賓退錄。拾得二條。他若安邑葛氏校刊張先。安陸集後附湖錄。所引子野浮萍。破處見山影。野艇歸時聞草聲。一聯。夾注。辨正石林詩話。誤作棹聲云云。今此條亦無從搜補也。

卷上（開籠風動竹條）

兩聯。雖見唐人小說云云。野客叢書曰。上聯存李君虞集中。此卽古詞。風吹窗簾動。疑是所獻來之意。梁費昶亦曰。簾動意君來。柳惲曰。颯颯秋桂響。非君起夜來。麗情集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

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齊謝朓懷故人詩。離居方歲月。故人不在此。清風動簾夜。明月照窗時。皆一意也。又花月徘徊之語。亦出於古詞意。

又（劉貢父以司空圖條）咄嗟疑是晉人一時語云云。野客叢書曰。魏陳暄賦。漢帝咄嗟。抱朴子不覺咄嗟。復彫枯。李白詩。臨歧胡咄嗟。王績詩。咄嗟建城市。張說詩。咄嗟長不見。陳子昂詩。咄嗟吾何嘆。司空圖詩。笑君徒咄嗟。此詩於花字韻押。是亦以爲咄嗟。貢父所舉乃別一詩曰。咄嗟休休莫莫。且陳暄葛稚川左太冲。陳子昂。李太白之徒。（按上文未引左太冲詩）皆在司空圖之前。其言已可驗矣。况復圖有前作咄嗟字。無可疑者。竊謂此語自古而然。非特晉也。前漢書項羽意。烏咄嗟。李奇注。咄嗟猶咄嗟也。後漢何休注。公羊曰。噫咄嗟也。此咄嗟已明驗漢人語矣。又戰國策有叱咄咄等語。益知此語自古而然。貢父所說。固已未廣。石林引孫楚詩。且謂晉人一時之語。亦未廣也。咄嗟逼人。乃殷仲堪語。石林謂殷浩誤也。浩語乃咄嗟書空。（未句浩語當作咄嗟怪事）卷中（楊大年條）三尺一杯。語皆歎後云云。能改齋漫錄曰。予按高祖紀云。上嬖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又韓安國傳云。高帝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顏師古注曰。三尺劍也。而流俗書本。或云提三尺劍。劍字後人所加耳。然則石林詩話。乃有歎後之說何耶。

又（池塘生春草條）猝然與景相遇云云。野客叢書曰。靈運製登池樓詩。而於西堂致思。竟日不就。忽夢惠連得此句。遂足其詩。是非登樓時倉猝對景而就者。謂猝然與景相遇。借以成章。殆恐未然。蓋古人之詩。非如今人牽強鑿合。要得之自然。如思不到。則不肯成章。故此語因夢得之自然。所以爲貴。

又（俞紫芝條）祠部已送酒家償債云云。若溪漁隱叢話曰。魯直與清老同學。所謂後數年見之。儒冠自若也。則清老實曾爲僧可知。而此以爲祠部送酒家償債。石林之言非也。

卷下（蘇明允條）乃以布衣參其間云云。瀛奎律髓曰。味閑伴諸儒老。曲臺之句。卽是修太常禮之時。非布

衣也。

又（同條）如讀易詩云。晦庵詩話。以此聯爲老蘇送蜀僧老塵之作。其首句爲十年讀易費膏火。石林遂譌爲讀易詩耳。

又（人之材力條）其詩不應散亡無一篇存云云。若溪漁隱叢話曰。余讀傳燈錄。言朗州刺史李翱謁藥山。問如何是道。師指上下曰。會麼。翱指上曰。不會。師曰。雲在天。水在瓶。翱遂贈以詩曰。練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又藥山一夜登山經行。忽雲開見月。大笑一聲。應澧陽東九十餘里。翱再贈詩曰。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峯頂。月下披雲笑一聲。余以唐書翱本傳考之。翱嘗爲朗州刺史。則傳燈錄所載是也。傳燈錄有此二書。石林謂翱詩散亡無一篇存者。但一見遠遊聯句而已。何也。按傳燈錄翱詩前一篇。石林公亦曾舉及見文獻通考。

又（魏晉間人詩條）應璩詩。惟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云云。野客叢書曰。雜體詩集應璩百一詩。凡有五首。不止一篇。所謂百一者。又不止文章錄一說。凡有數說。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曰。應休璩作百一詩。譏切時事。徧以示在位者。咸皆怪愕。何晏獨無怪也。李充翰林論曰。應休璩作五言詩百數十篇。存詩人之旨。孫盛晉陽秋曰。應璩作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有補益。七志曰。應璩新詩以百言爲一篇。謂之百一詩。樂府廣題曰。百者數之終。一者數之始。士有百行。終始如一。故云百一。應璩爲曹爽大將軍。長史。前後爲詩百餘篇。以諷爽。柔以習俗之言。傳會其意。名曰百一。爽卒不悟。以及於禍。百一詩序曰。時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文章錄曰。曹爽多違法。璩爲是詩以諷焉。意者以爲百分有一補於時政。唐藝文志。應詩有百一詩八卷。鍾嶸應璩詩祖魏文。善指事。得激刺之旨。

又（稽康幽憤詩條）蓋志鍾會之事也云云。野客叢書曰。鍾會所以害康者。因呂安兄認弟之故。其集有與

呂長梯絕交一書甚詳。蓋康嘗為安致解於其兄。兄給其和密致其罪。康悔。因為書與其兄絕交。遂牽連入獄。幽憤之詩。正志其事。所以繼有內負宿心。外惡良朋之語。魏氏春秋。謂呂巽誣其弟安不孝。安引康為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而晉史亦曰康與呂安友善。安為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詞相證引。遂復收康。康謹言行。一旦縲絏。乃作幽憤詩。孫登嘗謂康曰。子才多識寡。難免於今之世。此所以有愧孫之語。

【石林詞】

石林詞刻本近代惟毛氏汲古閣宋名家詞中有之。凡九十九闕。郡中顧氏藝海樓舊鈔本。同。此外單行本絕少。吾友戈君順卿載嘗得一本見示。乃戊戌秋。婁縣裔孫光復新刊。序中

未言從何本翻雕。而其闕亦九十九。疑即以毛刻為祖本。特以意分上下二卷。書中駁誤不少。順卿曾依汲古閣原本及戴竹友所藏舊鈔本校勘一過。因余借錄謀重刻復為蒐檢羣書。詳加訂正。拾遺刊誤裨益良多。潘君功甫會沂見之。亦為補勘數處。余於手繕之餘。又稍稍參校一二。皆注明句下。校語中稱光復本為原刻。如鷓鴣天次韻魯大錢觀太湖題中錢字原刻誤作夫。今依顧氏舊鈔本改正。搜大錢乃瀕湖港名。令隸烏程縣界。金友理太湖備考稱大錢口為茗壘。下太湖之大路。葛魯卿當日蓋于此泛舟觀湖俗手不知而誤改。夫字舉此以見一斑。其在疑似間者存之。未敢臆改也。謹按四庫目錄詞曲類。有石林詞一卷。當即從毛氏名家詞收入。毛之卷帙。又本之書錄解題。往籍流傳較為可據。故今仍編作一卷。以還其舊。戈潘二君從宋人書中搜得逸詞四闕。潘校采花庵詞選江神子一闕。戈校采樂府雅詞南歌子菩薩蠻二闕。全芳備祖卜算字一闕。附存卷末。此外尚不及徧搜。而毛本之非完本。已可概見。惟未知直齋所錄。正復何如耳。

【念奴嬌第二闕為在建康時作】

題為中秋燕客有懷。壬午歲。吳江長橋云。洞庭波冷。望冰輪初轉。滄海沈沈。萬頃孤光。雲陣卷。長笛吹破層陰。洶湧三江。銀濤無際。遙帶

五湖深。酒闌歌罷。至今亂怒龍吟。回首江海平生。漂流容易散。佳會難尋。縹緲高城。風露爽。獨倚危檻重臨。檻字

原刻誤闕戈梭云此字斷無用平之理依樂府雅詞歷代詩餘改正潘校云花庵詞選亦作梭（醉倒青尊。姮娥應笑。猶有向來心。廣寒宮殿爲予聊借瓊林。詞中有高城語。初不解作於何地。無從考證。後見六十家詞。張仲宗元幹。蘆川詞中。有代洛濱次韻此題一闕云。吳淞初冷。記垂虹南望。殘日西沈。秋入青冥三萬頃。曠影吞盡湖陰。玉斧爲誰。冰輪如許。宮闕想寒深。人間奇觀。古今豪士悲吟。蒼弁丹頰仙翁。淮山風露底。曾賦幽尋。老去專城仍好客。時擁歌吹登臨。坐揖龍江。舉杯相屬。桂子落波心。一聲猿嘯。醉來虛籟千林。觀張詞老去專城及坐揖龍江等語。乃知公此詞。是鎮建康時所作。（考公第一次鎮建康以紹興元年九月奉詔辭而不允十一月乙未始至二年閏四月即被命提舉洞霄宮歸未及遇中秋是此詞作于再鎮時矣）證以石林詞同調第三闕題爲次東坡赤壁懷古韻中有萬里雲屯瓜步晚之句。益信前闕爲建康同時所製無疑也。惟和者洛濱。未詳何人。

【禮記解輯存本】

石林公禮記解。書錄解題所無。朱氏彝尊經義考嘗載其名。而注未見。蓋自宋末即不甚傳。惟衛湜禮記集說（通志堂刻本）時時引之云。石林葉氏解曲禮檀弓王制文王世子祭義祭統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表記緇衣儒行大學昏儀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十九篇。仲子模

過庭錄時有論說。觀此語似魏氏初未見是書原帙。但從過庭錄中引用其說。今則併過庭錄不可得見。不審所引是否皆錄全文。亦莫考原書卷次篇目體例何如。然以視公所著尙書傳論語釋言諸書。全佚無存者。所得不已多乎。管從衛氏書中一一采錄。綜計凡二百三十七條。所解禮記凡三十一篇。（多月令禮器郊特牲明堂位大傳樂記雜記祭法經解中庸深衣冠義凡十二篇）視衛氏所言十九篇。幾加其半。知通志堂所刊衛書原帙。不免有脫文矣。慮分二卷編成一帙。以禮記解舊名還之。庶爲先世遺書稍存梗概。至其詮疏詳善。足以羽翼漢唐諸家。讀者自明。未敢贅論。（此爲解經文書宜首列而出。余所采輯非元書也。故抑附卷後）

【石林公歷官年月】 石林公東都歷官。及南渡以後所居職任。宋史本傳所載。未能詳備。族譜更荒略不

足言。茲從四朝名臣言行別錄下四采出。聊資稽考。然亦不免小有舛漏也。

紹聖四年(丁丑)登進士第尉丹徒。

崇寧元年(壬午)除蔡州教。三年(甲申)召爲議禮武選編修官。四年(乙酉)遷祠部員外郎。五年(丙戌)徙起居郎。

大觀初(元年丁亥)爲中書舍人兼實錄院修撰兼直學士院。二年(戊子)爲翰學。三年(己丑)以龍圖閣學知汝州尋免提舉洞霄。

政和五年(乙未)除顯制知蔡州。六年(丙申)復閣職。

重和初(元年戊戌)知潁昌。

宣和二年(庚子)提舉鴻慶(是洞霄)七年(乙巳)召爲吏書再提舉鴻慶。

靖康初(元年丙午)知潁昌(是應天)

建炎二年(戊申)召爲翰學拜戶書(失載杭州一節)三年(己酉)遷尙書左丞資政學提舉中太乙兼侍讀。

紹興初(元年辛亥)爲江東帥。三年(癸丑)奉祠。十年(庚申)召除建康留守(除建康留守是八年事)十二年(壬戌)知福州十四年(甲子)授崇信軍節度使(脫去奉祠一節)十八年(戊辰)卒於湖州。

【石林公著作存佚考】

石林公以宏通淵雅之才。研求經義。撰述辭章。蔚爲一代儒宗。文宿至於國故朝章。遺聞軼事。無不原原本本。各有紀載之文。而敷陳經濟。闡揚理道。抒寫物情。即於此見焉。著作繁富。前賢殆罕其匹。惜乎七百年來散亡過半。余友胡子心耘。曾爲詳稽羅列。勞子季言續有所得。亦舉以相示。因並錄之以志先芬。

春秋傳二十卷（通志堂刊本）

春秋考十六卷（武英殿聚珍板印本）

按原書三十卷蘇州汪士鐘藏有寫本今不知歸誰氏

春秋識二十二卷（文瀾閣寫本）

按原書三十卷簡明書目誤刊二十三卷

石林奏議十五卷（模編 宋刊本）

按奏議始於官應天尹迄於福建路安撫使有開禧丙寅六月既望姪孫朝奉大夫改差權知台州軍州兼

管內勸農事借紫箋跋書中有缺文初爲蘇州黃丕烈藏後歸汪士鐘咸豐初爲仁和胡澐所得

石林燕語十卷（明楊武刊本 商濬稗海刊本 文瀾閣寫本有考異 沈叔筵寫本有考異 何焯沈欽

韓合校本 胡澐葉廷瑄集辨本按楊商二本初刻與重修不同）

避暑錄話二卷（明守約居士俞弁寫本 瓜涇徐氏寫本 嘉禾項德芬苑委堂校刊本 士禮居黃氏藏

鈔本 毛氏津逮秘書刊本 商氏稗海刊本 張氏學津討源刊本 葉氏懋齋刊本）

按諸本中俞本最善項本黃本分四卷稱石林避暑錄趙希弁讀書附志載十五卷汲古閣秘本書目稱乙

卯避暑錄二卷補遺一卷

巖下放言三卷（明初徐一夔藝圃搜奇寫本 仁和勞氏藏鈔本 漢陽葉氏鈔本 懋齋刊本）

按直齋書錄解題載一卷 明末山陰邵氏淡生堂餘苑亦作一卷錢氏述古堂書目同

石林家訓一卷（說鄂刊本 懋齋刊本有自序）

按原書十九條今存十二條

建康集八卷。(寶山李氏藏鈔本 錢唐汪氏藏鈔本 仁和勞氏藏鈔本 楸花齋刊本)

按季注二鈔本及刻本第三卷內有缺篇惟勞氏本全書錄解題十卷

石林詩話三卷。(士禮居黃氏藏宋刊本後歸南城曾氏 勞氏藏影元鈔本百川學海刊本 津遠祕書刊

本作一卷 歷代詩話刊本 楸花齋刊本)

石林詞一卷。(汲古閣刊本 楸花齋刊本)

右十一種存

石林書傳十卷。(見書錄解題)

春秋指要總例二卷。(見書錄解題)

禮記解。(不詳卷數朱氏經義考云未見 衛湜禮記集說中引凡二百三十七條楸花齋采輯寫藏分二卷)

論語釋言十卷。(見書錄解題)

孟子通義十卷。(見書錄解題)

老子解二卷。(見書錄解題 畢氏道德經考異引八十餘條實從道藏本彭耜道德真經集注采出)

石林總集一百卷年譜一卷。(見書錄解題)

志魏集十卷。(自編奏藎文獻通考二百四十七載自序今石林奏議乃第三子模編刻無此序)

石林審是集八卷。(見書錄解題)

金石類考五十卷。(見避暑錄話又見雲谷雜記)

南宮詩話。(見資治通鑑 宋史藝文志題葉凱)

玉圃雜書十卷。(見書錄解題 說郛刊本存十七條游志五篇存編條內二條與說郛本同)

石林過庭錄二十七卷。(見書錄解題)

維揚過江錄一卷。(見書錄解題)

右十四種佚

葉少蘊自序并制誥錄。淮南措置事目。(言行別錄略載其事當卽是也)

福建盜賊須知。兩鎮還山書稿。(但見遂初堂書日本朝雜傳)

葉石林書目。(見目錄類)葉石林集略。(別集類)許昌倡和集。(總集類)

前二十五種。心耘所記。後七種。季言搜得者也。

韓元吉序見南澗甲乙編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出版

吹網錄

校閱者 胡協寅

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

發行人 周健人

發行所 大達圖書供應社

上海河南路
一三七號

分發行所全國各大書坊

洋裝一冊定價六角

476243

9)

